

後西遊記

全像通俗小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713B

通俗川說庫

繡像

後西遊記

精校大字足本

襟霞閣主人精印

上海中央書局總經售



觀世音



如來佛



太白金星



哈哈和尚



韓文公



唐憲宗



孫小行者



唐半偈



沙彌



豬八戒



文明天王



通臂仙



陰大王



小天公



玉面
娘娘



陽大王



後西遊記回目

卷上

第一回	花果山心猿流後派	水簾洞小聖悟前因	一
第二回	旁參無正道	歸求得真師	六
第三回	力降龍虎	道伏鬼神	一二
第四回	亂出萬緣	定於一本	一九
第五回	唐三藏悲世墮邪魔	如來佛欲人得真解	二七
第六回	匡君失賢臣遭貶	明佛教高僧出山	三二
第七回	大顛僧盡心護法	唐三藏顯聖封經	三八
第八回	大顛僧承恩求解	唐祖師傳呪收心	四四
第九回	心猿求意馬	東土望西天	五〇
第十回	心明清淨法	棒喝野狐狸	五六
第十一回	後因不昧皆前果	外道收回卽本來	六二
第十二回	一戒認親	釘釘歸主	六八
第十三回	缺陷留連	葛藤掛礙	七五
第十四回	金有氣填平缺陷	默無言斬斷葛藤	八一
第十五回	假沙彌水面陷師	小天篷河底捉怪	八七

- 第十六回 弄陰風熱心欲死
- 第十七回 小行者力打截腰坑
- 第十八回 唐長老心散作魔
- 第十九回 唐長老坐困火雲樓
- 第二十回 黑風吹鬼國
- 第二十一回 城中夜黑亂魔生

卷下

- 第二十二回 唐長老逢迂儒絕糧
- 第二十三回 文筆壓人
- 第二十四回 走漏出無心
- 第二十五回 莽和尚受風流罪過
- 第二十六回 歸井一心
- 第二十七回 唐長老真屈真消
- 第二十八回 鑿通二氣無寒暑
- 第二十九回 顛倒陰陽
- 第三十回 造化弄人
- 第三十一回 掃清六賊
- 第三十二回 小行者金箍棒聞名

- 灑聖血枯骨回春……………九三
- 老魔王密鋪情慾斬……………一〇〇
- 小行者分身伏怪……………一〇五
- 小行者大鬧五莊觀……………一一四
- 狹路遇冤家……………一二四
- 潭底日紅陰怪滅……………一三二

- 小行者假韋馱獻供……………一
- 金錢捉將……………八
- 趕回因有主……………一六
- 俏佳人弄花月機關……………二四
- 掃除十惡……………三二
- 野狐精假遭假騙……………四二
- 陷入陰陽有死生……………五二
- 深窮造化……………六〇
- 平心脫套……………六八
- 殺盡三屍……………七六
- 豬一戒玉火鉗被夾……………八四

第三十三回	冷雪方能洗慾火	情絲繫不住心猿	九三
第三十四回	惡妖精口中設城府	莽和尚腹內動干戈	一〇一
第三十五回	唐半偈清淨無掛礙	豬八戒貪嗔有牽纏	一一一
第三十六回	蓮花村思食得食	從東寺避魔逢魔	一二〇
第三十七回	笑和尚傳咒卻邪	惡閻羅授方起死	一二九
第三十八回	從肝脾肺腎以求心	歷地水火風而證道	一三八
第三十九回	到靈山有無見佛	得真解來去隨心	一四六
第四十回	開經重講	得解證明	一五三

襟霞閣本

化少數金錢！



閱多量善本！

國學基本文庫

全輯二十二部
共訂六十八冊
定價一百廿元

目錄

韓昌黎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六元	徐文長全集	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袁中郎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八元	姚姬傳全集	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欽冰室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五元	杜少陵全集	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龔定菴全集	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金聖嘆合集	五冊	定價大洋八元
蘇曼殊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四元	蘇東坡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六元
王安石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六元	歐陽修全集	六冊	定價大洋十元
王陽明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六元	柳宗元全集	三冊	定價大洋六元
劍南詩鈔	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袁伯修全集	一冊	定價大洋二元
陶淵明全集	一冊	定價大洋二元	陳眉公全集	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白香山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八元	袁小修文集	二冊	定價大洋七元
李太白全集	四冊	定價大洋八元	歸震川全集	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

上海

福州路
世界里

中央書店總經售

全國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後西遊記 上冊

第一回 花果山心猿流後派 水簾洞小聖悟前因

歌曰：我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望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詩曰：混沌既分天地立，陰陽遞禪成呼吸。識知未剖大道生，文字忽傳神鬼泣。

五行並用分戰爭，三教同堂有出入。好求真解解真經，人大厄一時釋。

所聞元運會世中，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其蘊既已悉之前書矣。茲不再贅。若夫乾坤既立，萬物既生，則天地之精華，陰陽之靈秀，自養成心源一派。而生人生物於不窮矣。真是未了先天，又後天。東生西沒，逝長川。誰人不具真元性，幾個如來幾個仙。話說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天產石猴孫悟空，自保唐僧西天取經成佛之後，已高登極樂世界，無影無形的去逍遙自在。將這花果山生身之地，遂棄如敝屣而不居矣。不知人心雖有棄取，而天地陰陽卻無興廢。這座山又閱歷過許多歲月，依舊青峯挺黛，綠嶽參天。原是個仙寰福地，水簾洞裏這些遺下的猿猴，生子生孫，成羣逐隊，何止萬萬千千。鎮日在山前尋花覓果的頑耍。一日忽見正當中山頂上霞光萬道，瑞靄千條，結成奇彩。衆猴見了，俱驚驚喜喜，以爲怪異。你來我去的爭看。如此看七、四十九日，這日正是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復之時，忽聞得空中一聲響，就像雷鳴一般。嚇得衆猴子東躲西藏，躲了一會，不見動靜。又漸漸伸頭縮腦出來張望，只見山頂上的霞光瑞靄，被兩道金光盡皆衝散。內中有幾個膽大的猴子，忍不住竟扒到山頂去觀看。看見正當中那塊大仙石中間裂了一道縫，中迸出一個石卵來。那石卵隨風向日，轉個不休。轉轂多時，忽又一聲響，迸作兩半。內中迸出一個石猴來，五官俱備，四肢皆全。

不知不覺。早已會行會走。那兩道金光。卻是他目中閃出來的。衆猴見了。又驚又喜道。怎麼一塊死石頭。又無氣無血。却會長出一個活猴子來。大奇。大奇。遂將那小石猴牽引。引領下山來。在亂草坡前。將松花細果。與他飲食。早有幾個好事的猴子。跳入洞中。將此奇事。報知通臂仙。你道通臂仙。卻是何人。原來當初。只是一個通臂猿。因他靈性乖覺。時常在孫大聖面前。獻些計策。効些殷勤。故孫大聖寵用他。大鬧天宮時。偷來的御酒。仙桃。儘他受用。故得長生不死。自孫大聖成佛去後。洞中惟他獨尊。又知些往古來今的世事。故衆猴以仙稱之。這通臂仙。自得了道。便不好動。只好靜。每日但坐在洞中調養。這日聞知其事。因大驚喜道。這果奇了。當時成佛的老大聖。原是天生地育。借石成胎。但此事淵源已遠。如何又流出嫡派。待我去看來。遂走出洞到山前。只見一羣猿猴圍着一個小石猴。在那裏嬉笑。你看那小石猴。怎生模樣。但見。形分火嘴之靈。體奪水晶之秀。金其睛而火其眼。原爲有種之胚胎。尖其嘴而縮其腮。不是無根之骨血。稟靈臺方寸之精華。受斜月三星之長養。雖裸其皮毛。而行止呈一派天機。倘沐襲衣冠。必舉動備十分人相。墮落去爲鬼爲妖。修到時成仙成佛。通臂仙將那小石猴細細看了一會。見他跳來躍去。純是靈性天機。不勝歡喜道。這花果山水簾洞。又有主了。因分付衆猴道。他此時雖不知不識。然靈光內蘊。有些根器。可任他率性而行。以擴充大道。若牴傷本來。參入人欲。便攪亂乾坤。難於收拾了。衆猴聽說。似信不信。皆歡歡喜喜聽他頑耍。故這小石猴。得以自由自在。獨往獨來。在山中長養。每日間。不是尋花。便是覓果。也無憂愁悶惱。也不知春夏秋冬。真是時光迅速。倏忽之間。不覺過了幾個年頭。他的智識漸開。精神強壯。便思量要吃好東西。要占好地方。遇了個晴明天氣。滿山頑耍。便不勝歡喜。逢着大風苦雨。躲在洞中。便無限愁煩。偶然被同類欺侮。便要爭強賭勝。倘然間受了些虧苦。他也知感歎悲傷。這正是物有七情。喜怒哀樂。觸之自生。不假雕鑿。忽然一日。一個同類的老猴子死了。小石猴看見。不禁悲痛。因問衆猴道。他昨日還與我們同飲食行走。今日爲何便漠然無知。動彈不得了。衆猴道。他過的歲月多。年紀大。精血衰。故此就死了。小石猴道。這等說。我們大家過些時。也都要死了。豈不枉爲一世之猴。衆

猴道。這個自然。何消說得。小石猴從此以後。便慘然不樂。每每問衆猴道。我們可有個不死的法兒。衆猴道。若不死。除非是修成了仙道。便可長生。小石猴道。既修仙可以不死。何故不去修仙。衆猴笑道。修仙二字。豈是容易講的。小石猴道。何故講不得。衆猴道。修仙要生來有修仙之根器。又要命裏帶得修仙之福分。又要求遇仙師。又要講明仙道。不知有許多難哩。若是容易修時。人人皆神仙矣。小石猴聽了。雖不再言語。心下卻存了一個修仙的念頭。便暗暗的訪問。忽一日風雨滿天。到不得山上。去遊樂。但蹲在洞中打瞌睡。蹲到午間。忽聞得後洞中有吟詠聲。那小石猴真是心靈性巧。便悄悄走了去竊聽。只聽得吟詠道。頭頂乾兮腳踏坤。萬千秋。又萬千春。自餐御桃。喝仙味。留得長生不老身。小石猴細聽。卻是通臂仙。睡在石牀上。長吟見志。因心下暗想。道人既叫他是通臂仙。定然有些仙氣。况吟詠之詞。頗有仙機。我思量徧處去求仙。誰知轉有個神仙在自家屋裏。又不敢輕易驚動他。反悄悄的走了出來。捱到天晴。往各山上。去採了許多奇花異果。堆了一盤。雙手捧到後洞來。獻與通臂仙。因跪下說道。愚孫奉敬老祖。那通臂仙看見是小石猴。滿心歡喜。因說道。原來是你。你一向任性頑皮。今日爲何曉得尋源頭。認宗派。石猴道。頑皮也要頑皮。結果也須結果。伏求老祖垂慈。通臂仙連連點頭道。我原看看你有些根器。今果然發此超羣之想。但我是我。你是你。你來求我。卻也無益。小石猴道。我得聞神仙。往往傳道。佛菩薩。要度盡衆生。怎說個無益。通臂仙道。是你也不知。大凡是神仙。也有幾等。有一等最上者。悟徹菩提。靈通造化。道法參天。並地就是玉帝。也不敢以靈明加他。我佛也不敢以神通壓他。此等之仙。方可度人度世。其次一等。修成金石。呼吸五行。朝游北海。暮宿蒼梧。內可超凡入聖。外可點鐵成金。此等之仙。方有道可傳。有教可設。像我輩下一等的神仙。不過竊藥偷桃。保全性命。養山中草木之年而已。那裏有妙丹祕旨。白日飛昇的手段。可以傳人。所以說個求我無益。小石猴道。據老祖說。雖是下等神仙。然竊藥偷桃。也要有些手段。通臂仙道。就是竊藥偷桃。也有幾等。若說是扳倒老君的爐灶。摘殘王母的靈苗。這便要通天徹地。換斗移星。若我輩啖寵幸之餘桃。嚼雞犬之剩藥。不過僥天之倖。碌碌因人成事。要甚麼手段。小石猴道。

老祖怎麼說這些沒志氣的話。天地間只怕沒有修仙的徑路。便沒奈何了。若是老君。果然有藥。王母果然有桃。不怕沒本事去偷。他些吃吃。通臂仙嘻嘻笑道。當時取經成佛的老大聖。原說天地精靈不竭。遲幾百年。自有異人。續我靈根一派。今日你有這樣大志。足見老大聖之言不謬矣。小石猴道。請問老祖當時取經成佛的老大聖。卻是何人。通臂仙道。這話說起來甚長。也不是一時輕易說的。你且去把那頑皮消盡。野性收回。然後好對你細說。那小石猴聽了。歡歡喜喜的答應道。老祖說得是。遂走了出來。依舊到各山去頑耍。雖然頑耍。那心懷大道。看那日往月來。未免驚心。鳥啼花落。不禁動念。真個是野馬未嘗無轡。心猿亦有定時。既有天有地。難言何慮何思。小石猴終日思想。修仙消息。又怕性急。纏惱了通臂仙。只得按納定氣兒。忍耐這一日。見天氣晴明。風和日暖。花果滿山。紅紅綠綠。景致甚是可愛。他忍不住。又到後洞來。跪向通臂仙說道。今日前山。風日甚美。敢請老祖遊賞片時。何如。通臂仙見了。大笑道。好個有心的猴子。我去我去。遂毫不作難。帶了小石猴。一逕走出洞來。竟到正當中山頂上。一塊石上坐下。小石猴又攀枝繞樹。摘了許多鮮果來。供獻通臂仙。吃了幾個果子。因開口道。你可知道。你這身子從何處來的。小石猴答道。愚孫生來愚蠢。久昧前因。也不知身從何處來。只時常聽得衆兄弟說。我就是那塊石內裂迸出來。我不信這一塊頑石頭。又無父精母血。我何如在內裏安身立命。要求老祖慈悲指示。通臂仙道。此乃因緣大事。你既有心。我也不能閉口不言了。天下有四大部洲。東曰東勝神洲。西曰西牛賀洲。南曰南瞻部洲。北曰俱北盧洲。我們這地界。乃是東勝神洲。我們這國。叫做傲來國。我們這座山。叫做花果山。這花果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自清濁開時而立。鴻濛判後而成。這一塊仙石。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故高三丈六尺五寸。按政歷二十四氣。故圍圓二丈四尺。按九官。故有九竅。按八卦。故有八孔。內蘊天地之靈秀。外受日月之精華。故能毓成仙胎。產出靈種。小石猴聽了。不勝歡喜道。不信石胎有許多的妙處。莫非老祖哄我。通臂仙道。不是哄你。只因取經成佛的老大聖。原也是這塊仙石裏出身。我因此知道。小石猴欣欣問道。原來這塊石頭。已曾先產過一個老大聖來。敢問老祖。那老大聖初時。怎生

修道後來怎生成佛。萬望指示孫兒知道。通臂仙道那老大聖初生時也似你一般樣。一個小猴兒只因他心靈性巧。爲本事窮源測流。尋了這一個水簾洞。與衆族眷安身。故衆猴即奉他爲主。他在這山中朝歡喜樂。十分快活。只因他根器不凡。忽一日想到無常。迅速發一個大憤。去四海求仙。求了二三十年。不知在那裏遇了真師。修成大道。便會騰雲駕霧。一個筋斗直去十萬八千里遠。又學成七十二般變化。雄霸此山四境的妖魔。盡皆拱伏。又走到水晶宮。問龍王討了盔甲兵器。又打入森羅殿內。將猿猴眷屬。盡皆除名。因此驚動了玉皇大帝。遣十萬天兵圍繞此山。要拿老大聖。被老大聖手持一條鐵棒。將十萬天兵打得東逃西竄。奔走回天。說到此處。喜得個小石猴扒耳揉腮道。好本事。快活快活。老大聖似這般英雄。後來卻爲何。又肯做和尚去取經。通臂仙道。老大聖既打退了天兵。玉皇大帝無可奈何。只得遣太白金星來招安。第一次封爲弼馬溫。他嫌官小。反下天宮。後一次封做齊天大聖。方纔意足。卻又不安其位。偷吃蟠桃御酒。攪亂王母娘娘的勝會。又帶了許多蟠桃御酒。到洞中來受享。我因蒙老大聖歡喜。與我許多吃。故此至今不死。後來玉帝聞知大怒。調二郎小聖。帶領梅山七弟兄。布天羅地網來捉拿。玉皇御駕親至南天門觀戰。老大聖倚着鐵棒威風。殺得天昏地慘。日月無光。他卻全然不怕。不料暗暗的被李老君拋下個金鋼錫來。將老大聖打了一跌。方被二郎小聖拿住。押到斬妖臺下。刀砍斧剝。俱不能死。雷打火燒。亦莫能傷。李老君帶到八卦爐中。煨煉了七七四十九日。啓爐之時。又被他走了。玉皇無法。只得求請我佛如來。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行山。把老大聖壓住。一壓直壓了五百年。老大聖方纔悔消惡業。重立善根。又感得觀音菩薩勸化。做了旃檀功德佛的徒弟。往西天求取真經。一路上降伏妖怪。建立了萬千功行。方纔成了正果。證了金身。做個鬪戰勝佛。如今在西方極樂世界。好不逍遙自在。此雖是老大聖法力洪深。卻也賴花果山這塊仙石鍾毓之靈。不期這仙石的精華不盡。今日又生出你來。你就是老大聖的嫡派了。小石猴道。此山精靈當時已被老大聖發泄盡了。今日孫兒再出。亦是贅疣。恐不靈了。通臂仙道。你不曉得天有後先。道無不繼。老大聖得了先天靈氣。故生於千百年之前。你今得了

後天靈氣。故生於千百年之下。小石猴聽了。滿心快活。道：據老祖說來。我既是老大聖。滴派子孫。老大聖姓名。誰也須知道。通臂仙道。老大聖姓孫名悟空。小石猴道：我想悟空二字。乃是靈慧之稱。我一個頑蠢之人。如何敢希靈慧。只好在真實地上做工夫。莫若叫做孫履真罷了。我又不做和尚去取經。這通俗之號。也用他不着。不必起了。老大聖既自稱齊天太聖。我怎敢與老大聖並比。只好降一等。叫做齊天小聖。何如。通臂仙聽了。哈哈大笑道：自起的姓名。到也有些意見。只是此皆外面的皮毛。老大聖的姓名作用。也須細心理會。方有真際。小石猴道：欲赤須近朱。欲黑須近墨。若說步武老大聖的芳規。必須親炙老大聖的風範。老大聖既成仙成佛。自在天地間。敢求老祖指示一個居止。待愚孫好去尋訪。通臂仙道：老大聖已證菩提。豈肯復與凡夫接見。小石猴道：仙佛若不與人接見。便與死了的一般。修他何用。通臂仙道：仙佛也不是不與人接見。只恨凡夫根器淺。見他不得也。你既有心要見老大聖。也是你反本還原的好念頭。只是一時因緣未到。且教你看一件東西。雖然不見老大聖。卻與親見老大聖。相去不遠了。小石猴聽了。歡喜不盡。跪在通臂仙面前。拜了又拜。道：萬望老祖速垂慈。那通臂仙言無數句話。不一席。引得這小石猴。棒影當頭。喝聲震耳。不知畢竟看甚麼東西。有甚麼說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旁參無正道 歸來得真師

詩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覓卻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
若逢知己須依分。總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卻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

又曰：着意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嶺頭雲。歸來笑折梅花嗅。春色枝頭已十分。

話說小石猴苦纏住通臂仙。要訪問老大聖消息。通臂仙見他立意真誠。只得指引他道：老大聖初時大鬧天宮。與後來西方路上降魔伏怪。全仗一條金箍如意棒。顯威風。逞本事。自從成佛之後。亂不作。怪不生。用他不

着。遂留在後洞山上。以爲鎮山之寶。又留下四句偈子說道。道法得力。鐵棒再出。鐵棒成功。真卽是空。此中似有玄機妙解。你既有志要見老大聖。我領你去拜拜這金箍鐵棒。豈不就與見老大聖一般。小石猴道。既有老大聖的遺物。法旨何不早言。使孫兒歡喜。通臂仙道。只要你肯盡心努力。此時也未晚。遂起身領了小石猴。轉到洞後小山來。原來洞後山上。不甚高大。雖四面有路可通。卻隱隱包藏腹內。不許人容易窺見。這日小石猴跟着通臂仙走到山下。纔望見一條鐵棒。如石柱一般。壁直豎在山頂當中。約有二丈長短。碗口粗細。光彩罩定。知是仙佛神物。不敢怠慢。忙跪下磕了許多頭。方纔爬起來。細細的觀看。看了一會。不住口的贊揚道。好一件寶貝。不知有多少重哩。通臂仙道。當初老大聖使這條鐵棒。只像使燈草一般。是以上天下地。無人敢敵。今日你既要學習老大聖的威風。須要有使金箍棒的氣力纔好。那小猴不知好歹。竟走近前。將金箍棒用雙手抱定一搖。指望移動移動。誰知使盡平生之力。掙得滿面通紅。莫想移動分毫。慌得他朝着鐵棒。只是磕頭道。難難難。這神仙做不成。通臂仙指着笑道。你這小猴頭。忒也性急。當初老大聖修煉多年。方具神力。你一個纔出胎的柔筋嫩骨。怎就想當此大任。你也不要這般鹵莽。也不可怠惰。好去虔心修煉。因緣到日。或者有個機關。小石猴聽了。連連點首道。老祖說得甚是。自此之後。小石猴便無心到各處頑耍。每日只守定這條棒。操演氣力。鐵棒莫想弄得動。只好將幾塊大石頭撥來撥去。過了些時。自覺力量有限。苦上心來。便沒情沒緒。慳慳倦倦。像個睡不醒的模樣。通臂仙看見。因喝道。小小的猴兒。便如此懶惰。小石猴忙跪下道。愚孫不是懶惰。只因有力沒處用。要用又沒有力氣。故此閑行也。通臂仙道。你豈不聞儒教聖人孔夫子說得好。有能用一日其力。我未見力不足者。小石猴聽了。默然道。老祖說得是。口裏雖然答應。心裏卻無主張。沒法奈何。只得又走到鐵棒下。撫摩想像。忽然大悟道。是了。是了。這條鐵棒。乃是天地間的寶貝。老大聖也是成仙後。方能運用。我一個凡人。如何便想施爲。我想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爲今之計。莫若也學老大聖。四海去求成仙道。那時定有妙用。主意定了。遂到後洞來辭別通臂仙道。愚孫要別老祖去求仙了。通臂仙笑道。求仙好事。我不阻你。但

出門便有千歧萬徑。須要認真正道。不可差走了路頭。小石猴道：「我這信步行去。想也不差。通臂仙道。信步行將去。固好。還要認得回來。」小石猴道：「有去路。自有來路。不消老祖費心。但不知塵世中。那幾個人。方有仙術。通臂仙道。世上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儒教。雖是孔聖人治世。的道法。但立論極有精微。他說：天地間人物。有生必有死。人當順受其正。仙佛求長生不死。皆是逆天。衣冠禮樂。頗有可觀。只是其人習學詩書。專會咬文嚼字。外雖仁義。內實好貪。此輩中人。決無成仙之理。不必求他。要求還是釋道。二教。常生異人。小石猴聽了。滿心歡喜。道：「老祖說得是。謝了出來。」也就學老大聖的故事。將木頭編成一個棧子。用竹爲篙。央幾個好好的猴子。同扛到海邊。又在洞中尋了幾件當初老大聖攝來的舊衣巾。便穿戴在身上。又帶了許多菓子乾糧。拜別了通臂仙。與衆猿猴。竟搖搖擺擺走上棧子。坐下。隨風而往。不期東南風大。不數月。早飄到北俱盧洲。這盧洲極是苦寒地面。人少獸多。就是極貴的人。王帝主。也看是禽形獸狀。與魍魎魑魅相同。小石猴到了其處。也不知叫甚麼地方。將棧子拽到海灘之上。竟走上岸去訪問。走了一二十里。並無城郭人民。偶然遇着幾個蠢物。也不知是人。也不知是鬼。與他說話。卻又言語不通。小石猴走了幾處。所見皆同心下想道：「這等禽獸地方。如何得有仙佛。是我來差了。再到別處去罷。」因復到海邊。找着了棧子。依舊走在上面。卻遇着東北風。直吹到西牛賀洲地方。便衣冠文物。有如中國。小石猴棄棧。登岸觀看。見人煙湊集。景致繁華。滿心歡喜。道：「我想這個所在。定有神仙。」遂東西訪問。訪了許久。忽有人指點道：「此去西南六十里有座青山。山上有一個白虎洞。洞中有一個參同觀。觀中有一位悟真祖師。道法高妙。乃當代神仙。你要學仙。除非到那裏去尋求。」小石猴聽了。滿心歡喜。道：「造化。造化。被我訪着了。遂一徑連走了六十里。遠遠望去。果然有一座山。峯巒迴合。樹木蒼蒼。儼然像一條青龍。蟠曲走到山上。往下一看。又見一片白石。一頭高一頭低。就似一隻白虎蹲伏。小石猴想道：「此中定是白虎洞了。」從山上走下來。到白石前一看。果然有個洞門。包藏在內。走進洞門。早已望見一座觀宇。飛簷畫棟。甚是莊嚴。但見殿閣崢嶸。山門曲折。殿閣崢嶸。上下高低。浮紫氣。山門曲折。東西左右繞。青松。禍福昭昭。爐火常

明東嶽殿。威靈赫赫。香煙不斷。玉皇樓。三清上供。太乙天尊。四榜將分。溫周馬趙。不知靈明修煉。如何先見道貌。威嚴整肅。小石猴走到觀前一看。只見上橫着參同觀三字。石猴心中喜道。我來得不差了。兩扇觀門。雖是大開着。卻不好輕易進去。只得存身等等。待了好久。不見一個人出來。遂悄悄捱身入去。到了二山門。見貼着一對聯道。日月守丹灶。乾坤入藥爐。心下想道。口氣雖大。卻只是燒煉工夫。正躊躇間。忽正殿上走出一個老道士來。怎生打扮。頭戴玄冠。身穿道服。黃絲縑。漾仙風。白玉環端凝法相。體清骨秀。望中識瑤島儀容。氣靜神閑。行處顯蓬萊氣象。那道士看見小石猴在二山門立着。因問道。你是甚麼人。到此何幹。小石猴忙向前打躬道。我是學仙的弟子。因聞得悟真祖師。乃當代神仙。道高天下。所以不遠幾萬里而來。而拜求門下。修仙學道。那道士聽說。又將小石猴上下看了兩眼道。凡修仙之人。必要鼎器靈明。你雖然人相。尙未脫獸形。怎麼思量此事。小石猴道人獸之形。雖然有異。然方寸靈明。卻未嘗有二。怎麼思量不得。敢求領見悟真祖師。自有話說。那道士笑道。那裏得來野種。這等性急。祖師在菩提閣上。明心養性。就是國王三番兩次的懇求。或者許他一見。你就有求道之心。也要個入門漸次。小石猴道。漸次卻是怎生。道士說道。凡求仙之輩。初入門時。先要在定心堂。把心定了。然後移到養氣堂去調息。心定氣調。然後驅龍駕虎。從丹田靈府。直透走關。載衝過來。脊關醍醐貫頂。方可相見。此時如何便生妄想。小石猴道。立地成仙便好。既不能成。便慢慢做去也罷。但不知定心堂在何處。就煩仙師領我去。定心道士說道。你既要去隨我來。遂轉身領了小石猴入去。小石猴只道是廊房偏屋。不料卻是大殿正中。中間靈臺之上。八寶砌成。好似瑤官金闕。道士走上前。把門開了。道。進去進去。小石猴見莊嚴華麗。不管好歹。竟將身鑽了進去。纔鑽進去。道士早把門關了。小石猴進到內裏。指望有牕有戶。見天見日。不期這堂中孔竅全無。黑暗暗不辨東西。南北四圍一摸。盡是牆壁。氣悶不過。欲待走了出來。卻又沒處尋門。亂了一會。沒法奈何。坐在地下。想道。堂名定心。卻又如此黑暗。正是弄人。意思我既要定心。便當一念不生。一塵不染。管甚麼黑不黑。亮不亮。便以心觀心。在內中思想過了許久。只覺靈機天趣。流盪滿前。再睜開眼。

看時。忽一室生明。鬚眉盡見。喜得個小石猴抓耳撓腮。卻原來定心中有如許光明。古語云。虛室生白。信不誣矣。起初還只是光明。又約略坐了幾日。只覺光明中。別有一種靈慧之氣。使人徹首徹尾的都照見。小石猴正在欣欣得意之時。忽一聲響。兩扇堂門開了。道士在外邊叫道。修仙的悶得荒麼。小石猴從從容容的走出來。答道。好耍子。不悶不悶。道士道。裏面黑麼。小石猴道。本性光明。不黑不黑。道士道。既定了心。隨我到養氣堂去。小石猴道。去去。跟着道士就走。原來這養氣堂。又在觀中。轉在山上。雖只是一間屋兒。走將進去。也不知有幾多層數。委委曲曲。竟沒處尋入路。急回身看時。那道士已將大門。緊緊閉上。惟門上面左右。兩個大孔。可以出入。小石猴已得了定心之妙。便安安靜靜坐在裏面。看那陰陽。就是穿梭一般的。出出入入。到了子午卯酉四時。真見陰陽往來。中上氣下降。下氣上升。津津有味。坐到那無間斷時。不覺滿身鬆快。全體皆輕。坐了些時。正想着要往內裏去看看。只見道士又開了門。叫道。那養氣的出來罷。小石猴笑嘻嘻走出來。道。養氣正求快活。爲何要出來。道士說。七七四十九日。養足則氣自能調。不必養矣。小石猴道。既如此。便該驅龍駕虎。了好仙師指引。那道士初時。只指望將定心養氣兩件事。難倒小石猴。定心心定。養氣氣調。反有些妬忌起來。因問道。你來了許久。並不會問你是何處人。姓甚名誰。小石猴道。我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人氏。姓孫名履真。當年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便是我嫡派祖宗。我祖道行高。今已證果。成了鬪戰勝佛。我恐怕敗壞家風。故出來修仙學道。要做個世家道士。聽了。愈加妬忌。說道。你人雖醜陋。卻是個有來歷的。須得祖師親傳道法。方妙。但祖師此時。要產育嬰兒。不肯見人。你須耐着心守候。自有好處。小石猴道。既有好處。甘心守候。自後。便住在觀中。雖不能夠面見祖師。而祖師動靜。卻時時得以察聽。一日在山巔上頑耍。望見觀後園中。一個老婆子。引着幾個少年女子。在那裏看花耍景。個個穿紅着綠。打扮得嬌娜娉婷。十分俏麗。小石猴看了。心下驚訝。道。出家人如何如此。因從後山轉到後園門外來窺看。這個小道童。在溪邊洗菜。小石猴因捱上前問道。小師兄。這園中許多女子。是誰家宅眷。小道童笑道。孫師兄。你既學修仙。這些事你還不知道。小石猴道。我

是個初學。實不知道。望師兄指教。小道童道。修仙家要產嬰兒。少不得要用黃婆姪女。那一個老婆子。便是黃婆。那幾個後生女子。便是姪女。這就是祖師的鼎爐藥器。說罷。竟提着洗的菜。進後園去了。小石猴暗想道。這祖師不肯見人。又養着這些少艾。定是個邪道了。我且偷看他一看。到了夜深黑暗。拿出他的猿猴舊手段。輕輕從前殿屋上直爬到後殿。菩提閣邊。從窗眼裏往內一看。只見兩枝紅燭。點的雪亮。一個黃皮肌瘦的老道士。擁着三四個粉白黛綠的少年女子。在那裏飲酒作樂。又一個黃衣老婦。在中間插科打渾道。老師父少吃了些酒。且吃一碗人參肉桂湯。壯壯陽。好產嬰兒。小石猴聽了。忙爬了出來。嘆口氣道。果然是個邪道。可惜空費了許多功夫。到第二日天明。也不辭道士。竟自下山去了一路上想道。這祖師享如此大名。卻是假的。其餘料也有限。不如到別處去罷。依舊走到海邊。又編了個椽子。坐在上面。順着西北風。只吹到南瞻部洲地界。他在參同觀。雖未得真傳。卻虧了定心養氣的工夫。只覺心性靈慧了許多。精神強健了數倍。不像前番遲鈍。每日歡欣穿州過縣的求真訪道。原來這南瞻部洲。雖然是儒祖孔聖人君臣禮樂治教的地方。爭奈人心好異。卻崇信佛法。凡是名山勝境。皆有佛寺。緇流法侶。徧滿四方。或是講經。或是開會。不過借焚修名色。各處募化錢糧。以長旺山門。並無一個高僧善知識。究及身心性命。小石猴訪求了許久。見處處皆然。然心下想道。求來求去。無非旁門左道。有何利益。前日定心養氣中。自家轉覺有些光景。與其在外面千山萬水的流蕩。莫若回頭歸去。到方寸地上做些工夫。或有實際。也未可知。算計定了。遂走到海上。編着椽子。乘着東南風。依舊飄回東勝神州。正是四海求仙不見仙。口皮問破腳跟穿。誰知道法無支蔓。一個人心一個天。小石猴捨了椽子上了岸。欣然走回花果山來。看見本地風光。滿心歡喜。正思量另尋個存身所在。早被衆猴看見。迎着問道。你回來了。求的仙如何。小石猴竟不答應。只是走一頭走一頭想道。這洞裏嘈雜。如何修得道。到是後山無漏洞好。竟不進洞。往後山無漏洞走去。原來這無漏洞。正是花果山的靈竅。上面只有一個小口。下面黑越越的。也不知道有多深。從來沒一個人敢下去。此時小石猴進道之心。猛勇。走到洞口。往下一張道。妙妙妙。也不思想進去。怎

生出來。竟湧身跳了下去。那些跟着看的衆猴子見了。驚的驚喜的喜。都以為奇事。來報知通臂仙。通臂仙道。由他。由他。自有妙處。衆猴散去不題。且說小石猴跳到底下。只道亂磚碎石。定是高低不平。誰想茸茸細草。就像鋪的錦茵繡褥一般。十分溫軟。小石猴坐在上面。甚是快活。雖然黑暗。他卻不以為事。原照定心堂舊例。放下衆緣。存想了一週時。忽靈光透露。照得洞中雪亮。再存想幾日。只見靈光閃閃爍爍。若有形像。存想到七。四十九日。只見靈光中隱隱約約。現出一個火眼金睛。尖嘴縮腮的老猴子。手提着一根金箍。如意棒。將口對着他耳邊。默傳了許多仙機妙旨。真如甘露滲心。醍醐灌頂。霎時間早已超凡入聖。急欲再問時。那老猴子早逼近身合而為一矣。小石猴大悟道。原來自己心性中原有真師。特人不知求耳。一霎時便覺舉體皆輕。神力充足。七十二般變化。俱朗朗心頭。心中猶恐不真。暗想道。且出去試試金箍棒。看是如何。將身輕輕一蹤。早已飛出洞來。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不知後來使得動這金箍棒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力降龍虎 道伏鬼神

詞曰。試看洋洋爲盛。須知木旺金強。驚天動地播馨香。纔是麤疏伎倆。一點慧登無上。兩間氣塞洪荒。主人白日吐靈光。不怕火燈不讓。(右調西江月)

話說小石猴在無漏洞中。得了自己心中的真師傳授。便一時賣弄神通。跳出洞外。要試試金箍鐵棒。此時恰好天明。紅日初升。他走到鐵棒面前。將兩袖捲起。口裏祝誦道。老大聖有靈。助你子孫一臂之力。好與你重顯花果山威風。再整水簾洞事業。說罷。用雙手將鐵棒一舉。真個作怪。那條鐵棒早已輕輕隨手舉起。喜得個小石猴心花都開了。便暗依着心傳的用法。左五右六。丟開架子。施逞起來。初時尚覺生疏。舞了一回。漸漸熟滑。便嫌山低礙手。又捏着騰雲訣法。將腳一頓叫聲。起去。早已起在半空。放開鐵棒。縱縱橫橫。就如一條盤龍。在天際盤旋。滿山的猴子。不知是小石猴成了仙舞棒。但見半空中霞光瑞氣。滾做一團。以為奇事。忙報知道。

臂仙都走到山前觀看，看了半日，都只認作神仙過。小石猴從上看下，轉看得分明，遂漸漸按落雲頭，舞到面前。衆猴子看得明白，乃一齊嚷道：「原來是孫小聖舞金箍棒，大奇大奇！」小石猴聽了，欣欣得意，因停住手，將鐵棒豎在山前，向通臂仙下拜道：「老祖師看愚孫舞的棒，比當初老大聖的何如？」通臂仙慌忙扶起道：「你如今已成了仙，得了道，如何還行此禮？」小石猴道：「就是成仙得道，也虧老祖指點之功，如何敢忘？」通臂仙道：「你是那裏學來的棒法？」與老大聖一般無二。小石猴嘻嘻的笑道：「老祖師眼力，我這棒法，就是老大聖傳的，怎不一般？」通臂仙道：「當先你祖大聖成仙之後，無主久矣，衆子孫多沒些規矩，你傳了老大聖的道，你就是山主了。」小石猴說道：「老祖在上，小孫怎敢妄僭？」通臂仙道：「你知我是一個世外閑散之人，不必過謙，遂令滿山衆猴子都來參見新大王。衆猴子看見小聖半空中舞棒，何等神通，誰敢不服？遂分班依次行君臣之禮，禮畢，各各去採仙桃，摘異果，備酒與大王賀喜。惟通臂仙以賓禮相陪，飲到半酣之際，通臂仙道：「大王這條鐵棒，使得趁手麼？」小石猴道：「使到好使，只嫌他太長，不便收拾。」通臂仙道：「大王原來如此，不知這條鐵棒，原是大禹王的天河定底神珍鐵，又叫做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當初大聖只變做一個繡花針，藏在耳躲裏面，怎麼不便收拾？」小石猴聽了，不信道：「那有此說？」通臂仙道：「大王不信，請試試看。」小石猴真個走到山前，將鐵棒拿在手中，叫道：「我要小些。」棒竟然小了許多。連連叫道：「小小到繡花針一般，纔住手，放在耳躲裏面，恰恰正好。」拿出來叫道：「大大大，依舊是一條金箍棒，豈得個小石猴滿心癢，不知摸處，連連朝着通臂仙謝道：「多蒙指教，自此之後，山中無事，便提一條鐵棒到各處試法。」一日遊到東海，看見波濤洶湧，魚龍出沒，心下想道：「我聞佛家將龍放在鉢盂中蓄養，名曰象龍，又有一種英雄豪傑，力能屠龍，將龍肝充作八珍之味，我今得了道法，也不耐煩起來。鉢中象養，也不傷生害命去屠他，今閑行無事，且釣他一個起來耍耍，遂取出金箍棒，叫聲變變，變做一根釣竿，萬丈絲綸，綸上掛一個鉤子，又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個一斗大的明珠，掛在鉤上，輕輕投在水中，那顆明珠到了水裏，光彩陸離，引得那些龍子龍孫，都爭來吞奪，嚇得那巡水夜叉，慌忙跑到水晶宮報與老龍王。」

道。大王禍事到了。老龍王驚問道。何事。巡水夜叉道。海岸上不知何處走了一個仙人來。雷公嘴火眼金睛。好似當年借兵器的孫悟空一般模樣。只是年紀小些。手拿着釣竿絲綸。以明珠爲餌。在那裏釣龍。連我王的大殿下小殿下都被他釣去了。老龍王聽了。大驚失色道。這卻如何是好。鰲丞相奏道。何不令鯉將軍帶蝦兵蟹將。興波作浪去殺了他。老龍王道。別個猶可。若說那雷公嘴火眼金睛的孫大聖。這卻惹他不得。莫若出去看看。還是求他爲上。遂領了許多水兵。半雲半霧。半波半浪的逼近岸邊。近着問道。何處上仙請留尊名。小石猴看見老龍王領着兵將來問他。因嘻嘻笑道。我不說你也不知我是當今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大鬧天宮玉帝親降旨初封弼馬溫。後加齊天大聖。今證果鬪戰勝佛。孫悟空嫡派子孫。新成道法。尙未受職。承家德自稱齊天小聖孫履真是也。老龍王又問道。既是齊天大聖的令嗣。當初老大聖與小龍薄有一面之交。小龍曾送他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又叫做金箍自意棒。上仙既係他一體。老大聖成佛後。這件寶貝不知如今卻在何處。小石猴笑道。賢鱗長也太多心。莫非疑我假冒宗支。要個證據麼。這也不難。將釣竿絲綸提取。仍舊復做一條金箍棒。拿在手中。先丟開解數。舞得天昏地暗。然後照老龍王劈頭打來道。賢鱗長請細看看。這條鐵棒是也不是。嚇得個老龍王喏喏倒退。連連打恭道。正是。正是。不要動手。且請到小宮獻茶。小石猴道。正要造宮奉拜。只是莫嫌賤步。老龍王道。不敢。不敢。忙叫分開水路。此時鯉將軍與蝦兵蟹將已嚇到屁滾尿流。聽叫開路。都戰戰兢兢往前奔馳。小石猴手執着鐵棒。竟搖搖擺擺步入水晶宮來。老龍王忙叫備酒相留。不一時珍肴滿前。音樂並奏。又邀了東西北三海龍王都來相陪。飲酒中間。這個龍王說道。當初老大聖與小龍實係故舊。還求青眼。那個龍王又說道。小龍既與小大聖忝在通家。要甚寶貝。只管來取。你求情我稱頌。奉承的小石猴滿心歡喜道。既係通家故舊。又承高情降伏于我。只要你常遠爲我鎮壓虎勢。我也再不能聒噪你了。說罷。竟提着鐵棒跳出海外。竟回花果山去了。衆龍都驚驚喜喜。老龍王道。幸而不會聽鰲丞相之言。若與兵與他廝殺。此時弄出大禍來了。遂商議時時進些珍寶。以圖安靜不提。正是。少自微微老自強。興雲作雨。

不尋常。謾言九天龍飛去。若遇潛時只合藏。小石猴既已降伏了龍王。又想到海中既以龍爲皇。山中必以虎爲君。龍乃真陽。有些靈性。還認得我小聖是個好人。百般交結識我。這也放得他過。那虎是個殘暴的蠢物。逢人便思想嚼他。況且住在山中。這山中又是我子孫出沒的所在。若不懲治他一番。他必定要以我子孫爲魚肉。豈不損了體面。算計已定。便拖着鐵棒到西山來尋虎打。誰知老虎就像惡人一般。雖不知義禮。吃人無數。卻也只是欺負良善軟弱。倘撞見善搏虎的馮婦。與慣射虎的李廣。他卻也駭怕。這日巡山的餓虎。聽得有人走動聲響。滿心歡喜道。今日造化。又有飽食了。忙伏在樹林叢中窺看。看見孫小聖雄糾糾氣昂昂。拿着金箍棒走進山來。東張西望。那大蟲雖然頑蠢。然貪生怕死。也是一般。看見勢頭有些古怪。便不敢現身。悄悄走回穴中。報與衆虎道。有人進山來了。衆虎嚷道。你這呆種。既有人進山。何不白白吃他了。又來報甚麼。那大蟲搖着頭道。我看那人尖嘴縮腮。定然鄙吝。不像個肯把人吃的。衆虎道。縱然鄙吝。遇着我們這班凶神道。卻也饒他不得。七八隻猛虎。一齊咆哮哮哮。跳出穴來。竟奔前山。孫小聖遠遠望見。歡喜道。孽畜來的好。我正要尋你。掄着鐵棒照頭就打。那七八隻猛虎。卻也猛惡。一齊張牙舞爪。四面撲將上來。孫小聖見了道。好畜生。不知死活。我也顧不得傷生了。把鐵棒緊握一把。一個個身子翻身。那條鐵棒隨身似風車一般。一個個旋轉。衆虎避閃不及。牙盪着牙碎。爪遇了爪傷。骨磕着骨斷。皮抓着皮開。盡皆負痛。東西逃命。獨有一隻老黃虎。後腿被鐵棒掃了一下。跌倒在地。動跳不得。那孫小聖趕向前。又要打下。只見那黃虎伏在地下。連連點首。似有求饒之意。孫小聖停了鐵棒。喝道。孽畜。你也知道要性命麼。那虎只是點頭。孫小聖道。你既怕死。我也不忍傷生。我花果山右山有個空缺。常時有人偷走。今派你去看守罷。遂拔下一根毫毛。變作一條鐵索。將虎頸扣了。就如牽羊一般。牽了回來。另換一把鐵鎖。在有孔的一塊石頭上。叫他看守門戶。那虎伏伏貼貼。聽他使喚。真是金剛雄且壯。終日守山門。我佛慈悲像。端居稱世尊。微妙無一寸。丈六現崑崙。始知無上理。是爲天地根。那小石猴自龍降虎伏。殊覺榮尊。十分快活。因謂通臂仙道。我賴祖宗傳道法。橫行直撞。做了個神仙。然做神仙要通達陰陽。

通透五行。我卻全然不懂。明日會着那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衆聖羣仙。講生理論善惡。一時答應不來。豈不被人看做叉路貨。受他輕薄。通臂仙笑道。大王又來自謙了。俗語說得好。一法通萬法通。天下無有不明道理的神仙。大王既有此等通天徹地的手段。自有測往知來的見識。莫要說謊哄我。小石猴道。我與老祖一家人。怎敢說謊哄你。若論變化騰空。說那刁鑽小巧。不敢欺。般般皆會。件件皆能。愈出愈奇。至於成己成物。盡性知命的大道理。其實糊糊塗塗。不會講究。通臂仙道。糊塗到也行得去。只恐背前面後終有人指掉。大王既要做古今不朽的正氣神仙。這些生生死死善善惡惡的道理。還須細心講究。小石猴道。我也情願如此。但不知尋誰可以講究。通臂仙道。這個不難。木有水。水有源。要知善惡生死。須問閻羅天子。小石猴聽了歡喜道。老祖說得是。我遂去問。遂取出鐵棒。存神屬想。一個筋斗。直打到幽冥府來。早有幾個不知事的少年夜叉看見。遂忙上前攔擋道。甚麼厲鬼。敢如此行凶。孫小聖笑罵道。把你個不曉事的魍魎。我是厲鬼。你難道轉叫做個善人。不要走。吃我一棒。將棒稍略撥一撥。早驚倒無數小鬼。叫苦連天。卻驚動了幾個老夜叉。老小鬼出來張望。看見孫小聖的模樣。忙跑入森羅殿報與十殿閻君道。禍事禍事。數千年前的那個雷公嘴火眼金睛的惡神道。又打來了。秦廣王說道。胡說。雷公嘴火眼金睛是孫悟空了。我聞他已成正果。登了佛位。如何肯行凶。又作少年惡狀。莫非錯看了。老夜叉老小鬼齊聲道。是他。是他。不錯。不錯。十王驚疑不定。只得整衣迎出殿來。孫小聖早已走到階前。十王請到殿上分賓主坐下。秦廣王先開言問道。上仙尊顏。好似齊天孫大聖一般。久聞大聖已享西方極樂。今日有何貴幹。又到此冥幽下界。孫小聖道。賢王好眼力。看得不錯。成佛的齊天大聖。乃是家祖。在下晚輩。賤名履真。自愧不能親承祖訓。又恐怕墮落了家聲。勉強自作聰明。修習些皮毛粗道。聊以保全性命。但愧無師無友。茅塞胸中。發竭誠懇求奉拜列位賢王。看家祖薄面。指教一二。十王齊道。上仙差了。大道玄機。乃造化所祕。從來仙聖。俱未發明。卽我佛拈花微笑。亦是捕風捉影。何況我輩冥王。根識淺薄。不過奉簿書從事。焉有高論。以効芻蕘。孫小聖道。列位賢王。不消過謙。俗語說得好。耕問僕。織問婢。他事不敢苦求。但生

死一案。乃列位賢王之執掌。善惡兩途。乃賢王所分別。且請看顏回壽夭。盜蹠長年。這個生死善惡。卻怎生判斷。秦廣王道。上仙不恥下問。敢不竭愚誠。但概論其常。則壽夭本於善惡。分言其變。則壽夭萬萬不齊。有資弱稟強之壽夭。有天眷地罰之壽夭。若顏回盜蹠之壽夭。乃資稟強弱之任。其天也有流芳遺臭之善惡。有享福受禍之善惡。有富貴貧賤之善惡。有應運應劫之善惡。若顏回盜蹠之善惡。乃流芳遺臭之顯其名也。故陰司判斷不敢執一。孫小聖道。賢王二論。最是明白。變者既萬萬不齊。且莫去管他。只說本於善惡。常人之壽夭。還是賢王臨時斟酌其善惡。與他或壽或夭。還是先預知其善惡。而注定其或壽或夭。秦廣王道。凡人之生。南斗注生。北斗注死。陰司不過按其年月日時。勾攝奉行。片刻不敢差移。豈容臨時斟酌。孫小聖道。若是這等說人之生死。皆有定數。這不叫做壽夭本於善惡。反是善惡本於壽夭了。若果如此。則善人不足敬。惡人不足懲。陰司生死之案。只消一個精明之吏。照簿勾消足矣。何必十位賢王。這等費心判斷。就是十位賢王。也不消苦用極刑。擅作報應之威福也。十王聽了。面面相覷。無言可答。因贊嘆道。上仙高談。發古今所未發。不獨使我們抱慚。亦可想見上帝法之未盡善也。孫小聖道。這不干列位賢王之事也。罷了。但陽世之官貪吏弊。故設陰司。不知陰司判事。亦有弊否。十王道。我等忝居王位。焉敢徇私。但恐才力不及。為鬼判所朦蔽。今前案俱在。求上仙慧眼照察。倘有弊端。乞為檢舉。以便改正。孫小聖也不推辭道。既蒙列位賢王見委。敢不代庖。以効一得之愚。十王聽了。俱各大喜。齊起身。讓他居中坐下。十王列坐兩旁。隨命鬼判將前後各種文簿。俱呈於案上。孫小聖卻不從頭看起。信手在中間抽出一本來看。卻是水族生生死死詰告簿。又信手在中間拽過一張來看。卻是大唐貞觀十三年。涇河老龍告唐太宗許救反殺一案。後審判寫明白道。審得老龍擅改天時。尅減雨數。其罪合誅。雖唐太宗夢中許救。而人曹官魏徵實奉帝命。運神施行。此陰陽靈用。唐主人皇實出。不知安得以反殺坐之。及查老龍生死簿。南斗未注其生。而北斗已先注其合死人曹之手。則其受茲戮也。不亦宜乎。罰辜已伏。速押轉生。無令妄告。唐太宗不知不坐。免罪還陽。孫小聖道。此宗案卷。列位賢王判斷。可稱允合情理矣。但

有一事不足服人。十王道：何事不足服人？孫小聖道：我聞善惡皆因心造。這龍王未生時，善惡尚未見端，爲甚北斗星君先注其合死人曹官之手？旣先注定了，則老龍擅改天時，尅滅雨數，這段惡業，皆北斗星君制定，他不得不犯了上帝好生、北斗何心、獨驅老龍於死地，吾所不服。十王皆茫然半晌道：或老龍前世有孽，故北斗注報於今世。孫小聖道：若說今世無罪遭刑，足以報前世之冤孽，則善惡之理，何以還明？若今世仍使其犯罪致戮，以彰善惡之不爽，則前世之冤愆終消不盡。況前世又有前世，後世又有後世，似這等前後牽連，致令子孫終身受惡祖父之遺殃，惡子孫舉世享賢祖父之福庇，則是在上之善惡昭然不爽，在下之善惡有屈無伸矣。恐是是非非，如此游移不定，不祇足開舞文玩法之端乎？十王齊拱手稱揚道：上仙金玉之論，幾令我輩擱筆不敢判斷矣。孫小聖笑道：這總是混沌留餘，實非列位賢王之罪。說罷，又信手抽一本來看，卻是萬國帝王天祿總簿，又信手揭起一張來看，卻是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下註明享國三十三年。孫小聖問道：這唐太宗可就是差唐三藏法師同我老大聖往西天去取經那個皇帝麼？十王答道：正是他。孫小聖道：他貞觀政治太平，也要算個有道的帝王了。享國三十三年，也不爲多。再細看時，只見兩個三字不是一樣的，下一個三字，三畫停勻，上一個三字，三畫皆促在上，面心下有些疑惑，復留心一看，又見上二畫墨色濃於下一畫，因指出付與十王看道：此三字似乎有弊。十王看了，俱各大驚道：果然是添改。因叫衆判官查問是誰。衆判官盡推不知。秦廣王道：此事豈容推卻？叫擡過孽鏡來照，照出是判官崔珏作弊。崔判官方伏地請罪。十王大怒道：唐代國運通共該二百八十九年，今太宗名下添了二十年，卻湊成三百零九年了。違悖天數，不獨汝輩死不足盡辜，卽我輩十王俱獲罪不小，只得解你到上帝處請旨定奪。崔判官只是磕頭。孫小聖因問道：崔判官你爲何作弊？崔判官道：唐太宗實判官故主，又有人曹官魏徵書來，故一時徇私。孫小聖勸十王道：那事旣已往，不可追矣。而且在列位賢王解到上帝，未免多事。今幸尙是唐家天下，莫若挪前減後，扯平他的運數便了。十王道：上仙分付，敢不領命，但不知怎生扯平？孫小聖道：可查唐家後代，該到何宗？十王道：此後該到憲宗了。

孫小聖道。可查憲宗該多少年壽。十王道。該享國三十五年。享年六十三歲。孫小聖道。何不改注他享國十五年。壽年四十三歲。便扯平了。十王聞言大喜道。又蒙檢舉。又蒙周旋。感德不淺。但憲宗彼於四十三歲。精力未衰。如何得晏駕。孫小聖道。這又何難。近日皇帝多耗精神。愛行房術。崔判官既能延太宗之壽。何不卽將他罰作方士。獻丹藥。以明促憲宗之壽。私行作弊。本該正法典刑。姑念盡忠的舊主。合令杖殺。以了此一段公案。十王齊拱手稱謝道。昔年老大聖判斷公事。上憑鐵棒。威則有餘。理實不足。上仙針芥對合。過於用棒。可稱跨灶矣。遂立罰崔判官。投胎山人柳家。取名柳泌。俟孽業完。再來服役。孫小聖斷罷。又信手抽出一本來。卻是普天下百姓生死簿。又信手揭起一張來看。卻是銅臺府地靈縣善士寇洪。只見墨筆注着陽壽六十四歲。又見硃筆將六十四三字塗改。改作七十六。孫小聖看了詫異。又付與十三道。此何說也。十王道。此人壽本六十四歲。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因念他平生好善。加壽一紀。故改注了七十六歲。孫小聖笑道。這等說起來。生死爲賞罰之私囊。則北斗非春秋之鐵筆矣。陰司道理。如斯而已。看他何用。將簿書一推。立起身來道。承教。承教。向着十王說道。莫怪。莫怪。遂走下殿來。忽看見殿柱上貼着一付對聯。寫着道。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孫小聖又微微的笑道。這等一座大殿。五字對聯太覺少了。我與你添上幾個字。如何。十王齊道。最妙。孫小聖遂將案上大筆提取。濡得濃墨。在是非非地下。上添六個字。又在明明白白天下。也添六字道。是非非地。畢竟誰是誰非。明明白白天。到底不明不白。添寫畢。丟下筆。哈哈大笑道。告別。仍提鐵棒。一路勛斗。竟回花果山去了。正是道高龍伏虎。德重鬼神欽。不知孫小聖又作何狀。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亂出萬緣 定於一本

詩曰。耳目能昭動。心思不耐閒。收來無半點。放出有千般。犯拙因傷力。伏辜爲恃蠻。順帆常遇逆。直道每多彎。但見風吹火。安能水變山。兩家成一室。門戶不須關。

話說孫小聖在陰司中講究生死之理。折服倒十王。然後一觔斗雲復打回花果山來。通臂仙率領衆猿猴迎着問道。大王回來了。我看尊顏欣欣然有喜色。莫非陰司中將生死善惡之理講究得通透了麼。孫小聖道。通透二字。甚是難言。但一團活潑潑的理。憑我橫說豎說。遂將十殿閻君都辯駁倒了。通臂仙道。這等看起來。大王之學。竟是生知了。孫小聖笑道。我也不曉得。是生知不是生知。但覺這裏鬼王。確確乎都是死知也。通臂仙道。鬼王終屬下界。我閻理參無上。若求造物始終。必達天帝。方無聲臭。孫小聖道。我正思量要到天上去頑耍。今承老祖指教。豈不是機緣到了。我明日就去遊遊。衆猿猴聽見孫小聖要上天去。都一齊跪說道。當時老大王上天時。倚着神通廣大。手段高強。歸來或是仙酒。或是仙桃。或是仙丹。總帶些來賞賜我們。今大王神通手段。不弱於老大王。到天宮必有仙桃仙酒仙丹受享。萬望帶些回來賞賜。也是大王重興恩典。孫小聖歡然允諾。我帶來。衆猿猴見孫小聖許了。各各歡喜。都忙去探採新鮮菓品。各釀酒漿。與孫小聖餞行。正是。飲食尚要求人。左右先思得我。有欲焉能得剛。無信不知其可。大都妄想易生。畢竟心猿難鎖。若思截鐵斬釘。爲水不如爲火。到次日。孫小聖辭了通臂仙。與衆猿猴。縱觔斗雲起至半空。初次上天。不知天門何處。欲要問路。又沒個人來。心下想道。吾聞帝王當陽。正門自在南方。遂縱雲光。一路向南找尋而來。一時不得其門而入。滿心悲慌。因想道。語云。只有天在上。定然還在下面。我出身卑。進步低。故尋不見。因將身一縱。直至九霄。再抬頭看時。早望見金闕瑤宮。巍然煥新。北斗懸於左右。三臺列文昌之上。二十八宿。四面環繞。甚是威儀。再走前。南天門豁然大開。孫小聖十分歡喜。不管好歹。竟往內走。早有增長天王。領着龐劉苟畢鄧辛張陶。一路大刀。丁鎗。劍戟。擋住道。甚麼怪物。人不像人。獸不像獸。敢大膽擅闖天門。孫小聖道。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上帝好生。巴不得收放心。你們這班惡神道。爲甚恃強阻人入道之路。增長天王道。你們門外蠢漢。諒來不知天主的法度。此乃天宮萬喜之地。你有何善緣。敢思量入去。孫小聖笑道。我今雖暫做門外漢。一入門便是主人公。了你這個毛神。狠殺只好看門。衆人聽了大怒。鎗刀劍戟。一時齊上。孫小聖慌忙退避了下來。想道。頭一次上

天便不順利。又想道：天下事只怕無門，既有了門，何愁不入。正算計變化，忽遠望見一羣天馬放青回來，但見驕蹏逐隊嘶風至，騏驎成羣上霧來。滾滾紅光奔赤兔，翻翻靈氣走龍媒。金環沫噴天花雨，玉勒蹄驚空谷雷。不是九霄開踏去，琪花瑤草放青回。孫小聖看見許多放青的天馬趕進天門，他乘着機會，就搖身一變，變做匹黃驃馬，雜在羣馬之中，奔走南天門。不但管門的大力天丁識辨不出，就是那些管馬的力士，卻也一時不及稽查。一徑趕到御馬監，各各分歸廐櫪。孫小聖恐怕看出，遂現了原身，走到監堂中坐下。早有監中人役看見，忙報知新任弼馬溫道：不知那裏走來，個毛臉雷公嘴的客人，坐在堂上，不言不語。東張西望，新任弼馬溫驚問道：卻是何人？你們果有曉得的麼？有幾個舊役稟道：這個嘴臉，有些像前齊天大聖模樣，莫非倚着前後同僚分上來，打抽豐。新弼馬溫聽了一會，無可奈何，只得出來接見道：老先生莫非是前任孫大聖寅翁的貴族麼？孫小聖道：那大聖是我家祖，老監尊爲何知道？新弼馬溫道：看尊顏有些相像，果然猜着，但不知今日到此，有何貴幹？孫小聖道：只因下界閒居無事，故到天上遊行耍子。新弼馬溫道：既係前任同官通家子姪，又承光顧，本該盡些薄情，只恨官卑祿薄，無物表敬，奈何奈何？孫小聖道：若說貨財更俗了，決不敢分老監尊之俸。只是仙桃仙酒仙丹，求些充充飢渴便了。新弼馬溫笑道：監中所有，不過水草之類，寅兄若不棄，尙可奉承。至於仙桃仙酒仙丹，此乃上仙上聖享用之物，我等下役，監中如何能有？孫小聖道：既是沒有，我老祖在任之日，爲何時常帶到洞中，與子孫受用？新弼馬溫道：此是先任齊天大聖的事，與我何干？孫小聖道：何以得知？新弼馬溫道：齊天大聖府，建立在蟠桃園之右首，後又聞得令祖曾帶管蟠桃園事，故此知之。孫小聖道：蟠桃園在何處？新弼馬溫道：離此不遠，往東南上去十餘里，望見樹木叢雜，便是了。孫小聖道：你既沒有仙桃仙酒仙丹，在此無益，不如去罷了。說畢，竟走下堂來，將身一蹤，早已不見了。新弼馬溫見了，着驚道：這人大有本事，確是孫大聖嫡派子孫，且喜他心直明理，肯聽人說話。若是糊糊塗塗，坐定在此，要仙酒仙桃仙丹，卻不是被他累殺，大造化就去了。這裏慶幸不題，卻說孫小聖將身向東南一蹤，早到了齊天大聖的府，只見廳堂倒塌，門徑

荒蕪原來此府特爲孫大聖而設。自孫大聖去後，便無人修整。故此荒涼。孫小聖觀看了一回，歎息道：「富貴繁華，不耐長久。都如此無心觀看，卻又將身一蹤，到蟠桃園來。前後一看，只看三千餘樹，盡皆枯枝，莫說半個桃子也無。就是一花一葉也不見。有心下驚訝道：『這是爲何？莫非走錯了。不是這裏。』正沉吟間，忽被看園土地與鋤樹運水修桃打掃衆力士看見，只認做是老。大聖忙都出來磕頭道：『一向不見大聖，今日爲何有暇至此？』孫小聖知道他錯認了，便將錯就錯說道：『正是一向在西天頑耍，因敢攪了幾個古佛，思量摘幾個蟠桃與他答禮。』故到此間，爲甚樹上一個也沒有。土地說道：『這蟠桃最小者要三千年一熟，中等的要六千年一熟，極大的要九千年一熟。這是大聖知道的。自大聖高興偷吃多了，又鬧了蟠桃大會，後來王母娘娘惱了，盡數採去。至今尙未千年。葉還未長，花還未生。如何得有桃子？』孫小聖道：『這是我曉得的。但是如是佳果，豈沒有幾個收藏土地道：『此乃仙果，如何收藏？』就是有收藏，也都在聖母娘娘處。孫小聖聽了歡喜道：『這也說得是我正要尋王母尋仙酒吃，就順便問他要桃子，不怕他不請我吃個醉飽。但不知瑤池卻在何處。』土地笑道：『大聖莫非取笑。這瑤池大聖日日耍子，如何忘了？那正西上望去，有瑤宮金闕，的不是孫小聖笑道：『我怎的得忘？與你們耍子。我也去。』將身一蹤，早已到了瑤池之上。只見那王母的仙宮十分華麗，但見金門高聳，玉陛深沉，雙闕浮一天瑞靄。九重繞五色祥雲，畫棟雕梁，珠璣錯落，丹甍繡柱，金碧輝煌，複道斜橫，銀漢迴廊，繚繞瓊臺，籠中鸚鵡時喚飛瓊階下。梅花常開，棣萼龍翔鳳飛，是王母天境繁華，斗壓星垂。豈帝王人間富貴？孫小聖看了歡喜道：『好所在，好所在。此處受享受享，也不枉了爲人一世。往裏竟走。早有守門仙師攔住道：『此乃王母娘娘瑤池仙府，你是何處不知禮法的野仙，擅敢闖入？』孫小聖笑道：『一樣做神仙，誰是家，誰是野？我有事特來，要見王母娘娘。怎不容我入去？』大踏步又往裏走去。衆仙吏那裏攔擋得住。孫小聖走到宮中，正當中坐下，說道：『快去報知娘娘。衆仙吏道：『就是尋常官府人家，也有個規矩。况娘娘尊爲王母，瓊樓玉宇，深深沉沉，誰敢輕易輕傳？』孫小聖道：『與你文講不聽，只得與你武講了。』就在耳朵裏取出個繡花針來，迎風一幌，變做條金箍鐵棒，拿在手中說

道我要打你兩下。明日玉帝知道不說你這些豪奴靠家大刁難賓客。只說我上門欺負他寡婦。你還報也不報。衆仙吏嚇得魂飛魄散。連連就道報報報。慌忙跑入後穿堂。將玉馨亂擊。早有仙娥在後堂問道。有甚事。這等慌張。衆仙吏傳說道。外面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惡神。仙闖入殿上。要見娘娘。我等不敢通報。他就拿出一條大鐵棒。要打。好生利害。故不敢不報。仙娥傳言入內。不多時又出來說道。娘娘有懿旨。叫問這位神仙是何姓名。到此有何事。要見娘娘。仙吏領命。只得戰戰兢兢出來跪下。說道。娘娘有懿旨。請問上仙尊姓大號。到此有何話說。孫小聖聽了。回噴作喜道。這纔像個賓主的體統。你去說我是大鬧天宮孫大聖的後人孫小聖。久開娘娘處。仙酒仙桃。仙丹甚美。今閑居無事。特來拜望。求一醉飽。足感娘娘之盛情矣。仙吏傳命入去。又傳話出來道。奉娘娘懿旨。既承小聖光顧。自當備些仙桃仙酒仙丹奉款。只是來的不遇時了。此時桃花未開。酒纔下來。實實無以爲情。請小聖台駕暫回。容改日釀成桃熟。再來相請罷。孫小聖道。既無酒又無桃。可多取些仙丹來。當茶吃了去罷。仙吏又稟道。仙丹乃三十三天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所煉之至寶。此處如何得有。孫小聖道。樣樣皆無也。忒覺慢客。就是我肯回去。這條鐵棒也不肯空回。遂拿着鐵棒。東邊指指。西邊掉掉。嚇得仙吏慌忙說道。小聖且慢動手。容我再去稟知娘娘。孫小聖道。你快去稟。我最有耐心。等等不妨。仙吏走至後堂門對仙娥說道。可稟知娘娘。這小聖是個貪嘴小人。又十分粗鹵。拿着條鐵棒。在宮殿中敲敲打打。只嚷要吃。我想此殿皆瓊瑤建造。盪着鐵棒破碎。也要損傷。可稟知娘娘。不管甚東西。與他些吃吃去罷。仙娥一來報知王母。王母暗想道。這孫小聖。既認是孫大聖一家。必定也是個靈頑之輩。當年只爲孫大聖鬧了蟠桃會。一時小不忍。後來動了許多刀兵。虧了佛祖大法力。方纔壓倒。今日若爲此飲食小事。惹起大禍。反見我上天度量不寬了。遂傳懿旨。叫廚下備了四品仙肴。一壺仙酒。又是一盤晒乾的仙桃。捧到天宮。鋪開玉案。請小聖受享。孫小聖看見笑道。雖不成禮。到也客套。我是個不速之客。這也不計較了。遂放開量。雄飲大啖。不一刻着核俱盡。杯盤狼籍。因對廚役說道。肴不消了。酒須再得一壺。廚役不敢違拗。只得又送上一壺。孫小聖又吃盡。

了。微覺有些醉意。因說道：「悶酒易醉。我聞得娘娘侍御的衆仙娥。內中有一位董雙成娘子。佳音絕妙。又聞有一位許飛瓊女子。歌詞甚美。何不叫他出來唱一曲。與我小孫聽聽。」也顯得娘娘好客的高情。衆仙吏見他瘋顛。言語涉邪。卻不敢答應。早有人入內報知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大怒道：「何物妖怪。敢如此無禮。遂叫入飛雲。奏知玉帝。玉帝聞奏。亦大怒道：「當年孫大聖。雖然無禮強橫。就是偷桃偷酒。尙是盜賊所爲。這小猴子能有多大神通。敢藐視天母。坐索仙酒仙桃。以居大賓之位。降勅命上中下三界神靈。并金木水火土五行星官。火速率領天兵。至瑤池擒拿妖怪。護衛王母。這裏點兵不題。卻說孫小聖坐在瑤池仙府。全然不知。尙爭桃索酒。瑣瑣不休。衆仙吏稟道：「小聖初來。原說要一醉飽。今醉飽了。也該回府。孫小聖說：「不瞞你們說。我來時曾許下洞中衆子孫。帶仙桃仙酒分賜他們。我雖醉飽。卻空手回去不得。你去稟知娘娘。多少再與我些。帶回派散。」派散我方出門。若說沒有。我死也不去。衆仙吏無法。又稟王母娘娘。只得又發了兩瓶仙酒。一盤仙桃。與他帶回。孫小聖看見。方纔歡喜。正打算收拾走路。忽聽得金鼓喧天。殺聲振地。三界神靈與五行星官。兵已到了圍住瑤池仙府。只叫拿出妖怪來。孫小聖聽了。微微笑道：「你們將酒食款待我。卻叫天兵來拿我。計策雖高。只怕拿我不住。因拔下兩根毫毛。變做兩個小猴子。一個攜着仙酒。一個捧定仙桃。叫道：「跟我回去。又回頭對仙吏道：「多多拜上娘娘。聒噪了。遂手持鐵棒。大踏步走出瑤池。只見三界靈神與五行星官。布開陣勢。耀武揚威。攔住道：「妖怪逆天犯上。罪該萬死。快快受縛。免受刀劍傷殘。」孫小聖道：「我來拜望娘娘。承娘娘美情。留我小酌。此乃賓主禮之常也。怎敢做逆天犯上。要你這班毛神來大驚小怪。我多飲了幾杯仙酒。有些醉意。要思量睡了。快快分開路。排班送我回去。衆神聽說大怒。遂刀槍劍戟。一齊攢將上來。孫小聖用鐵棒逼住道：「你們且報名來。看是那一路毛神。若有些來往。我好棍下留情。」衆神道：「下方潑物。汝也不知我上中下三界靈神。與金木水火土五行星官。孫小聖聽了哈哈大笑道：「我孫小聖已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要你這些毛神也無用處。都打殺了罷。遂掄開棒。照衆神打來。衆神俛力抵敵。孫小聖那條鐵棒。就像泰山一般。打將下來。衆神兵器輕薄。

如何支架得起。鬪不上十餘合。早已東西閃開。讓孫小聖獨自在當中。左五右六的施展。孫小聖舞了一會。看見衆神退避。又哈哈笑道。這等畏刀避劍。也要叫做天神。豈不羞死我。此時歸興甚濃。不耐煩。尋你了。遂招呼兩個小猴目。一路雲光。竟奔南天門來。衆神看見孫小聖去後。又復聚神兵。虛張聲勢。隨後追來。孫小聖到了南天門。早驚動增長天王。與鄧辛張陶。孫小聖道。你這班惡神道。真也懶賴。初時我要進來。你又刁難。如今我要出去。你又刁難。終不然。坦坦大道。因你莫想出去了。衆天丁道。潑猴休胡說。此乃玉帝禁門。我等奉旨守護。怎叫做措勒。孫小聖道。既是這等說來。我須措勒生事。遂使人天斷地絕。往來龐劉荀畢一班天丁。又攔住道。你這賊妖猴。不知幾時被你偷走進來。但你來便來了。只好送死。你看玉帝面上。且不打你。孫小聖將鐵棒左右一逼。衆天丁齊齊分開。孫小聖早駕雲帶着兩個小猴子。奔出南天門外。竟回花果山去了。衆天丁正在慌張。三界靈神與五行星官俱已趕到。大家商議。欲要追趕。又想就趕上也捉他不住。只得一同到靈霄寶殿。啓奏玉帝道。孫小聖神通廣大。比當年孫大聖更加十倍。我等兵微將寡。阻攔不住。被他走出南天門去了。特來領罪。請旨定奪。玉帝大驚道。似此奈何。因降勅命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與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帶領十萬天兵去拿孫小聖。李天王與衆星官聞命。只得出班奏道。天帝有旨。敢不奉行。但當年孫大聖大鬧天宮時。微臣與衆神苦力血戰。未曾捉獲。今聞孫小聖神通本事。又在孫大聖之上。怕捉拿不住。有損天威。故敢奏聞。玉帝道。卿奏甚是有理。記得當年收服孫大聖。虧了我佛如來。今天將既不能成功。仍須到西方去請我佛。正打點差人去請。只見班部中閃出太白星君。奏道。不必去驚動老佛。臣舉一人。可以收服妖猴。玉帝問道。卿保舉何人。金星道。孫小聖口稱是孫大聖後人。看他生的嘴臉。與用的金箍棒。確係嫡派。木本水源。自能相制。若降勅請鬪。戰勝佛孫。悟空去降伏。定然成功。玉帝聞奏大喜道。卿言是。即發勅旨。命太白金星去請。金星領了勅旨。就出宮駕雲而往西方。孫悟空自成佛之後。就在西方造了一座永安宮。終日閑暇無事。只與旃檀功德佛。唐玄奘講無上大法。這日聞報。太白金星齋玉帝勅旨而來。只得迎接到宮。因問金星道。不知上帝有何事故。又

勞星君降臨。金星道：只因鬪戰尊者前居花果山仙石，受天地精華，又生出一位小大聖來，自稱尊者後人，神通廣大，與尊者昔年一般。昨闖入天門，直至王母瑤池，坐索酒食。玉帝命三界五行諸神擒拿，都被他打傷，走了回去。玉帝欲遣天將征勦，諸將皆推避不敢往。玉帝愁煩，計無所出。小星想他既係尊者後人，自然敬服。尊者是以奏知玉帝，奉勅敢請尊者上解玉帝之憂，下免刀兵之禍。孫大聖道：靈根不死，妄念自生，既承老星君舉薦，又蒙玉帝勅命，敢不効勞。遂同金星駕一片祥雲，竟往花果山而來。且說孫小聖戰敗天兵，搗了仙酒回來，正在洞中發散衆猿猴，誇獎手段。通臂仙道：這等說來，又是大鬧天宮了。只怕早晚有兵戈之禍。孫小聖道：請老祖放心。那些天兵天將的手段，我已看見，就是傾天而來，何足懼哉。正說不了，忽聽得洞外有人叫道：孫小聖快出來迎接佛祖。孫小聖聽了驚訝，忙走出洞來觀看。只見一個老兒，仙風道骨，在那裏叫喚。因問道：你是甚什麼人，叫我迎接佛祖。金星道：吾乃太白金星，因你犯了逆天大罪，玉帝命大聖調兵勦戮。是老漢勸免，又恐你野心不退，故敢請了成佛的老大聖，特來教訓你。皈依佛教，孫小聖道：成佛的祖大聖在那裏？金星用手指道：那雲端裏不是。孫小聖道：待我看來。將身縱雲端，只見那成佛的祖大聖，容雖毛臉，已露慈悲之像。眼尚金睛，卻含智慧之光。雷公嘴，仗佛力漸次長平。猴子腮，弄神通依稀補滿。合眉低眼，全不以為力。關唇閉舌，似不能言。善根可掬，疑不是出身山洞。惡氣盡除，若未曾鬧過天宮。孫小聖看了，又看狐疑道：我聞老大聖英雄無敵，怎麼這樣溫柔。莫非是假貨。且試他一試。因耳中取出金箍棒，拿在手中舞弄一回。道：老佛既是我祖大聖，這條鐵棒便是故物。今日還拿得動麼。孫大聖微笑一笑，也不開言，只用那一招，那條鐵棒早不知不覺從小聖手中飛到大聖手中，漸變做個繡花針，飛入大聖耳中矣。孫小聖見了，嚇得魂不附體，忙跪下雲中，連連叩首道：真佛祖，真佛祖，恕愚孫粗蠢。孫大聖方開言說道：你恃着這條鐵棒，輒敢妄爲。今日沒了金箍棒，還敢妄爲麼。孫小聖連連叩道：沒了金箍棒，我到不敢妄爲。只怕他人欺負我。懇求佛祖還了我，以作保守山洞之用。孫大聖笑道：還了你，只怕你又要妄爲了。孫小聖又連連懇說，再不敢妄爲。再不敢妄爲。孫大聖道：既然要

我這你金箍棒。我還有一個金箍兒。一發與了你罷。就在袖中取出來。劈頭丟去。孫小聖忙用手接時。那箍兒早已套在頭上。孫小聖尚不知金箍兒的利害。歡歡喜喜謝道。多蒙佛祖厚賜。但不知此箍兒有何好處。孫大聖道。這箍兒大有好處。昔年是我的功臣。今日是你的魔頭。他來尋你。便是你入道之時。安心靜養。我去了。孫小聖聽見說去。忙回首扭住衣襟道。既得相逢。如何又去。萬望慈悲。還我鐵棒。并求指示。孫大聖道。我有偈言。四句。你可牢記在心。說道。頑力有限。慧勇無邊。不成正果。終屬野仙。孫小聖道。既要修心。於何努力。孫大聖道。我之。前車。卽汝之後轍。因緣到日。自有招邀。此時未可洩也。孫小聖又求鐵棒。孫大聖笑道。原在你耳中。叫我。把甚麼還你。說罷。已與金星同駕祥雲。見玉帝回旨矣。正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不知金箍棒果在孫小聖耳中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唐三藏悲世墮邪魔 如來佛欲人得真解

詩曰。大道何曾有曲斜。奈何走得路兒差。南波北浪稱登岸。東客西賓認到家。
盲棒無聲焉有喝。皮囊已爛豈留牙。若教走透真消息。影影風風何處拿。

話說孫小聖受孫大聖指點。不覺妄心忽盡。邪念頓消。但招去鐵棒。失了護身之寶。未免着驚。又聽得孫大聖臨行說。原在你耳中。似信不信。將手到耳中一摸。只見一個繡花針。端然在內。又恐怕不真。取出來迎風一幌。依舊是一條金箍鐵棒。喜得個孫小聖滿心鬆快道。祖大聖神通廣大如此。我佛如來。又不知何如微妙。我倚着這條鐵棒。打到天宮。真取禍之道也。又思量道。祖大聖說不修正果。終屬野仙。又說他之前車。卽我之後轍。莫非我之正果。也要取經。又想到。與我戴這個金箍兒。卻是爲何。且取下來看看。用手去除。就似生根一般。莫想得脫。心下着驚道。祖大聖乃妖怪的魔頭。我想這個箍兒。定然是個寶貝。後來必有應驗。今日且由他。自此之後。雖上天下地。各處游行。卻亂念不生。安心在洞中修養。不題。卻說孫大聖同金星繳還玉帝勅旨。自回永

安宮遂將花果山又生石猴孫小聖鐵棒重興之事報與佛師唐三藏知道。唐三藏大驚道：自我佛慈悲造了大乘妙法真經，命我歷萬水千山，求取到中國，宣揚善果，以正空門。至今已是一百餘年，自應人天胥化，無聲無臭，不識不知，爲何至今頑石不點頭，而又生心？若是世愆不盡，未免歸罪於佛法無靈，豈不辜負昔年功行？孫大聖道：傳經固我佛之慈悲，墮落自衆生之孽障。世間種種不肖，故天上心心相續。唐三藏道：迷人失路，蓋緣指點差池，白雪成冰，終是紅爐不旺。我與你莫貪極樂，須念沉淪。且上長安探一探真經度世的消息如何？孫悟空道：足見佛師慈悲，但不知怎樣去好。唐三藏道：當年觀音菩薩上長安求尋取經人時，皆變作疥癩僧人。我與你要去，也須如此。孫悟空道：佛師所見不差，須往一探。二人遂駕雲直至南瞻部洲大唐國界，將雲頭按落一看，卻是鳳翔地方。二人搖身一變，變做兩個疥癩僧人，仍作師徒稱呼。唐三藏假裝大莊師父，孫悟空呼做吾心侍者。二人變化停當，撞入城內，各處觀看。原來唐自太宗貞觀年間，求取大藏真經回來之後，人情便崇信佛法，處處創立寺院，家家誦念經文，皆謂招財可以獲福，布施得增年，遂將先王治世的君臣父子，仁義禮樂，都看得冷冷淡淡，不甚親切。此時乃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那唐憲宗聰明果斷，先用高崇文擒蜀中劉闢，後又用裴度李愬，削平淮蔡，擒了吳元濟，威令復振，也算做唐朝一代英主。只是聽信邪佞，既好神仙，又崇佛教，崇佛教又不識那清淨無爲，善世度民之妙理，卻只以禍福果報，聚斂施財，莊嚴外像，搖惑愚民，使舉世之人，希圖來世，妄想他生，不貪卽噴，卻將眼前力田行孝的正道，都看得輕了。所以有識大臣，維風君子，往往指斥佛法爲異端，髡緇爲邪道。這也是有以自取，不要怪他。正是源水常清淨，流來漸漸渾，貪多心入妄，想妄性成昏，卻說唐三藏與孫悟空進了鳳翔門，各處觀看，果然是中華大國，人物繁華，貨財茂盛，市井中十分熱鬧。到處皆有寺庵，訪知法門寺是大叢林，二人遂一徑尋來，到了寺前一看，只見山門上橫着六個大字，勸建法門禪寺，真個繁華，只見山門雄壯，兩行松檜列龍虬，大殿巍峨，千尺奩輪張日月，仙壇法座，儼然白玉爲台，丹陛雲墀，疑是黃金在地，鐘鼓樓高，殿角動春雷之響，浮屠塔峻，天際飄仙梵之音，佛案前祈求交雜，男女之

簪履相加講堂中議論紛紜賢愚之耳目共接士夫之車馬喧闐雖不清幽衆僧之袈裟鮮麗果然富貴唐三藏與孫悟空走進山門將到大殿早有知客看見他二人疥癩行藏忙迎住問道你二人何來孫悟空答道我師徒行腳到此知客道想是要投齋了唐三藏道齋到不消知客道你既不投齋到此何幹唐三藏道一路行來因見寶刹叢林茂盛法侶甚多不知有甚高僧在此焚修得能如此興旺故特來訪問知客道你雖遠方僧人到也有些見識果然我這大寺裏大法師原有大來歷與衆不同唐三藏道佛法平等有甚大來歷與衆不同知客道我說與你知道你纔信我們這大唐開國的太宗皇帝曾死去還魂因見冥司報應善惡修建水陸大會超度陰魂十分信心感德觀世音菩薩親臨法壇指點道這小乘教法超度不得幽魂我佛如來有那大藏妙法真經三藏如有德行高僧求取回來方可度得亡者昇天太宗皇帝大喜因命高僧陳玄奘法師歷萬水千山去了十四年果然求得三藏真經回來流傳中國所以佛法日盛一日唐三藏聽了與孫悟空微笑道這陳玄奘法師後來怎麼了知客道這陳玄奘法師因功行洪深證了佛果後來就坐化在我這法門寺遺下佛骨佛牙至今尙藏在塔中每三十年一開開時則時和年豐君民康泰今又正當三十年之期蒙今上憲宗皇帝要遣官迎至長安禁內觀看旨已下了只候擇日便迎去唐三藏嘆息道這陳玄奘我認得他何曾坐化那有佛骨佛牙在此塔中是誰造此妄言愚民惑世知客道陳玄奘法師去今二百餘年你說認得他豈又不是妄言這塔中的佛骨佛牙歷歷有據有驗怎爲惑世誣民你遠方僧人說些大話只好窮鄉下邑哄騙村愚之輩怎到我們大叢林大法師跟前擊鬼唐三藏道這裏罷了且問你這大法師諱號甚麼有甚法力知客道我這大法師諱無中道號生有就傳的是陳玄奘第六代衣鉢求來的三藏真經無一不通每每登壇說法說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五侯盡皆下拜天子連連點頭故錢財山積米穀川來金玉異寶視如糞土綾羅繡錦只作尋常若非道高德重安能致此唐三藏道生有法師登壇講些甚麼經典知客道他不講小乘就講的是求來三藏真經唐三藏道幾時方得登壇知客答明日卻是講期你不信也夾在人中聽一聽自然明白唐三

藏道如此甚妙。遂別了知客。出來與孫悟空歎息說道：「我與你一番求經度世的苦功，到做了他們造孽的公案。這卻如何？」孫悟空道：「這當家俗僧，或不知佛法，故就世情誇獎。且到明日看那生有法師，登壇講些甚麼，再作道理。」唐三藏點頭，遂借一個小庵住下。到次日依舊到法門寺來觀看。只見講堂中鐘聲喧鬧，香煙繚繞，許多僧衆誦經功課。正當中早已搭起一個講壇，壇上設了一法座，十分齊整。不一時那些聽講的，挨擠而來，何止百百千千，也有鄉紳學士，也有公子王孫，也有富財豪主，也有商賈農工，也有深閨女子，也有孀婦村姑，不分男女，都夾雜一堂。守候登壇，只候到日色將午，方見幢幡寶蓋，鼓鈸音樂，簇擁着生有法師出來。高登法座，唐三藏將那法師上下一看，只見他生得滿月爲容，孤雲威像，六根朗朗，未必無塵，雙耳垂垂，足徵有福。身穿八寶袈裟，色相莊嚴，手執九環錫杖，威儀端肅，頭頂上毘盧帽，四六方，方方光豔，頸項中菩提珠，百八顆，顆顆明圓，香花燭燈，迎來儼然尊者。寶蓋幢幡，送上果是法師。那生有法師，高坐法壇之上，先誦念了一回神咒，然後將法華經宣念一段。先念完，又逐字詮釋一遍，便算做講經了。講完了，又敘述餘文道：「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佛經中千言萬語，總要人爲善修行。人世上爲禍爲福，皆自作自取。如何叫做爲善？布施乃爲善之根。如何叫做修行？信佛乃修行之本。若有善男信女，誠能布施信佛，自能爲官爲宰，多福多壽。今之貧窮禍殃，皆不知信佛布施之過也。况六親眷屬，總是冤愆，富貴功名，如同泡影。大衆急宜猛省，無常迅速。若待臨時手忙腳亂，說罷，令大衆回向念佛，下了臺，依舊幢幡寶蓋，鼓鈸音樂，衆僧簇擁之入後堂去了。那些聽講的賢愚愚，貴賤賤，無一人不贊歎道：「好法師，講得明白，都留銀錢寫緣簿，歡歡喜喜而去。正是：道化賢良，化愚無窮。賢賤幾真儒。一朝墮入慈悲障，萬古貪嗔不得除。」唐三藏與孫悟空聽完了講經，出來歎息道：「佛祖一片度世慈悲，卻被愚僧如此敗壞，則我求取此經來，不是度世，轉是害世了。必須現身說法，痛除邪魔，方不失本來之念。孫悟空道：「這法門寺雖是個大叢林，終屬外郡。或者帝王都會，自有高僧，且到長安看看光景，便知的確。唐三藏依言，遂同駕祥雲，不一時到了長安京都。他二人且不入朝，竟先到洪福寺來。原來這洪福寺，自從唐三

藏成佛昇天之後相傳出過活佛。便爲有名古刹。士夫遊賞不斷。當家師父十分興頭。只這唐三藏二人進到大殿上。只見許多僧人。領着許多工匠。在那裏收拾倒塌牆塔。從新修砌。壁泥剝落。重加灰粉。梁色懨殘。再加彩畫。佛金淺淡。復爲裝裹。鬧烘烘做一團。竟無一人招接。他二人看了半晌。不知何故。忽見一個老和尚立着。開看因上前打一個問訊道。老師父殿上修整。爲甚這般要緊。那老和尚答道。二位想是遠方來的。不知國中之事。當今憲宗皇帝深好佛法。鳳翔法門寺有陳玄奘法師遺下佛骨佛牙藏。在塔中。每三十年一開時。和年豐。今又正當三十年例。應開看。憲宗皇帝有旨。叫文武百官領衆迎來。入禁瞻禮。這陳玄奘祖師。原是本寺出身。迎來時。先要本寺住劄。故預先收拾齊整。唐三藏道。當今皇帝深好佛法。當修正當。爲何沒一個高僧指點。使他墮入邪魔。老和尚聽了驚訝。皇上敬迎佛骨。是佛門中第一件善事。怎麼說是邪魔。幸是老僧聽見。若是對他人說。必惹大禍。你二人身帶殘疾。又出言不慎。快往別處去罷。在此不當穩便。唐三藏見如此光景。便不再問。竟同孫悟空走了出來。商量道。求經原是奉我佛法旨。今善緣變做惡跡。總是如來之意。須再上靈山。請問我佛。當作何救度。庶不致流禍後世。孫悟空道。佛師之見不差。師徒現了原像。復駕雲往靈山去。問世尊。正是天何言哉。地何言三藏經文無乃繁。有字何如無字好。木窮根本水窮源。唐三藏同孫悟空駕雲。竟上靈山。唐三藏他原是我佛弟子。今雖成佛。仍不時在座下聽講。往來慣的不用傳報。故這時竟到我佛蓮座前。合掌禮拜道。昔年弟子歷萬水千山。求取真經。送上東土。指望消愆滅罪。不期衆生貪嗔癡詐。轉借真經。妄設佛骨。佛牙之名。上惑帝主。下惑臣民。使我佛造經慈悲。與弟子求經辛苦。都爲狡僧騙詐之用。故孔門有識之士。往往指爲異端。豈不令佛門敗壞。望我佛慈悲。如何救度。世尊答道。我這三藏真經。義理微妙。一時愚憒不識。必得真解。方會悟得免冤愆。可惜昔年傳經時。因合藏數時。日迫促不及。令汝將真解一併流傳。故以訛傳訛。漸漸失真。這也是東土衆生造孽深重。以致如此。唐三藏又合掌禮拜道。世尊既有真解。何不傳與弟子。待弟子依舊傳道到長安。以完前番取經的善果。如來道。東土人心多疑少信。易於沉淪。難於開導。若將真經輕輕送

去他必薄爲不真。反不能解了。必須仍如求經故事。訪一信善。叫他親奏帝旨。苦歷千山。勞經萬水。復到我處。求取真經。永傳東土。以解真經。使邪魔外道。一歸於正。這個福緣。應高於山。這個善果。直深於海矣。昔年取經。虧觀世音菩薩。尋取你來。今你既有心。要求真解度世。也須到東土。尋個求解善信。方可完成勝事。唐三藏道。弟子雖不才。既蒙我佛慈悲。敢不努力。但不知此去。可有因緣。如來道。若無因緣。汝爲何來。因緣若無。汝爲何去。唐三藏聞言大悟。又合掌禮拜道。謹領金旨。臨行又跪求道。前番之行。是觀世音菩薩神通廣大。隨事指點。皆合我佛之心。弟子法力有限。此去茫茫。尙望我佛慈悲。分付一二。如來道。來之程途。汝所經歷。自然知道。不須再記。但要叮嚀。那求解人。求解與求經不同。求經文字牽纏。故生多難。求解須直捷痛快。不可遲疑。又添掛礙。前觀世音上長安時。我有五件法寶。給與他。一件是錦爛袈裟。一件是九環錫杖。雖受持者免墜輪迴。不遭毒害。然後是莊嚴法場。又有金緊禁三個箍兒。收伏妖魔。也未免近術。今日俱用他不着。但有木棒一條。遇着邪魔野狐。便不敢現形。因命阿儺迦葉。取出來。付與唐三藏。果然好一條木棒。檀凝爲體。規削成形。比之柱杖。而短不過頭。較之揮塵。而長齊眉下。喝來無口。善聽者聰。打去隨心。不當曰瞎。講得通。宛小龍女。幾朵天花。答不出。實大和尙。一條光棒。唐三藏領了木棒。命孫悟空執着。又合掌禮拜三匝。而後退去。纔走離寶殿不遠。後面阿儺迦葉趕來。說道。你前番取經。你說不知道規矩。不曾帶得人事。只送我一個紫金鉢盂。輕賤取去。所以度不得世。救不得人。今番求取真解。人來須先與他說明。須多帶些人事。人送我方有真解與他。若不帶得來。莫怪措勒。唐三藏道。遵旨。但恐路遠。不便攜帶。遂別了出來。到山腳下。金頂大仙接住道。聞得旛檀尊者。奉旨上長安。尋取求解之人。尙尋着。須叫他快些來。不要又似尊者前番。叫我守候十餘年。唐三藏道。佛旨緊急。不敢久稽。遂別了。同孫悟空駕彩雲。依舊往長安而來。正是。不知自空還珠櫝。又向天涯踏鐵鞋。不知三藏此去。訪得求解人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匡君失賢臣遭貶 明佛教高僧出山

詩曰。治世爲君要聖明。聖明元賴道相成。賢愚莫辨招焚亂。邪正無分失太平。
 佞佛但知希保佑。求仙也只望長生。長生保佑何曾見。但見君王與國傾。

話說唐三藏奉了佛旨。再上長安尋求解之人。不敢怠慢。因與孫悟空商量道。世道日邪。人心愈僞。不知從何處而來。孫悟空道。佛門廣大。雖邪魔外道。墜落者多。然一燈不昧。自有真修。我們細細訪求。何愁不遇。唐三藏點頭稱善。遂變作兩個疥癩僧人。師稱大莊法師。徒號吾心侍者。終日在長安市上訪求。一日走到正陽門。忽見朝門上大張黃榜。許多人民爭看。他師徒也雜在叢中觀看。只見黃榜上寫道。爲尊崇釋教。敬迎佛骨。御內瞻仰。以宏大法。祈保國泰民安事。竊惟聖王御宇。雖賴治道精明。天下和寧。必仰佛恩保佑。昔太宗皇帝。信心佛寶。求取真經。闡揚大道。故歷世享太平之福。朕承大統十四年於茲。時和年豐。皆仗我佛慈悲。茲當鳳翔法門寺三十年啓塔之期。萬民有幸。特令文武百官。率領僧衆人等。於四月八日。躬詣塔下。慈奉三藏佛祖法龜遺留寶玉。迎入御內。朕親瞻仰。以展皈依之誠。上祈國泰。下保民安。爾文武百官。其敬承朕命。毋忽。元和十四年二月。唐三藏孫悟空看了。恐怕露相。不敢十分嗟嘆。只隨到各寺觀看。只見那些和尚。倚着皇帝好佛。遂各各逞弄佛法。以誑騙民財。也有將點香焚頂的。也有澆油燃指的。也有妄言斷臂的。也有虛說變身的。也有誦經拜懺的。也有裝佛造像的。這一攢數十爲羣。那一簇幾百作隊。哄得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這個散金錢。那個解簪珥。這個捨米麥。那個施布帛。全不顧父母飢寒。妻子凍餒。滿肚皮以爲今日施財。明日便可獲福。誰知都爲些遊僧口腹私囊之用。那有功德。唐三藏看了。愈覺愜然道。這麼偌大長安。尋不出一個清淨無爲的和尙來。到了迎佛骨這日。天子免朝。早帶了六宮嬪妃。綵女。坐於午門樓上。觀看文武百官。俱奉旨去迎請。合城黎民。這日買也不買。賣也不賣。盡皆香花燈燭。夾路聚觀。到了辰巳時。只見幢幡招展。寶蓋紛紛。仙樂平吹。御音齊俱。簇擁着八寶裝成的佛龕。透透迤迤而來。十分齊整。但見都會皆成選佛場。旛檀煙接御爐。香連天。鼓鈸驚仙界。繞地幢幡近御牀。萬物袈裟朝北闕。百官冠蓋接西方。但知夷狄多靈鬼。不識中華有帝王。佛骨

迎到了闕下。竟大開正陽門。讓衆僧口誦經文。手敲鼓鈸。一齊擁入。直穿着龍樓鳳閣。往來旋繞。憲宗在午門樓上。與嬪妃觀看。以爲一時勝事。旋繞多時。隨傳命將佛骨仙龜。高供在寶殿之上。勅衆僧退出。獨留生有法師伺候。又自臨殿上。以禮開視。視畢。大加讚歎。納入宮中供養。因問生有法師道。旣成佛。爲何有死。旣有死。爲何有骨。生有法師答道。佛元無死。涅槃者示盡也。佛何必留。留骨者表異也。今日萬歲。因骨生信。因信起敬。因敬信則致延年。佛之垂慈廣大矣。憲宗大悅。命便殿賜齋。又賜許多金綺。然後命生有法師。纔退出朝門。早有文武百官圍繞禮拜。布施的布帛米柴。堆山塞海。離了朝門。便是合城百姓。香花燈燭。鼓鈸喧天。簇擁着直送至洪福寺中。又誦經拜懺。做法事功德。有如鼎沸。燒香禮拜的男女。擁擠不開。真是捨身不已。又施財指望。拋磚引玉來。佛法何管全在此。貪愚墜落實堪哀。唐三藏與孫悟空。看了這些光景。不勝歎息道。君王果是好道。只可惜被這些愚僧鼓惑。以致好直不明。行此妖妄之事。并我佛度世慈悲。救人善念。都成愆業矣。孫悟空道。邪魔盛極。決無不衰之理。佛師且耐心守之。自然有變。果然激動了一位大臣。這位大臣。是鄧州南陽人。姓韓名愈。表字退之。別號昌黎。官拜刑部侍郎。爲人忠直敢言。立身行己。但以聖賢自待。常對人說。世上若無孔子。我不當在弟子之列。今日見了憲宗。迎請佛骨。入了大內。不勝感憤道。孔子斥異端。孟子闢邪說。此非異端邪說乎。吾不斥闢。再有何人。因懇懇切切。上一疏道。刑部侍郎臣韓愈。爲請毀佛骨事。伏以佛法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歲。然推及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壽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連祚不及。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

牢盡日一食。藜藿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而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受隋禪。則議除之。當羣臣材識不遠。時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時。卽不許國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之於陛下乎。今縱不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衆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術。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習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轉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服法。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用尙令巫祝先令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污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憲宗看了表。勃然大怒。道。韓愈這厮。毀佛謗聖。就該萬死。就要批旨加罪。虧的文武百官一齊伏奏道。韓愈乃本好學賢臣。雖不明佛道。觸犯聖怒。然推原其心。實是爲國望陛下開恩赦免。以闢進言之路。憲宗道。本內說傷風敗俗。這也罷了。怎說好佛便至短祚。豈非謗君百官又苦苦勸諫。憲宗方纔依允。降旨將韓愈貶做潮州刺史。卽日上任。羣臣謝恩而出。韓愈聞命大歎道。臣之一官一身。何足惜。只可惜堯舜禹湯相傳禮樂江山都

被這些妖僧蠱惑，竟做個髡緇世界。成何體統！但天子的聖旨已下，無處申告，只得悵悵去潮州上任。正是：君耳若不聰，臣心徒自苦。一日功雖無，千秋終有補。且說唐三藏聞知此事，與孫悟空說道：「我佛萬善法門，不過救世度人，實與孔子道德仁義相表裏。何嘗定在施捨？又何嘗有甚佛骨、轟傳天下？使舉國奔走若狂？今日韓愈這一道佛骨表文，雖天子不德，遭貶而去，然言言有理，垂之史策，豈猶梁武之後，又是我佛門三重罪案？孫悟空道：『愚僧造孽之罪，於佛法無損。韓愈此表，轉是求真解之機，且慢慢尋訪，自有緣法。』按下二人尋訪不題。且說韓愈被貶到潮州，深怪佛法，他也不見和尚，和尚也不敢求見他。一日因有公務到海上去祭神，天色晚了，離城五六十里，回來不及，要尋人家寄住。那山中人家，都是茅簷草舍，恐褻官體，不便去住，只有一個小庵，甚是幽雅。衆役稟知韓愈道：『偶然寄住，就是庵中也罷。』抬到庵中，韓愈下轎，舉頭一看，只見門上橫一匾，上寫浮因庵三字，疏疏落落，大有古意。走進去，並無佛家莊嚴體貌。到了佛堂中，止上面供着一尊古佛，佛面前只供着一盞琉璃盞，一燈焰焰，供案上一個香爐中，檀煙馥馥，其餘鐘磬經文之類，全然不見。東邊設一張禪牀，西邊鋪一個蒲團，上坐個半老僧人。那僧人怎生模樣？但見：形如槁木，而槁木含活潑潑之容；心似寒灰，而寒灰現暖融融之氣。穿一領破衲衣，睜睜珠光，戴一頂舊僧帽，團團月朗，不聞念佛，而佛聲洋洋在耳。未見參禪，而禪機勃勃當身。僧臘已多，而真性存存不老。世緣雖在，而凡情寂寂不生。智滅慧生，觀內蘊方知萬善法。師頸光頂禿，看外像但見一個和尚。那僧人看見韓愈，忙起身迎入佛堂，打個訊問道：「大人何來？山僧失於迎接。」韓愈道：「因祀神海上，歸城不及，要借寶庵下榻。」故爾到此。那僧人道：「只恐草榻非宰官斯栖之所，荒廚無伊蒲之供，未免褻尊。因吩咐侍者備齋，齋罷，遂送韓愈在東邊牀上安歇。自家卻在西邊蒲團上打坐。」韓愈因受佛骨之累，未免遷怒和尚，不甚接談。只自在禪牀上坐了半晌，見那僧人默默打坐，全不動念，心下暗想道：「吾閱僧人多矣，不是趨承貴勢，便是指佛騙人。乃這個僧人二者俱無，頗有道氣，不可以其爲僧而失之。遂復走下禪牀，到琉璃前閑步。那僧看見，也就立起身來陪侍。韓愈因問道：「老師大號？」那僧人答道：「法名大顛。」韓愈微

笑道。老師大定。何轉名大顛。大顛道。竊見世之顛者。往往自以爲定。則小僧之大定。以爲大顛。不亦宜乎。韓愈聽了驚訝道。高論所未聞也。因又問道。顛師旣爲佛家子弟。爲何經文不設鐘鼓寂然。大顛道。欲鳴鐘磬。恐惹外塵。不設經文。爲存古佛。韓愈聽了大喜道。師言爲妙佛旨了。然使天下尊宿盡如老師。我韓愈佛骨一表。亦可不上矣。大顛聽了說出韓愈二字。亦驚問道。莫非就是昌黎大人麼。韓愈道。正是。老師深山高衲。俗吏姓名。何亦掛齒頰。大顛道。韓大人斗山重望。孔孟真傳。方今海內一人耳。小僧雖寄迹外方。實潛心大道之中。一代偉人。敢不傾慕。但韓大人官居八座。爲何遠刺一州。又所說佛骨。卻是爲何。韓愈道。此乃敗壞佛門之事。本不當聞之老師。然老師主持正教。決不庇護邪魔。就說也不妨。鳳翔有個法門寺。妄傳昔年陳玄奘法師坐化其中。遺下佛骨。佛牙藏在塔內。每三十年一開。時和年豐。前日法門寺住持生有和尚。奏說今又正當三十年開塔之期。請聖駕臨觀。今上憲宗皇帝信以爲然。命文武百官躬至鳳翔。將佛骨迎入大內。供養觀瞻。引得些惡僧。燃指焚頂。男女布施。不惜身命資財。傷風敗俗。竟令帝王體統掃地。我韓愈看不過。因上佛骨一表。細陳弊端。聖上大怒。欲加典刑。賴朝臣保奏。故貶官至此。大顛聽了道。大人此表。不獨爲朝廷立名教。實爲佛門掃邪魔矣。今雖未聽。而千秋之後。使焚修不復。侵政治之權者。必大人此表之力也。韓愈道。此表之爲功爲罪。俱可勿論。只可惜塗首泥足。耕種之米麥。風餐水宿。商販之資財。不孝養父母。惠愛宗支。俱擲於無父無君。不耕不織之口腹。以妄希不可知之福。豈不愚哉。大顛道。大人慈悲之心。可謂至矣。但墮落者深。一時提拔不起。沉迷者久。一時叫喚不醒。枉費大人之力。韓愈道。正爲如此。老師何以教我。大顛說道。老僧竊以爲以水沃火。而愛火者必罪水之殘。不如以火之靜。制火之動。而火自就於爐。而無延燒之害矣。韓愈聽了。豁然大悟道。顛師法言微妙。愚解未詳。願明教之。大顛乃道。韓老大人儒者也。以儒攻佛。而佞佛者必以爲謗。羣起而重其焰。若以佛之清淨。而規正佛之貪嗔。則佛好者雖愚。不亦能爲左右袒而不思所自矣。韓愈拱手道。老師法言。殊有條理。只是當佛法。盡是貪嗔。若清淨無爲。捨老師而誰。大顛道。老僧叨庇平安。不焚不誦。山中禪定久矣。今旣舉

世邪魔。誠使我佛爲有識者。謂則老僧又義不容之出矣。韓愈大喜道。得老師慈悲。功德無量矣。大顛道。老僧雖出。亦不必有濟。但盡我心耳。二人講得投機。彼此敬愛。當夜各各就宿。到次日早起。韓愈盥櫛罷。大顛命侍者奉上齋來。齋罷。韓愈欲起身回城。因執大顛手說道。老師昨夜之言。不可忘了。大顛道。言出於心。心卽是佛。焉敢謊言。韓愈大喜道。老師不誑。足徵我佛有靈。我學生到州中。卽遣人來迎。大顛許諾。各各珍重。而別。正是真儒了不異真儒。一樣光明。火卽燈。門隔人天多少路。此心到底不分層。韓愈到了州中。放下此事。遂卽遣人具車馬。將大顛法師迎請到州。朝夕與他講論佛法。大顛所說。皆有微妙之義。甚合韓愈之心。遂留連月餘。方纔送他起身。這一去。有分解。不響驚雷能震世。迴光白日善窺人。此去不知大顛如何作用。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大顛僧盡心護法 唐三藏顯聖封經

詩曰。聖人何事欲無言。蓋恐因言失本源。清淨禪心非月指。糊塗佛法是風幡。

但談果報何其妄。止望施財豈不窳。萬派千流徒浩渺。曹溪一滴是真源。

話說大顛師欲易佛法。別了韓愈。竟上長安。不一日到了。要尋個庵兒歇腳。此時長安佛教正盛。各庵觀寺院。巴不得有個老僧在內居住。或是講經。或是說法。皆可興旺山門。見了大顛。人物奇古。言語清爽。皆殷勤接待。留他居住。大顛師看見繁華熱鬧。全沒僧家氣味。轉不肯住。卻尋至城西。見一個小庵。上寫着半偈庵三字。門前一灣流水。幾株松樹。甚是幽僻。因步了入去。荒荒涼涼。佛堂中竟不見一人。立了一會。又不見有人出來。只得穿入佛堂後。叫一聲。有人麼。只見香積廚走出一個老和尚來。看見了大顛。忙迎到佛堂中。問道。老師何來。貧衲因廚下炊爨。有失迎接。大顛道。這等驚動了。貧僧從潮州遠來。尙無棲止。欲借寶庵。一蒲團地。爲掛衲之所。不識老師肯容納否。那老僧笑道。佛門庵院。凡是佛家子弟。都有分可住。怎說個容不容。只是我看老師這等道貌。是自禪林尊宿。何不到洪福寺化生寺。這些大叢林安享。卻來此受寂寞。大顛道。寂寞正僧家之習。

安享非佛門所宜。故不敢去。而願來此。那老僧又笑道。這乃是小僧疏懶人的念頭。怎麼老師不遠千里而來。也是這般說。既是這等。請裏面坐。遂邀大顛到他房裏。忙取茶來吃。那老僧方纔問道。老師大號。大顛道。小顛法名大顛。就問老師大號。那老僧道。小僧賤號懶雲。大顛道。長安寺院。盡皆富盛。須得祖師會講經。募化。懶雲道。不瞞老師。小僧雖做和尚。其實不通佛法。又性情疏懶。又不會募化。又不會講經。故此淡薄。大顛道。當今法師。不知推尊何人。懶雲道。第一要算法門寺的生有法師。人物生的齊整。又口舌利便。問一答十。今上憲宗皇帝十分寵愛。前日因迎佛骨入大內。僧俗混雜。不成朝廷體統。惱了一位大臣。叫做韓愈。上疏極諫。甚言崇佛之非。憲宗大怒。將韓愈貶爲潮州刺史。生有法師。主奏道。韓愈謗毀佛法者。皆緣天下人之不明佛法也。天下不明佛法者。皆緣不會開得我佛如來的這三藏大乘經文也。乞陛下勅天下寺院。敦請有道法師。開壇講解。使天下佛法大明。則在朝白無異議之人也。憲宗信以爲然。遂降旨着天下寺院。皆延法師講解。如今長安城中大小寺院。皆要立壇講經。此皆生有法師請的旨意。有功佛門。所以推尊他爲第一大顛道。可知幾時講起。懶雲道。聞說明年元旦。且講起大顛道。原來如此。自此遂在半偈庵住下。心下想道。佛教今已盛極。若再令天下講經。這些俗講師。定以果報施財爲正解。豈不令我佛萬善妙法。轉爲朝廷治世之蠹。我既出山。豈容坐視。恐怕又不確。又到各處去訪問。人人皆如此說。方知是真。遂寫了一道表文。親自到朝門。煩黃門官轉奏。此時天子正然信佛。黃門官見是和尙。不敢攔阻。遂接了傳達進御。憲宗皇帝只道又是講經說法之事。忙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潮州府淨因庵臣僧大顛。謹奉奏表爲請正佛法事。竊聞我佛之教。蓋以清修爲本。度世爲宗。清淨則宜無爲。度世則宜愛衆。我太宗之時。求來三藏經文。亦是清淨度世之意。近日僧人貪愚者多。不識我佛清淨之心。惟以莊嚴外像。爲尊崇奉佛。信士又不知我佛度世之理。惟以施財焚誦爲信心。登壇說法者。又不達經文微妙之旨。又惟以延年獲福爲引誘。流行既久。而以訛傳訛。幾令我佛爲貪財好佞之魁首。豈不冤哉。仰見陛下。心是佛。念念慈悲。但惜庸僧之能靜宣德意。默沛皇仁。遍啟叢林。致令清淨法門。裝成喧闐戲局。

甚非正道。今又聞降旨令天下講經。固陛下闡揚佛教盛心。但恐講解不明妙義。終以延年獲福爲辭。則大藏大乘真經。又演作小乘之法矣。諒我佛造經。與太宗皇帝求經流傳中國之意。當不如是。伏乞收回成命。漸謝外緣。使我佛正教。與陛下聖道。同耀中天。則天下幸甚。倘必欲講明大法。亦須勅使訪求智慧高僧。若耳目前俗習之徒。臣僧未見其可也。憲宗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心下沉吟道。朕與佛教。凡是和尚皆交口贊揚。怎麼這個和尚。轉勸朕清淨。然細思其言。亦似有理。欲待批准。又念數年崇佛。豈可因一言而廢。欲待罪他。又念他也是爲正佛教。一時狐疑不定。一面令黃門官傳旨。令大顛暫退候旨。一面遣中使召生有法師入見。大顛得旨。自回半偈庵。不題。卻說生有法師。承召入見。憲宗卽命賜坐。遂說道。今日有一僧上本勸朕以清淨奉佛。不知是何意見。特宣法師商酌。就將大顛的表文。付與生有親看。生有纔看得兩行。便顏色改變。及看完了。早不覺紅了臉皮。怒說道。此僧乃佛門之敗類也。陛下不可聽信。憲宗道。何以見其敗類。生有道齊梁異代奉佛之事。則遠且莫論。只就本朝太宗皇帝。到今二百餘年。誰不以焚修莊嚴爲奉佛之善。獨欲以清淨反其道。非敗類而何。窺其意必有所圖。因又將表文細看。忽看見潮州府三字。復爲憲宗道。陛下看出麼。憲宗道。朕未看出。生有道。此僧潮州人。韓愈爲佛骨新貶潮州。此僧突然而來。二人朋比爲奸。固可知矣。憲宗半晌道。韓愈儒臣。此僧釋子。道不同也。焉肯朋比他人。而自毀其教。法師還須原諒。生有道。若非朋比韓愈爲奸。必是見臣等遭際聖恩。欲反其說。以爲進身之旨。憲宗點首道。此或有之。待朕加察。法師且退。生有辭出。憲宗遂叫一個老成內臣。吩咐道。你可細細去訪察那個大顛和尚的行藏來。奏我內臣領旨去。訪察不題。且說生有法師回到洪福寺。深恨大顛破他佛教。欲要暗暗害他。又畏皇帝精明。不敢動手。只得悄悄吩咐幾個徒弟法孫。去引誘他那貪嗔淫慾之事。并察他破綻。卻說自大顛上表之後。滿長安皆轟傳其事。以爲奇談。有一等佞佛指望庇佑的。笑罵以爲胡說。有一等正直光明之士。夫皆驚異道。如何佛教昌熾之時。忽有此不染高僧。都來拜訪。又見他沉靜寡欲。盡皆欽敬。一日忽有二三個少年沙彌。一個叫做慧眼。一個叫做聰耳。一個叫做廣舌。都生得俊秀。

非常來拜見大顛道。弟子輩聞老師道高德重，爲聖天子欽敬，願侍法座。早晚受教。大顛道：你自有佛，何必來求老僧。老僧有何道德，敢爲你之師。廣舌道：聞得皇上深信老師之言，不日就要拜老師爲天下大綱，都總釋教。富貴過於王侯，弟子若蒙老師收留，座下便可稍分寵榮。大顛聞言大笑道：此言一發，差了。爲僧既入空門，且無一身，何爲官職。况乎富貴，况乎寵榮。廣舌又道：老師雖以清淨爲宗，不慕富貴，似這樣隻身蕭寺，獨不畏寂寞乎。大顛笑道：老僧清淨中，開眼見聖，合眼見佛，天地萬物盡現吾心，應接不暇，何爲寂寞。三沙彌無言可說，再拜而退。一日忽又有兩三個和尚，一個叫做虛傳，一個叫做玄言，來見大顛，慌忙報道：老師禍事來了。法門寺生有法師奏稱，老師謗毀佛法，阻撓善事，朋比韓愈，譏刺天子，皇上聽信其言，早晚間將加大罪於老師。弟子輩念老師孤立於此，特來通知。老師須早爲之計。大顛又笑道：死生夢幻，一視久矣。三師獨不聞乎。虛傳道：聞是聞的，但思老師孤雲野鶴，何不早早遁去，斬斷葛藤。大顛笑道：老僧若遁去，豈不令我佛爲逋逃主耶。三和尚恐嚇他不動，只得去了。又有化生等寺，俱來迎請他說道：這小庵非老師住錫之所，還須到大叢林有體面。大顛笑道：同一佛地，有何大小，決不肯去。又有送袈裟衣帽的，都拒絕不受。這些光景，那內臣都打聽的確，一一奏報憲宗。憲宗暗羨道：這方是真正佛門弟子，就要批准他的表文，當不得左右近侍都與生有法師相好，忙將此信報知生有。生有着了忙，遂邀各寺有名講師，共有數十人，又求了五六个寵愛大臣，一齊到殿上懇求道：佛法雖以清淨爲宗，若皈依佛法者，也一味清淨，何以見闡揚佛教之意。必須焚修莊嚴，方祈求我佛慈悲延年永祚。就是講經，未必盡臻微妙，畢竟令天下講解互相發明，方漸有悟入。倘置之高閣，不講不解，豈不令我佛真經，竟成無用之物乎。况聖上從前許多善果，若我佛鑒知，定降福壽，豈可因人妄言，盡棄前功。伏望聖慈垂察，憲宗聽奏，沉吟不語。衆大臣又代爲奏請道：講經之旨，已頒行天下，天下信士已傾耳久矣。今若反汗，未免失崇佛信心之望。憲宗心下雖尚躊躇，卻撇不過衆人面皮，只得批旨道：講經仍遵前旨，但勅大顛任意各事糾察，有不合佛旨者，拈出奏聞改正，以全善果。生有并衆僧得旨，方謝恩退出。

心下一喜又還一憂。喜的仍舊講經。憂的是大顛糾察不題。正是好佛本來求定性。爲僧何苦反勞心。總然講出西來意。終帶長安名利音。卻說唐三藏與孫悟空正在長安城中尋訪真解之人。忽聞知大顛上表。又講經糾察之事。不勝驚喜道。這和尚那裏來的。倒有些意思。訪知在城西半偈庵掛鉢。遂仍舊變做兩個疥癩和尚。到庵中觀看。此時大顛正在菴中合眼打坐。唐三藏與孫悟空入來看見。見他頭頂中露一點佛光。面上見十分道氣。體結青蓮。骨黃白法。兩眉分靈慧之色。雙耳垂大智之容。布衲塵中。雖尙是中國僧伽。蒲團物外。已如是西方佛器。唐三藏與孫悟空看見大顛有些根器。十分歡喜。又見他合眼默坐。因上前大喝道。如來將爲人嚼死。這和尚好忍心。不去糾聽。卻躲在此處打瞌睡。大顛聽了。就如驚雷一般。急開眼看時。只見兩個疥癩僧人立在面前。心知有異。忙起身禮拜道。小僧何敢忍心打瞌睡。正在此處世尊敲牙拔舌。不期二位降臨。有失迎接。唐三藏與孫悟空相顧而笑道。好好好。雖敲拔不盡。也要算你救主之功了。大顛道。敢問二位法師大號。有何因緣飛錫於此。孫悟空道。此位家師號大莊。弟子乃吾心侍者。若問到此因緣。卻是特來尋你。說罷。又與唐三藏相顧而笑。大顛見二人言語俱有妙旨。知是異人。因再拜道。弟子雖有志佛門。卻託身遠土。未遇明師。尚淹肉體。未具神通。幸遇二位佛師。望發慈悲。三藏又笑道。要我慈悲。不如還是你自家努力。大顛道。敢不努力。但努力無路。所以求二師慈悲。三藏道。有路無路。只是到臨期不要推諉。說罷。遂同孫悟空大笑而去。大顛急要留時。已去遠不可追矣。正是話有機。言有鋒。相逢一笑已成宗。若從字句求靈慧。尙隔千里與萬重。卻說唐三藏見了大顛有些道行。可充求解之人。滿心歡喜。與孫悟空商量道。求解之人到有了。只是當今講經正盛。盡自道旨微妙。誰肯回頭去求真解。孫悟空道。這不難。待他臨講之時。我與佛祖同現舊日原形。顯個神通。將他經卷封起。使他欲講無經。然後將我佛木棒一喝。不怕他不回心去求真解。唐三藏大喜道。必須如此大妙。不幾時到了元和十五年元旦之期。各寺俱奉講經之旨。搭起法壇。皆延有名法師。互相爭勝。惟洪福寺乃生有法師親身登壇。常恐天子臨幸。百官聽講。故比他寺更加興頭。合寺僧先在大殿上誦過經文。做過法

事將到已時。方幡鑼鼓樂。迎送生有法師登壇。壇下聽講俗僧之人。挨擠不開。生有法師正要開講。忽人叢中有人叫道。那和尚休得胡講。污辱了我佛大乘妙法真經。辜負了我師徒求經善念。生有聽了。着了一驚。擡頭看時。卻是兩個疥癩僧人。手執木棒。在壇下吆喝。因怒答道。我奉聖旨講經。你是何處狂僧。敢來毀謗。唐三藏道。你既奉旨講經。我且問你。經是何物。爲甚要講。生有道。經乃我佛靈文。不講何以宣揚善果。唐三藏又問道。善果必符講經宜揚。則未講之先。與既講之後。經何在。善果又何在。且三藏經文。從那裏講起。若說一言可核。則此經何須三藏。倘必三藏盡宣。則今日之講。無乃掛漏。生有一時答應不出來。唐三藏因大喝一聲道。妖妄野狐。還不下來。將手一舉。那條木棒。雖未離手。不知不覺。照生有臂頭一下。打得生有魂膽俱無。忙滾身下壇。拜伏於地。連稱不敢。許多徒弟。徒孫。看見生有如此不成模樣。忙來扯他道。法師請自尊。生有纔待扒起。被孫悟空又喝一聲。依然伏地。道不敢。衆僧無法。只得飛奏憲宗道。法師正登壇講經。不知那裏來了兩個疥癩僧人。手拿着一根木棒。將法師亂打亂攪。經筵欺滅聖旨。特來奏聞。憲宗大怒道。何物妖僧。敢如此大膽。着錦衣衛火速拿來。許多校尉領旨。忙同衆僧。作眼來拿。到了洪福寺。看了兩個疥癩僧人。欲待上前拿他。不知何故。只是不能近他。因說道。奉聖旨拿你二人。快去見駕。唐三藏道。我二人奉佛旨。也正要見駕。遂大踏步走入朝來。衆校尉但遠遠圍繞。到了殿前。看見憲宗。唐三藏合掌當胸。將身一控道。貧僧問訊了。憲宗大怒道。你是那裏來的兩個野僧。如此大膽。唐三藏道。我們是西方極樂世界來的。憲宗道。若是西方佛地來的。必知禮法。怎麼見朕不拜。唐三藏道。若論爲僧見駕。自當禮拜。但貧僧與陛下不同。憲宗道。有甚不同。唐三藏道。貧僧曾蒙先朝太宗皇帝賜爲御弟。又有求取真經之功。今又忝在西方成佛會下。故乞陛下優容。憲宗笑道。野僧一味胡道。朕聞得賜御弟及求經。是陳玄奘法師之事。今已二百餘年。坐化成佛久矣。你兩個疥癩僧人。怎敢妄扯爲己事來。朦蔽朕躬。況陳玄奘法師的聖像。我太宗皇帝俱有畫下的。藏在御苑。遂命取來一對。叫你兩個死而無怨。唐三藏笑道。真金不怕火。就取來對一對。何妨。憲宗道。這經就真是你求來。今日朕在此命。

僧人講解。也是成全前人善果。你爲何到此攪亂。唐三藏道。我佛造經與當初太宗命我求經。皆度世婆心。只因經到之日。限於藏數。要繳還經旨。不及講解。故世上止有真經。并不識真解。以致後來這些愚僧胡言亂語。將我佛大乘妙法。弄做個騙詐良方。哄的天下愚民。焚頂燃指。不惜身命。不獨將佛門敗壞。且令陛下的國體損傷。故我佛慈悲。命我貧僧將這一條木棒打盡天下邪魔。一張封皮封起三藏經文。免得衆生漸漸墜落。憲宗聽了。聳然道。經文遍滿天下。如何封得。唐三藏道。待貧僧封於陛下看看就是了。幾個內臣已在御苑捧來。唐三藏的畫像來懸掛於上。憲宗手指道。此方是唐玄奘法師遺像。你二人可自看一看。像也不像。唐三藏道。怎麼不像。陛下請看。一面口裏說。身子早與孫悟空均現原形。唐三藏毗盧帽錦爛袈裟。腳踏蓮花。起在半空。孫悟空火眼金睛。手執木棒。侍於左側。憲宗與滿朝文武看見。盡皆驚喜非常。忙走下龍座來瞻仰。唐三藏從從容容於袖中取出一張錦字封皮。付與孫悟空道。快去將天下經文盡皆封了。孫悟空接了。將身一縱。早已不知去向。憲宗忙舉手向天道。俗僧講經。固非傳經之意。佛師奉經不講。又恐非求經之心。還求佛師開一綫入天之路。唐三藏道。既陛下下心。心在道。不消求我。只須再遣一人。如貧僧昔年故事。歷萬水千山。重到靈山去求真解來。那時再解真經。自保陛下國泰民安。說方了。孫悟空早已飛至唐三藏面前。復命道。奉旨天下經文俱已封了。憲宗君臣看見這般靈顯。俱倒身下拜道。願求真解。唐三藏合掌道。陛下保重。貧僧要繳經旨去了。說罷。一朵祥雲冉冉騰空而去。正是若非佛祖呈慈像。那得凡夫肯信心。不知憲宗果遣人上靈山求真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大顛僧承恩求解 唐祖師傳呪收心

詩曰。霧霧雲雲烟復烟。誰知頭上有青天。忽然一陣香風送。畢照鬚眉日月前。

又曰。尺繩入鼻好牽牛。曳得驚來是釣鈎。度世有仁仁有術。金剛見佛自低頭。

話說唐憲宗皇帝同滿朝文武親看見唐三藏與孫悟空現出佛身親吩咐求解然後冉冉騰空而去不勝驚喜始悔從前好佛之誤就打點要出榜招求真解之人卻說生有法師被打正驚懼昏曠忽侍者報唐三藏已駕雲去了方回轉來自覺沒趣只得定安神又入朝奏道遣人求解固是善緣然奉旨講經實非邪道臣前在洪福寺講壇既已親承佛旨不敢開講矣但天下及長安城中各寺奉旨已久現正值講時恐停止不及乞聖恩令其遵旨講完講完後再行停止庶不至違悖聖旨憲宗道既停止不及聽其講完可也正說不了只見各寺講師都紛紛入朝啓奏道衆僧正遵旨登壇講經忽半空中降下一個火眼金睛尖嘴縮腮的神聖手持一張金字封皮在經文上一幌道奉佛旨封經說罷就不見了臣等再展經時那經文就像粘成一片的再揭不開不知是何緣故特來請旨定奪寺寺皆如此說憲宗聽了滿心驚喜道佛法有靈如此敢不信心求解因召生有法師上殿道昔太宗皇帝求經虧得陳玄奘法師應詔太宗感激賜爲御弟今朕欲求真解必得親信之人可代行朕之親信無如法師若不辭辛苦代朕一行朕亦與法師結爲兄弟不識法師意下如何生有聽了驚得滿身汗如雨下戰兢半晌方答道臣蒙聖恩安敢辭勞念臣生於長安長於長安從未曾出長安一步外面徑路全然不識如何歷得萬水千山憲宗笑道法師既不識路何以指迷生有答道人各有能有不能臣雖不能遠求真解若是佛前焚修祈保聖壽無疆則臣不敢多讓憲宗笑道法師若能祈禱又勝似求解多矣因又問丹墀下衆僧道生有法師已失朕之望矣不知汝衆僧中有能出類拔萃不辭辛苦以成朕志者否衆僧聽了似泥塑木雕無一人敢答應憲宗默然不悅生有只得又奏道求解遠赴靈山臣僧尙不能應召衆僧安能承命臣保舉一人定然去得憲宗道法師保舉何人生有答道就是前日請正佛法今奉命糾察講經的大顛和尚憲宗道法師如何知他去得生有道他表上原說若要講解必求智慧之人今日着他求解正是他的本念況他是潮州僧人既可從潮州到此便可由此西往靈山臣僧所以保他去得憲宗聽奏沉吟道此僧或者去得也未可知但朕曾查考舊事聞得這裏到靈山有十萬八千里程途且一路妖魔甚多生死相

關若不十分忠愛於朕。豈肯受此跋涉。就是朕以威勢強之而去。他到半路心生退悔。又安能成功。這大顛和尚自潮州偕遠而來。到此上表請正佛法。其志可嘉。又因法師苦請講經。命他守候許久。竟未降旨。昨雖有糾講之命。今又無講。可糾。皇恩毫未沾彼。忽命他歷此艱險之途。恐非人情之願。莫若還出榜招求。他果有志。自慨然前行。他若無心。強之何益。生有不敢再言。只得率領衆僧退去。正是從來木朽蠹方生。讒佞何曾亂聖明。若要西天求佛去。先須中國順人情。一言搶白羞於撻。滿臉通紅罪似黔。靜夜問心無愧怍。不揪不採有餘榮。憲宗退朝。卽命大臣議出榜文。招求真解之人。不數日。天下各寺紛紛奏報封經之事。都說有個火眼金睛神聖降壇。憲宗聞知。愈加敬信。連旨催出榜文。掛於皇城之外。那榜文寫的明白。道爲詔訪高僧。西遊求解事。蓋聞佛法既今古常明。高僧自後先遞出。昔我太宗皇帝垂慈。遠取真經。雖已流傳。昨蒙陳玄奘法師顯示。我佛靈解尙藏靈鷲。未及頒來。朕思真經必須真解。方足宣揚。朕雖涼薄。安敢墮棄前功。今發大願。訪求高僧。如玄奘法師者。遠上靈山。祈請真解東來。以完勝事。倘有志行尊宿。慨然願行。朕當如玄奘法師故事。賜爲御弟。竭誠恭奉。決不食言。須至榜者。元和十五年正月日。這邊張掛榜文不題。卻說大顛自奉了糾聽講經之後。生有法師便要請他同登臺上。他道聖旨是各寺任意糾講。不肯定在一處上臺。時常在衆人中竊聽。這日正在洪福寺默察。生有舉動。見唐孫二佛師顯靈封經。訪人求真解。就打算上疏請行。今見榜文掛出。因走到榜下。對守榜太監說道。西天求解。貧僧願奉聖命而往。伏乞列位老公奏聞皇上。衆太監看見敬皆歡喜。忙扯住問道。老師大號。大顛道。貧僧卽是奉聖旨糾察講經的大顛。衆太監聽了。忙入宮奏知。憲宗大喜。道。畢竟還是這和尚。信乎根器自有真也。卽命召入。大顛承命趨拜金階畢。憲宗召入殿上賜坐。因先開口道。前日法師請正佛法一表。朕十分感悟。卽欲降旨從事。不意又爲左右衆僧所惑。苦請講經。朕故敕法師糾察。待有所失。然後罪之。彼無說也。今幸我佛有靈感。得陳玄奘法師臨壇顯示。親說求解因緣。然後知法師前表之深明佛法也。正欲起創叢林。供奉佛師。以張正教。且得時聆微妙之法。不意西天求解之役。法師又慨然請行。足見人至真修。

與俗習外緣相去天淵也。大顛奏道：佛門弟子，理合奉行佛教。前之請正，今之請行，原非二事。憲宗道：法師心是佛，固不辭勞，但萬水千山，隻身而往，其中不無險阻。法師亦何所恃而不恐？大顛道：佛法無邊，因緣有在。貧僧一無所恃，就是貧僧的所恃了。憲宗連連點頭道：法師妙論，已空一切，定不負朕之所望。遂命賜齋，齋罷，憲宗又說道：朕榜文有言，倘有尊宿肯行，朕願照玄奘法師故事，賜爲御弟。今法師既慨然願行，朕當擇日與法師定盟。大顛奏道：此雖聖恩，然天尊地卑，君臣大倫，臣僧安可亂也。若論大倫，是先犯佛門貪妄之戒，何敢遠見世尊，望陛下榮臣僧以義，不當罰臣僧以罪。憲宗聽了，口內歎息不已道：真佛種，到是朕失言也。但何以爲情，因命近臣勅洪福寺僧人，速具香花燈燭、幢幡寶蓋，奉迎大顛師歸寺暫住，以待擇日啓行。大顛忙奏道：我佛門以清淨爲宗，臣僧大顛正欲以清淨之旨，正己正人，若喧闐迎送，移入大寺，便墜落邪魔，則求真解無路矣。憲宗大悅道：朕從前好佛之誤，聞法師高論，已悔八九矣。但法師既不願移住大寺，今卻歸於何處？大顛道：臣僧原住半偈菴，憲宗因問近侍道：半偈菴在何處？近侍奏道：半偈乃小菴，在城西僻地。憲宗笑道：法師不住大寺而住半偈小菴，可謂心持半偈萬緣空矣。卽賜號半偈法師。大顛謝恩退出，竟獨自步回半偈菴而去。正是一心淨後，一心淨，萬法空時，萬法通，漫道寸絲俱不掛，寸絲不掛妙無窮。卻說大顛自憲宗賜號半偈人，都稱他做唐半偈。唐半偈回到菴中，嬾雲聞知此事，接着說道：西天真解是個苦差，大寺裏那些和尚，每日受朝廷供養，美衣美食，何不叫他去。老師卻攬在身上。唐半偈道：真經失旨，求解解經，正佛門大事，我旣爲佛門弟子，安敢推諉他人，自不努力。嬾雲道：我不是叫老師推諉，老師是遠方人，不知這求解利害。半偈道：有甚利害？嬾雲道：我們生長長安城中，時聽得老人家說起，求經這條路，有十萬八千里之遙，一路有千妖百怪。當時玄奘法師去求時，虧了觀世音菩薩點化他，收了三徒弟。大徒弟叫做孫行者，二徒弟叫做豬八戒，三徒弟叫做沙和尚。這三個徒弟，大抵有降龍伏虎的神通，斬怪降妖的手段，方纔到得靈山，求得真經回來。老師你一個人手無寸鐵，如何去得？半偈說道：西天有路，貧僧且腳走一步，是一步，怎麼去不得？就是玄奘法師出門時，

三個徒弟在那裏。若說千妖百怪。吾心自有一佛。怕他怎的。懶雲道。老師說的。都是迂闊套頭的話兒。只恐到臨時有許多難哩。半偈道。天下最難之事。無過一死。貧僧有死無二。有甚難處。正說不了。忽見前日那兩個疥癩僧人又走進來。大叫道。好和尚。不可畏難。這求解之事。乃天下的福緣。海深的善果。須要努力。就要徒弟也不難。我包你三個。唐半偈看見。知是唐玄奘孫悟空的變像。忙伏地拜求道。蒙佛祖慈悲。勉策努力。已承求解。不敢推諉矣。但恐一身一心。難歷這萬水千山。尙望二佛祖慈悲。若有徒弟。賜得一個幫扶。幫扶也好。唐三藏道。有有。你起來。我有一篇咒語傳你。這原是我佛的定心真言。你可牢記讀熟。每日三時默誦。自然先有一個神通廣大的徒弟來助你。上西天。唐半偈聞言大喜。忙跪於唐三藏面前拜受真言。唐三藏附耳傳了真言。又叫孫悟空將木棒付於他道。這一條木棒。是我佛的法寶。命贈與汝。若遇邪魔外道。只消持此一喝。自當潛形歸正。唐半偈再拜而受。欲要再問時。唐三藏與孫悟空已起在半空中說道。只要你信心努力。成就我的前志。若到危急之時。我自來救你。說罷。漸入雲中不見了。唐半偈伏地禮拜不已。懶雲看見嚇的只是磕頭道。活菩薩。活菩薩。這等顯靈。顛老師只管放心前去。定取解來。我小僧再不敢多嘴了。唐半偈起身作謝道。老師阻勸。皆是善言。深感不盡。自此之後。每日早晚三時。必將定心真言默念十數遍。這裏默念真言不題。不知道這真言果有些妙處。又不見動廣長之舌。又不見有仙梵之聲。又沒處尋圓通之耳。不覺一音一響。早已從南瞻部洲長安城中直貫到東勝神州花果山水簾洞孫小聖頭腦中來。正是相關痛癢無千里。縛束頭臚沒半絲。若說人天多失誤。此心端的不差池。卻說孫小聖自受祖大聖之教。每日只在洞中修心養性。以待進求正果。因他外慮不生。內裏卻十分快活。不期一日清晨起來。頭裏有些疼痛。疼痛了半晌。方纔得定。到了午間。忽然又痛起來。又痛了半晌。方定了晚上。忽然又痛。一連三五日日俱是這等。用手在頭上摸。都是那金箍兒束得疼痛。因想道。前日祖大聖原說。這箍兒是我的魔頭。這莫非就是這箍兒魔。我又想道。我戴了許久。爲甚不痛。這幾日爲何忽痛起來。日日痛不過。只得來問通臂仙。通臂仙道。我聞得當初老大聖頭上也有個金箍。

兒乃是觀世音菩薩教唐三藏收束老大聖的法術。老大聖若不受教。唐三藏便念起咒來。老大聖便頭痛欲裂。今日大王這等頭痛。想是有人暗暗念咒。孫小聖道。若果如此。怎生解救。通臂仙道。必須尋着那念咒人。求他不念了。方可解救。孫小聖道。念咒的知是何人。叫我那裏去尋。通臂仙道。有痛處便有來處。有來處便有尋處。孫小聖忽然大悟道。有理。有理。清晨起來。將近痛時。他先默然向南而坐。一心緊對着金箍兒上。果然有些奇異。不多時。忽當頭一點痛起來。漸漸痛到兩邊心下。想道。從當頭痛起。這念咒的想在南方。又疑惑頭痛定從當頭起。到了午間。他便側過身來向西而坐。真也作怪。忽一點痛不從東半邊頭上起。他猶不信。到了晚間。他不側身向西而坐。果然不差一點痛不從西半邊頭上起。孫小聖驗准了心下方喜道。這個念咒的定在南方無疑了。挨到次日。遂一路筋斗雲向南而去。不多時。早到了南贍部洲。按下雲頭一看。已是大唐國界。再將頭驗一驗。這痛卻不在南方。又轉到西方了。尋來尋去。直尋了住雲頭。徐徐回西尋來。直尋到長安大國城中。這點痛又在北方了。尋到北。這點痛又在東了。尋到東。這點痛又到西了。尋來尋去。直尋了兩日。方尋到城西半。偈菴。此時還是清晨之時。他頭尚未痛。菴門前坐了一會。見沒動靜。起身走入菴中。東張西望。漸漸交到午時。只見內裏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和尚來。雙趺伽着。脚兒打坐於佛座之前。口雖不開。卻像默默念經的一樣。那和尚纔坐下。不一刻。這孫小聖頭上早已岑岑痛矣。欲要就上前問他。又恐錯了。只得忍着頭痛在牕外偷看。正痛到極處。忽又見一個和尚雙手捧了一杯茶。送與那打坐的和尚道。老師父請用一杯茶。那打坐的和尚忙立起身來。接道。多謝老師。那裏二人說話。這裏孫小聖頭早不痛了。不一時吃完了茶。收了盃去。那和尚依舊坐下。照前像念經的一般。這孫小聖的頭不知不覺又痛起來。孫小聖方認得真了。再忍不住。忙走進佛堂。雙膝跪在唐半偈面前道。老師父。我前世與你無冤。今世無仇。你爲何在此咒我。唐半偈忙擡頭一看。只見一個尖嘴縮腮。獠猴般的人。雙手抱頭。跪在地下說話。因答道。貧僧自持定心真言。何常咒你。孫小聖道。你不呪我。爲何你念咒。我便頭痛。唐半偈道。那有此說。我不信。孫小聖道。你不信。試再念念看。唐半偈依言又默默

念將起來。纔念動孫小聖的頭。早痛起來。卽連叫道。老師父。莫念莫念。唐半偈。心知是真言有靈。徒弟來助。要借此收服他。便默念不住口。痛得小聖抓耳揉腮。滿地打滾道。老師父好狠心。弟子不憚萬里尋聲而來。求老師救苦。叫你莫念。爲何反念得狠了。唐半偈方住口道。你是什麼人。從何處來。怎生知道是我咒你。可實實說來。我就不念。孫小聖因唐半偈住了口。他便頭不痛了。忙扒了起來。仍跪在半偈面前說道。老師父面前我不說謊。我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仙石中生。身姓孫。名履真。別號小聖。因修成道法。撞入王母瑤池。坐索仙桃。仙酒。玉帝得知。着三界五行諸神捉我。被我一頓棒打。得東倒西歪。又打出南天門。無人抵敵。玉帝無法。訪知我老祖在西天爲佛。只得苦苦請了我老祖調停。我因受老祖之命。故這幾年。在山中行心養性。不敢生事。我老祖怕我野心不定。臨行。又將這金箍兒套在我頭上。說道。這就是你的魔頭。你的正果。卻也在這個箍兒上。一向安然無事。這幾日。忽然束得頭痛起來。想是我的魔頭到了。又正是我的正果。該成了。故從花果山直尋到此間。纔得遇見老師。老師念咒。咒我眼見得是我的魔頭了。但正果也要在老師身上。唐半偈道。且問你。老祖何人。孫小聖道。我老祖乃昔年唐三藏佛師的徒弟。孫大聖。今已證果爲鬪戰勝佛。半偈聽了。滿心歡喜。道。我佛有靈。我佛有靈。只管點頭。小聖因問道。老師連連點頭。稱佛有靈。其中必有緣故。且請問這咒語是誰傳的。爲何一向不念。老師父是何法號。並求指示。半偈微微笑道。我說與你。我說與你。正是雪隱鷲鷲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不知唐半偈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心猿求意馬 東土望西天

詩曰。圈兒跳不出。索子自牽來。始信無爲法。爲之何有哉。

又曰。茫茫一團氣。乃出東西天。天且爲地限。於人何有焉。

話說孫小聖因爲頭痛。直尋見了唐半偈。說出真情。轉問唐半偈。是何法號。咒語是誰人傳授。唐半偈因說道。

我法名大顛。今上皇帝賜號半偈。原是潮州人。只因見佛教淪入邪魔。上表請正。前因未蒙聖旨。故居此菴待命。近因各寺奉講經之命。感得唐玄奘佛祖與你老祖親臨法壇。顯示神通。將三藏真經都封了。又明說我佛真經。必須求我佛真解。方得宣明度世。故今上皇帝十分信心。命僧親往靈山拜求真解。即日要行。又感得唐玄奘佛師與你老祖憐我隻身難行。授此定心真言。叫我三時默誦。自有大神通的徒弟來幫助。上西天老僧奉旨。纔念得數日。早化得你來了一字不爽。豈非我佛有靈乎。孫小聖聽了歡喜道。原來卻是我老祖做成的圈套。他原說不成正果。終屬野仙。他又說他的前車。即我之後轍。今日求解。豈不與他求經一般。又是我的魔頭。又是我的正果。罷罷罷。只得去幫扶老師父西天去走一遭了。唐半偈道。你果真心幫扶我。西天求得真解來。這般功行。卻也不小。孫小聖道。人皆替說心如金石。我的心是石頭裏生出來的。怎麼不真。我是個急性人。就此拜了師父罷。遂扒在地下磕了八個頭。又說道。既拜爲師。這就是一家人了。那個真言。卻是再不可念。唐半偈道。你既肯盡心奉佛。我念他作甚。但你既入我佛門。拜我爲師。便是我家子弟。我當與你糜頂受戒。喜得你頭髮不甚多。也不須披剃。你名孫履真三字。到也合我佛門的機旨。只是名字外人不得呼喚。我再與你起個僧家的俗號。何如。孫小聖道。我也原有個俗號。唐半偈道。俗號甚麼。孫小聖道。我老祖當年鬧天宮時。曾封齊天大聖。我欲繼其志。故叫做齊天小聖。唐半偈道。此等狂妄之號。非我身家所宜。當時你老祖歸佛教時。也有個俗號。叫做孫行者。你既是他一派之後。只以小行者稱你如何。孫小聖大喜道。好好好。當時通臂仙取叫我訪個俗號。我說我又不求經。起他做甚。今既跟師父去西天求解。師父叫我做小行者。又不忘老祖。又不僭老祖。甚是合宜。唐半偈見他說話爽直。也自歡喜。因問道。僧家第一件不打誑語。你方纔說從東勝神州花果山來。這東勝神州到南瞻部洲。相去半天。你怎麼來得這等快。莫非是打誑語麼。小行者笑道。那下八洞神仙。尚誇嘴說朝游北海暮蒼梧。這幾步路兒。打甚麼緊。還要打誑語。唐半偈聽了。似信不信。又說道。明日聖旨下了。就要起身去。你還有甚牽掛麼。小行者笑道。老師父有些婆子氣了。既做了你的徒弟。便死心塌地跟你。要

去就去。還有甚麼牽掛。唐半偈聞言大喜。引他進去。過了一夜。到次日。憲宗差內臣齋送了許多衣帽鞋襪。乾糧蔬物之類來賜他。又是書中寫的一路通關文牒。與如來求解的表文。並一路地方程途的冊子。又着太僕寺選了一匹良馬。又在洪福寺選了兩個精壯僧人。以爲隨從。又命青天監選了吉日起行。唐半偈謝了恩。將衣帽鞋襪帶得的。受了兩件。兩個隨從僧人退還。昨日已收了一個徒弟。拜佛求解本該步行。但恐山遙水遠。這匹馬是要用的。就叫小行者收管。一面託內臣回奏。依吉期卽行。內臣去了。小行者將馬牽到唐半偈面前。說道。這樣馬有甚用處。如何走得許多路。到得西天。唐半偈道。方纔太僕官說是選來的良馬。怎說無用。小行者將手在馬脊上輕輕的一摯。那匹馬早伏倒在地。爬不起來。唐半偈着驚道。似此如何去得。只得再奏皇上。叫太僕另換。小行者道。凡間之馬。不過如此。就換也無用。唐半偈忽想起來道。我聞得八部天龍。因變馬蛇旃檀佛。求經有功。故後得歸證真果。這等看起來。這些凡馬是去不得。只好拚着步行了。小行者道。老師父你雖存佛法。尙未具神通。如何走得這許多路。唐半偈道。我也自知難走。但世間那有龍馬。一面說。早不覺雙眉緊蹙。小行者道。老師父且莫愁。要龍馬也不打緊。唐半偈道。就是長安豪俠千金買駿。一時也不能有何況龍馬。怎說不打緊。小行者道。若是他人。果是煩難。只因四海龍王都與我相好。等我去問他。有多的龍討一條來。變一匹馬與師父乘坐。就當我拜師父的贊見禮。可好麼。唐半偈道。此乃拜佛求解的大事。又不是帝王勅命。你怎敢話此戲話取笑。小行者道。我履真志誠。誠爲師父算計。怎麼說是戲話。師父不信。等我去討了來。方見我老實。說罷。將身一縱。早已不知去向。唐半偈見了。又驚又喜。正是秋水難言海。冰蟲但語寒。不知天下事。猶作世人看。卻說小行者將身一縱。竟至東海。他是熟路。捏着避水訣。竟分波逐浪而來。看見巡海夜叉大叫道。快去通報。我齊天小聖孫履真來拜望你大王。巡海夜叉聽了。忙跑入水晶宮。稟知老龍王敖廣道。大王不好了。那尖嘴毛臉的孫小聖又來。到了宮門外了。要見大王。老龍王着驚道。他又來做甚麼。忙迎入宮中坐下。因問道。一向聞得小聖受了老大聖之教。收心在山中靜養。不知今日又何故到此。小行者笑道。我收心靜養。

老鱗長爲何也知道。老龍王道：忝在隣比，怎不知道。小行者道：正爲收心，收出不好來了。老龍王道：小聖又來取笑了。收心乃聖賢美事，怎麼到不好了。小行者道：一向未收時，要上天便上天，要入地便入地，無拘無束，好不自在。自受了老大聖之教，要成甚麼正果。如今到弄得有管頭了。老龍王道：要成正果，有了管頭，莫非也像老大聖取經的故事麼。小行者道：老鱗長忒也聰明，一猜就猜着了。只因我老大聖與唐佛師求來的三藏真經，被世人解差了，墮入邪魔。唐佛師不勝憤恨，近已現身顯靈，將經封了，說我佛尚有真解，必要遣人求得真解來。方許解真經。故憲宗皇帝特差唐半偈師父去求真解。我老大聖又愁他獨身難行，故用法術將我小聖送與他做個徒弟，所以說有管頭。老龍王道：這等說來，小聖恭喜你，入了佛教有師父了。既有師父，就要保師父西行，爲何有閒工夫到我這東海來耍子。小行者道：那有閒工夫來耍子。只因靈山路遠，師父徒步難行，必須要個腳力。你想人間凡馬，如何到得靈山。故特來求老鱗長，有好馬借一匹與我師父騎上靈山，求了真解回來，即當送還，決不食言。老龍王道：小聖差矣。馬乃陸產之物，如何到我海中來耍。小行者道：因爲陸產之馬無用，故到海中來耍。老龍王道：海中那得有馬。小行者道：老鱗長，怎又不聰明了。馬雖沒有，龍卻是有的。有多餘的龍，只消借我一條，叫他變做馬就是了。老龍王道：小聖又差了。就是一個人，稍有志氣，便有爲善，不肯墜落去變驢變馬。難道我的龍種，反不如人，叫他去變馬與人騎坐。小行者笑道：老鱗長莫要怪我。此乃你們自己做壞的例子。老龍王驚問道：怎麼是我們自己做壞的例子。小行者又笑道：真要我說出來，當年駝唐佛師西天去求經的那匹白馬，豈不是西海龍王敖順的兒子麼。老龍王道：那是因縱火燒壞了殿上明珠，被父親告了忤逆。玉帝弔在空中要誅他，虧得觀世音菩薩救了性命，故罰他變馬。駝經以消罪孽。我的龍子龍孫，盡皆孝順，又不犯法，怎麼叫他去變馬。小行者笑道：這叫做不好的帶累了好的，才有了變馬。駝經的例子，管他孝順不孝順，忤逆不忤逆，隨便在子姪中檢一條與我去做坐騎。龍王道：親生子姪，豈是容易捨得的。小行者道：既是捨不得子姪，便請老鱗長自去走一遭，以成全正果。龍王道：我忝爲八河都總管司兩大龍神，就是上

帝差遣也沒個叫我變馬之理。小行者道：你若不肯，只得告個罪，要動粗了。一頭說，一頭耳朵裏摸出金箍棒來，指着老龍王說道：我是欲奉承你，但是這條棒原是你的故物，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也罷。留些情，只鎖了你去罷。叫聲變，遂將金箍棒變了一條鐵索，嘩喇一聲，竟套在老龍王之頸項上，嚇得老龍王魂膽俱無。忙懇求道：小聖請息怒，凡事從容商量。小行者道：要從容還可容情，要商量卻無甚商量。老龍擺佈不開，只得叫蝦將鼈帥忙撞鐘播鼓，聚集南海龍王敖欽、西海龍王敖閏、北海龍王敖順來救應。不一時，三海龍王齊至。看見老龍王被鎖驚問其故。老龍王忙將要龍變馬之事細說一遍。三龍王俱面面相覷道：這個實難從命。小行者聽見說實難從命，便不管好歹，扯着老龍王就往外走。慌得三龍王來勸道：小聖來意，不過是要一匹龍馬，何必這等凌辱家兄？等我們量商一匹送你。小行者道：不是我凌辱他，是他自取凌辱耳。我來時再三求他，他只是不肯。若肯送我一匹，我去久矣。誰肯與他拉拉扯扯？南海龍王對老龍王說道：事到如今，吝惜不得也。老龍王道：那個吝惜？若要寶貝，便送他些，值甚麼？他要龍子龍孫去變馬，豈不壞盡了龍宮的體面？敖欽道：不消自家子孫變的，何不將伏羲時負河圖出水的那匹龍馬送了他罷。老龍聽了歡喜道：我忘了這匹馬，只因有功聖門，不忍騎坐白白的養了他幾千年。今日將他來救我的性命，也可準折了。只因他是個開儒教的功臣，至今頌贊文明，都指龍馬負圖爲證據。今爲我貪生怕死，將他去駝和尚，陷入異端，未免做個壞教的罪人。西海龍王敖閏說道：賢兄你又來迂闊了。近日的文人墨士，那一個不磕頭禮拜去奉承和尚？何況畜生，敖欽敖順都贊道：說得是。遂一齊對小行者說：有一匹龍馬送你了，請快放了家兄。小行者道：既有馬送我，快牽來，便把手一抖，那條繩早已變個繡花鍼，藏入耳朵中去了。老龍王脫得了身體，便先吩咐管海苑的騙大使牽了那匹負河圖的龍馬出來。不一時牽到面前。小行者定睛一看，果然好匹龍馬。但見和鸞安節體雍容，鞭影何旁在後從。竹耳鐵蹄雖是馬，金鱗玉翼宛然龍。長嘶猶吐文明氣，遠駕還留太昊蹤。道喪久無圖可負，流歸佛法上靈峯。小行者看見十分歡喜道：早牽出來，豈不省了許多氣力。馬到罷了，只是少副鞍轡，一發並求

見惠老龍王道：「馬既送了，何惜鞍轡？但只是我們波海中波濤往來，從不騎馬，那有鞍轡？」小行者笑道：「老賢王太不爽直，起初說海中無馬，若是果然無馬，我也罷了。如今既有了馬，再說沒有鞍轡，我如何肯信？」南海龍王敖欽說道：「小聖不必動怒，我有一副上好的送你小聖罷。」小行者笑道：「何如？怎麼又有了？」老龍王驚問道：「二弟，你是那裏來的？」敖欽道：「此乃周時昭王南征，被楚人詐獻膠舟，將君王溺死，遂併昭王的御馬，俱沈於江漢。御馬便死了，巡海夜叉檢得這副鞍轡，知是御馬，貴美不敢藏匿，獻了於我，故此得有小行者道。」不消閒文，快取出來。敖欽忙命去取了來，送與小行者。果然好副鞍轡，怎見得？但見一雙瑩珠鑲玉嵌，一隻鞍銀鏤金雕，層層襯履軟隨腰，繡帶絨線奇巧玲瓏，嘖彩光豔豔，障泥錦色飄飄，絲韁滴滴紫蒲桃，真個是駕馭龍駒至寶。小行者看了甚喜，一一備在馬上，恰似特做的一般。愈加歡喜，方拱手道：「蒙四位賢王照顧，我師父有了腳力了，容取解回來送還龍馬，再來相謝說罷。」竟將龍馬牽出水晶宮外，四海龍王殷勤相送。小行者跨上龍馬道：「一聲去也。」馬能行水，人會騰雲，只聽得呼呼風響，早分開波浪，踏碎亂雲，不一時到了長安，竟奔半偈菴來。唐半偈因小行者說不明白，竟自去了。心下疑疑惑惑，不知是真是假。正在菴前悵望，忽見小行者騎着四馬飛也似奔來，看見唐半偈慌忙跳下說道：「師父你看，這纔是一匹龍馬，方駝得師父上靈山見佛。」唐半偈細看那馬蹄高腕蹙，氣吐虹霓，與那些凡馬迥乎不同。滿心歡喜道：「徒弟你去不多時，那裏就尋這匹好馬？」小行者道：「師父面前怎敢戲言，實實是問四海龍王要的。」唐半偈道：「龍宮俱係水族，如何有此良馬？」小行者道：「說起來話長，此馬實非等閒，乃伏羲時負河圖出孟河，開文字之始的一匹龍馬，因他有功聖門，閒養在龍宮。老龍被我擺佈急了，無可奈何，只得牽出來相送。」唐半偈又細細一看道：「既是上古龍馬，又不與人騎坐，如何有此人間精巧華麗的鞍轡？」小行者點頭笑道：「師父到也有眼力識貨，這鞍轡真不是一處的，乃是昔周昭王南征，被楚人膠舟淹死，連御馬都沉在江中，故龍王收得這副鞍轡，果是人間帝王之物。唐半偈聽見是真，連忙倒身向天拜謝道：「大顛一介凡僧，怎敢乘大聖人的龍馬，古帝王的鞍轡，因奉旨上靈山拜求真解，道路遙遠，凡馬不

得馳驅不得已受龍王之惠實非本心。望上天鑒赦我僭妄之罪。小行者又笑道。用畜生騎馬。若是有罪。要人擡轎一發。該死了。唐半偈道。不是這等說。六道雖有人獸之別。一心卻無彼此之分。小行者又笑道。依老師父這等說來。我佛就不該坐獅坐象了。唐半偈道。佛坐獅象。獅象沾佛惠。我今騎龍馬。龍馬爲我勞耳。小行者聽了方贊嘆道。師父言言俱是真解。何必又上西天去求佛祖。唐半偈嘆息道。汝爲此言。正東土之爲東土也。而西天我佛。不可不往求也。小行者道。就是這等。我們早行去罷。不要又耽擱了。唐半偈聽了歡喜道。徒弟呀。似你這般猛勇精進。真我佛門之器。一面收拾行李。小行者看見木棒。因問道。這東西要他怎甚。唐半偈道。此木棒不可輕視他。乃佛祖之寶。若遇邪魔外道。只消一喝便退。小行者笑道。我說這東西打人不痛。只好嚇鬼。一面進朝拜辭憲宗。憲宗要御駕錢行。又要令文武百官並各寺僧人香花遠送。唐半偈俱一概辭。以佛門清淨之道。憲宗感悅其誠而止。他師徒二人回菴。別了嫺雲。小行者扶唐半偈上了龍馬。自己挑着一肩行李。踽踽涼涼出了長安城往西而去。正是未聞我佛真如解。先見高僧清淨風。師徒二人此去不知又作何狀。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心明清淨法 棒喝野狐狸

詩曰。瑤臺皎皎一片月。玉宇稜稜千尺冰。冷淡家風清淨理。如斯方不愧爲僧。
隔花犬吠大和尚。夾岸籐纏小法師。白晝野狐燈日盛。不知何處可無爲。

話說唐半偈與小行者辭別了唐王。出離長安大國。往西前進。此猶是中華地界。一路平安。不幾日過了鞏州地方。行到一處。天色晚了。見路旁一個小庵。小行者扶唐半偈下馬。就將行李放在馬上。牽了進去借宿。這庵兒雖小。卻十分精嚴。師徒二人將走到佛堂。早有一個少年和尚出來迎問道。二位老師何來。唐半偈忙問訊道。貧僧奉唐天子敕命。往西天大雷音寺拜見我佛。求取真解。路過寶方。因天色晚了。不識地名。敢求寶庵借

宿一宵。明日早行。那和尚道：「我這地方，雖猶是唐朝河洲衛地方，卻因西番哈泌王地寥闊，已不屬他管了。老師既奉天子敕命，乃是天子使來法師，怎麼沒有護衛跟隨？」教二位師父落落而來。唐半偈道：「佛家清淨爲本，淡薄爲宗，怎敢稱天使，怎敢勞護衛？」那僧驚訝道：「老師怎麼如此說？」一面邀入禪堂施禮，分賓主坐下。一面分付備齋。一面就問二位老師大號。唐半偈道：「貧僧法名大顛，蒙唐天子賜號半偈，這是小徒俗號小行者。敢問院主法號？」那僧道：「小僧賤號慧音，乃天花寺點石大法師第二法孫。唐半偈因問道，這等說來，令師祖點石大法師必定是一位有道行有辨才的善知識了。」慧音道：「家祖師是西域人，道行辨才一時也說不盡。只說座下徒子法孫，以定靜慧三字排來，每一字足有上千。這河洲地界，城裏城外，似小僧這樣兒，約有千餘，無一庵不是他的下院。唐半偈道：「爲何這等富盛？」慧音道：「不瞞老師說，這哈泌地方，不論官宦軍民，皆好佛法，又最喜聽講經。我這家祖師，口舌圓活，講起那因果報來，聳聽那男男女女，磕頭禮拜，以爲活佛，無不信心。那錢財米糧，就如山水一般，湧塞而來。故如此富盛。」正說完，侍者備上齋來，請他師徒二人用過。慧音復問道：「老師父方纔說奉天子命，見我佛求解，不知果是真麼？」唐半偈道：「現有勅書，怎敢打誑語？」慧音道：「若果真，這是驚天動地的大佛事了，何不廣爲播揚，使善信尊崇，爲我佛門榮幸？」唐半偈道：「清淨無爲，佛教之正也。莊嚴奢侈，佛教之魔也。僧人今日奉旨求解，正欲驅魔歸正，安敢復爲播揚，以益其罪戾？」慧音微笑道：「老師又來取笑了。」播揚正是奉佛，怎麼轉是罪戾？」小僧學微識薄，不敢請辨，且請安置了。待明日家師祖再細細請教。遂送師徒二人到客房安歇。正是：至人欲掃魔歸正，邪道思依正作魔。佛法坦然平似水，黑風一陣忽生波。原來這天花寺點石法師，是個西域人性極貪淫，專以講經說法，哄騙愚人。不料今歲正聚衆講時，忽被孫大聖顯形，封了經揭不開，沒得經講。一時不知其故，十分沒味，只推有病，下台約改期再講。過了許久，只揭經不開，解經無時，弄得寺院冷清，布施全無。師徒們正無法奈何，這慧音忽見唐半偈說奉敕到西天求解，似有緣故，只得連夜報知點石點石道：「當今講解正盛，爲何又要求解，莫非唐朝中有甚變頭，明日可請他來見一見，就問他這經揭不開的。」

緣故。或者他知道些。因由。慧音道。這個唐半偈爲人。一味清淨冷落。全不像個和尚。雖於佛法有功。卻於大衆無益。若使他苦修得志。我佛門弟子都要餓死。老師祖還要與子孫做主。點石道。他既以苦修爲宗。我偏以極樂爲教。明日等他來時。可傳衆子孫。一時齊集。都要色相莊嚴。看他動心不動心。慧音大喜。傳出法旨。各各整備。然後歸庵歇息。正是佛原不是佛。魔豈爲他魔。一念微分別。天淵隔已多。到次日天明。唐半偈與小行者起來。吃了早飯。就收拾行李要走。慧音忙止住道。我這河洲外衛。雖與唐天子命令不甚相通。卻猶是唐朝地界。老師父既奉天子敕命過此。家師祖也是佛門一位尊宿。豈可不會一面。唐半偈道。會一面固好。但急於西行。不敢久稽。慧音道。家師祖住的天花寺。去此不遠。且是順路。一會卽行。也無耽擱。唐半偈道。既是順路。就去。遂不上馬。叫小行者牽着。自同慧音步行。果不多路。不一時到了天花寺前。定睛一看。果然一座好整齊寺宇。但見層層殿宇。一望去金碧輝煌。分不出誰樓誰閣。疊疊塔墀。細看來精光耀燦。又不知爲玉爲珠。鐘鼓相應。聞不了僊梵經聲。土木雕鏤。瞻不盡莊容佛相。僧房曲折。何止千間。真是大叢林。初地周道。足圍數里。可稱小佛國。唐半偈看見十分富麗。便不欲進去。當不得慧音再三拱請。只得步了入去。到了二山門。唐半偈看見內中十分潔淨。就教小行者同馬住下。先自到大殿上拜了佛。早有一班知客。迎請到客堂中去坐。一面獻茶。一面絞問來意。唐半偈因說道。貧僧奉唐天子敕命。往西天求真解路。過寶庵。蒙慧音師兄道及點石大法師。道行辨才。爲當今善知識。不敢經過。特求瞻仰。衆知客道。原來如此。家師祖在禪房靜着。不輕易見客。老師既是天使大法師。慧音進去稟知。自然出堂相見。一面說。一面擺上許多果品點心來吃茶。坐有一個時辰。方聽得大殿上法鼓發擗。衆知客就對唐半偈道。殿上擂鼓。是家師祖要出堂了。擂鼓三通。然後一派仙樂。隱隱約約。漸次吹近堂來。唐半偈將眼往外堂一看。只見仙樂間着一隊隊旛幢寶蓋。與那香燈淨水。簇擁而來。何止有百十隊。到了堂外。都八字分開。獨點石和尚帶着一二個小和尚走出堂來。唐半偈看那點石和尚怎生打扮。毘盧帽。方方繡佛。錦褸衫。縫縫垂珠。容肥如滿月。大虧美食之功。身淨若高松。深得安閒之力。頭圓頸直。外像宛

然羅漢性忍心貪。內才實是魔王。點石進到中堂。看見唐半偈。因問衆知客道。這位就是唐朝天使法師。衆知客道。正是。點石方殷勤施禮。唐半偈看見點石和尚。百般倣作。心下不喜。然既到此。只得上前施禮。二人禮畢。分賓主坐下。點石就問道。侍者傳話不清。不知老師奉命。實是何往。唐半偈道。貧僧實奉唐天子敕命。往西天大雷音寺。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以解真經。點石道。這三藏真經。已流傳天下久矣。天下高僧。已講解明矣。那裏還有真解。何必更求。此中必有緣故。老師遠來。定知其詳。伏乞明示。唐半偈道。真經雖已流傳。天下雖已傳遍。然未得真詮。將我佛萬善法門。度世慈悲。傳流天下。真經真解。全然不知。反而害道。故我佛憐憫。深恐佛法毀滅。特遣玄奘法師。親至長安現形。天子朝堂。大顯神通。鬪戰勝佛孫悟空。將天下經文。盡皆封了。至今一卷一張也。揭不開。又明說我佛有真解。未傳。要天子如昔年求經故事。再遣人去求。求得真解。來解真經。方得度世度人的利益。故唐天子特命貧僧前往。只此便是實情。並無他故。點石聽了。心中方知經揭不開。是這個緣故。想道。我這法會。下有三四千人。皆靠着講經說法。穿衣吃飯。若依他這等說。我們就要壞了。因說道。據老師說來。句句皆有源委。據我等聽來。句句皆是荒唐。唐半偈道。怎見得是荒唐。點石道。若說連這三藏真經。都是假的。別有真解。倒還說得了。既說三藏俱是真經。經義已了然明白。解來佛法尊崇。天下利益。轉又說是差的。置而不解。且說別有真解。又要去求。此實好事。妖僧欲敗壞佛門。故爲此舍近求遠之計。以愚惑天子。非荒唐而何。唐半偈道。陳玄奘法師。臨壇封經。萬目所見。豈是荒唐。點石道。我聞陳玄奘法師。已坐化法門寺久矣。尚有佛骨佛牙。在塔中可據。如何又臨壇封經。不過妖僧幻術耳。老師不可深信。此去遠歷千山萬水。莫若回朝。將貧僧之言。奏知天子。重興講解。自然國祚綿長。萬民康泰。唐半偈笑道。正謂妖爲妖翻。而謂正爲妖。理固然也。此真經必求真解也。不然。口舌是非。何所底止。小僧奉王命求解。惟有西行。不知其他。就起身告辭。點石道。遠行無急步。此去靈山路程遙遠。老師也不忙在一時。旣蒙降臨。豈可無一齋之敬。唐半偈道。早飯已在令師孫寶庵擾過。况有小徒在山門牽馬立待。點石道。既有令高徒在外。何不請進來。一同用齋。因吩咐侍者去請。

小行者聽見請他，就將馬拴在二山門樹上，行李木棒，隨身挑了進來，竟至客堂放下。唐半偈命參見點石。小行者不知怎生參見，只朝着點石唱了一個喏，就在旁邊椅子上坐下。那點石將小行者細細一看，忽想起那日講經時封經的，正是這等一個毛臉雷公嘴，因暗想道：原來封經一案，就是這和尚弄的幻術。今既相逢，如何放得他過？一面擺設盛齋，款待他師徒二人。一面就齊集了二三千徒子法孫，只待他師徒二人齋罷，遂一齊擁入法堂來見唐半偈，要求他開經。人多語亂，唐半偈一時聽不明，因問點石道：衆位高僧，要問什麼經？點石道：不瞞老師說，小僧這地方，雖還是唐朝河洲衛地方，卻不奉朝命。今已屬西番哈泌國管了。這地方官宦軍民，皆信心奉佛，最喜聽講經。我法座下三四千弟子，皆以講經爲業，不意老師忽創新意，要求真解。大顯神通，將天下經文封了。但老師封經求解，不過爲唐朝起見。我這哈泌國，卻不在唐朝數內，爲何一例封了？絕我教門衣食之計。故衆子孫特求老師開恩，揭去封皮，使他們得照常講解。便兩不相礙。若老師執意不肯，恐他諸人也不肯干休。唐半偈聽了，着驚道：封經乃我佛如來之事，與貧僧何干？貧僧安敢擅揭點石道：老師不要隱情了。那日封經時，小僧親眼見這位高徒手執封皮的，怎麼與老師無干？小行者聽見笑說道：再認認，看是我不是我，不要錯認了人。點石道：不錯，不錯。這個毛臉雷公嘴，我原記得。小行者笑道：毛臉雷公嘴，雖然記得清楚，只怕老少略差些。點石又將小行者看了一眼道：前日封經的果像老些。小行者笑道：卻對了。實對你說罷。前日封經的，乃我成佛的家祖，老聖，怎麼就賴我。點石道：祖孫總是一般。只開了罷。唐半偈接說道：莫說不是小徒，就是小徒，亦不過奉我佛之命。我佛封經，你一個佛門弟子，怎敢要強開。點石道：我佛就造經流傳天下，豈有又封之理。此不過妖僧弄幻術耳。唐半偈大怒道：我佛三藏真經，乃靈文至寶，何妖僧幻術之敢擅封？指佛爲妖，真佛門之妖也。點石聽見說他是妖，不覺滿臉通紅，也發怒道：我若是妖，天下無不妖之佛矣。衆僧見點石發怒，便一齊嚷將起來道：封經開經，姑置勿論，且先辨明那個是妖。一面說，一面只管擁將上來。唐半偈心雖不動，卻看見擁的人多，又七嘴八舌，也覺沒法。小行者看見師父着急，欲要動手，又見都是些凡

僧料禁當不住，忽見行李中那條木棒，躍躍欲動，瑯瑯有聲，因想道：「此物欲顯靈也。」因取出，雙手奉與唐半偈。道師父邪魔外道甚盛，請試試佛寶，何如？唐半偈看見，豁然大悟，因接在手，指着點石與衆僧大喝一聲：「野狐休得無禮！將謂我佛法不靈了！唐半偈這一喝，聲氣不高，不知怎麼像雷鳴一般，真若驚天動地。那條木棒雖不離唐半偈手中，早已在點石與那衆僧頭上各各打了一下，嚇得點石與衆僧一時妄心盡息，邪念全消，滿口伶牙俐齒，寂然不敢再辨一字，俱癡癡呆呆，拜伏於地道，請受老師教誨。唐半偈看見棒喝有靈，衆僧皈命，滿心歡喜，因扶起點石道：「一念貪嗔，卽屬邪魔外道，寸心悔過，便成賢納高僧。貧僧有何教誨？只要大衆回頭努力，收拾繁華，歸於清淨耳。」點石定了性，請問清淨之旨道：「老師一味清淨，則瞻禮焚修，俱可廢矣。唐半偈道：「瞻禮焚修，何必廢？只要存此心，爲朝廷惜體，爲天下惜財，爲大衆惜福，便清淨矣。不然，則我佛立教，非度世而禍世矣。」點石又道：「瞻禮焚修，既不必廢，則講經何獨廢乎？」唐半偈道：「講經何可廢？不得其解而講，則可廢。點石無語。衆僧因問道：「老師高論，自是佛門正旨，然大衆數千人，若不講經，衣食何來？」唐半偈道：「施於無意，飽食爲安，募自多方，不能無罪。况佛力廣大，自有因緣，大衆何須慮得？」衆僧方歡喜退立。點石因又問道：「老師這條木棒，爲何這等利害？」唐半偈道：「也無甚利害，不過借佛力辨邪正耳。」點石道：「既能辨得邪正，不知可能除妖？」唐半偈因未試過，便不答應。小行者因接說道：「怎麼不能除妖？」點石道：「妖有神通，恐不畏此木棒。小行者道：「不畏木棒，須畏鐵棒。」點石道：「唐老師不見有甚麼鐵棒？」小行者道：「你要見麼？」點石道：「欲要乞借一觀。」小行者一時高興，因走出堂外來道：「要看鐵棒，這裏來。」點石與衆僧俱擁出來，看他有甚麼鐵棒。小行者直走到階下，將手向耳中取出一根繡花針兒，叫聲大，隨變做碗口粗，二丈多長，一把金箍鐵棒，拿在手中，弄舞道：「你們看這條鐵棒，可除得妖麼？」點石與衆僧方肅然起敬，重向唐半偈道：「原來老師徒皆是活佛，弟子等肉眼不識。」唐突多矣。唐半偈也不知小行者有如此手段，忽然看見，暗暗歡喜，因說道：「貧僧遠行，假此護法，何足爲佛門重輕？」點石道：「護法正不容易，弟子因無護法，近日失了一個大叢林。」唐半偈問道：「失了甚麼大叢林？」點石道：「不瞞老師說，

去此向西三百里有一座山叫做五行餘氣山。原是兩界來的龍脈。山上有一座佛化寺。十分富盛。一向也是小僧在內焚修。近日忽來了一個妖怪。生得長嘴豬形。其醜惡異常。說是新受佛法。要來出家。等甚麼師父。小僧等不肯容留。他便使起蠻來。氣力又大。將寺前一根鐵旛杆拔起來。橫七豎八的打人。寺中雖有千餘和尚。皆近他不得。都被他打的東逃西散。如今剩他一人在內。存貯的米糧。儘他受用。無有一人敢去動他。一毫將一座萬善叢林。弄做一個豬圈了。若有老師令高徒。這等大法力。便不怕他了。小行者聽了哈哈大笑道。這樣蠢東西。也算不得妖怪。既在西邊。我們是順路。你可叫人跟我去。等我趕了他去。還你這個叢林可好麼。點石道。若是趕得他去。便另招別僧焚修。不至污穢佛地。小僧也是情願。小行者道。這不打緊。快快的去。遂收了鐵棒。一面又取了行李木棒。去備馬。點石與衆僧還要苦留過夜。好揀選精勇膽大的和尚。跟去。唐半偈求解心急。那裏肯住。因說道。我們先去。你們隨後趕來可也。點石無奈。只好與衆僧一同出寺門送別。小行者扶持上馬而去。正是尊佛豈在多言。驅邪惟有一正。理屈難免辨窮。道高自然人敬。後世方見慈悲。施財邪魔諂佞。從來不染高僧。只是惟有清淨。唐半偈與小行者此去。不知驅得妖怪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後因不昧皆前果 外道收回卽本來

詩曰：山毛只合辨雌雄。真性真修隱在中。美玉樸開疑怪石。瑤琴爨下認焦桐。
有星拱處皆朝北。無水流來不向東。莫道奇奇還怪怪。從來異異見同同。

話說唐半偈與小行者。棒喝野狐禪。一路清清淨淨。望西而行。點石又選一二十個猛勇僧人。趕來護送。就要求他除佛化寺的妖怪。行了三四日。方到得五行餘氣山腳下。衆僧指點道。轉過山嘴。一直上去二三里。便望得見佛化寺了。小行者恐怕妖怪驚了師父。就叫衆僧在山腳下尋個農戶人家。請半偈下了馬住了。因說道。師父請在此小坐片時。待我去上山看一看。是甚麼妖怪。好歹結果了他。好請師父過去。唐半偈道。須要小

心小行者道。不打緊。遂取出金箍棒。在手中提着。奔上山來。到了佛化寺門前。不見一人。山門內外。青草到長。有數尺深。小行者直走到大殿上一看。鐘鼓雖然還在。香煙甚少。是十分荒涼冷落。又走到禪堂僧房。各處找尋。並不見一毫影響。心下以爲這妖怪。想是那裏去。不在寺中了。又走到香積廚看看。忽聽得那裏。啞啞啞啞的打盪聲。四下一看。卻又不見。再聽一聽。盪聲一發大了。就像雷鳴一般。小行者尋不着頭腦。一時性急起來。提起鐵棒。將一隻大水缸。嘩喇一聲響。打得粉碎。大叫道。賊怪。躲在那裏。還不快出來。納命。叫聲未絕。忽灶下草柴堆裏。突然跳出一個長嘴大耳的妖怪來。懵懵懂懂往外亂跑。小行者猛然看見。倒吃了一驚。轉閃開一步。讓他跑了出去。原來那怪正在草中睡熟。忽被小行者嚇醒。心下十分大怒。氣沖沖跑到大殿前。拖了一根鐵旛杆來打小行者。小行者已趕至面前。將鐵棒相迎。兩人都言語。只惡狠狠的對打。鐵棒與旛杆甚長。佛殿前地方窄狹。二人打得不爽利。那妖怪急了。便縱雲頭跳在空中。小行者看見笑道。原來這潑怪也曉得風雲氣色。不與你一個辣手。你也不怕。因一跳趕到空中。舉鐵棒劈頭打來。那妖怪用旛杆抵敵相還。真一場好殺。但見一個金箍棒。忽上忽下。天矯猶龍。一條鐵旛杆。或左或右。來回似蟒。一個長嘴大耳。長嘴叫得慘慘。天低大耳。招得呼呼風響。一個火眼金睛。金睛迸得落落風寒。火眼照得晶晶日耀。一個是天篷後蔭。自有天威。一個是仙石遺胎。無窮仙力。原是舊同氣。相逢已是再來。今成新對頭。不打不成相識。小行者與那怪鬪了二十餘合。那怪的旛杆。乃是世間頑鐵。怎當得金箍棒。是天河神鐵。正鬪到酣時。忽一聲響。金箍棒將鐵旛杆打做兩截。那怪沒有兵器。慌了手腳。拖着兩半截斷旛杆。化風望西去。小行者大喝道。潑怪那裏走。縱雲隨後趕來。小行者的雲快。漸漸趕上。那怪急了。只得折回身。將兩半截旛杆支架道。你這惡魔頭。我與你往日無仇。近日無冤。你爲何苦苦來逼我。小行者道。你這潑怪。占了佛化寺。將一寺僧人都逼走了。到不怪自家轉怪我。逼你。那怪道。那個逼他。他自怕我走了。我出家修行人。不過借住幾日。就去誰占他的。小行者笑道。好個出家人。看臉嘴。不知是那山裏走出來的野豬。在此成精作怪。怎敢說修行二字。點污佛門。那怪道。你打扮雖像個

和尚卻原來是個門外漢。一毫佛法也不知。豈不聞狗子皆有佛性。莫說我是佛祖的後人。就是野豬。你也跟我修行不得。小行者又笑道。好潑怪。你這佛家的套子話。只好哄騙初入門的凡僧。怎在我天人面前搗鬼。且問你。你是那個佛祖的後人。若說的有些根由。還好商量。若是一味謊。我就一頓棒。超度你再去投胎。那怪道。那兒子就說謊。到只怕說來。你這門外漢不認得。小行者又笑道。任你三十三天神聖。西方諸佛菩薩。與那名山勝地仙人。幽冥地府鬼怪。我俱認得。快快說來。略說差了我便拿你去對會。那怪道。莫要說嘴。我就考你一考。你可認得一位淨壇侍者麼。小行者笑個不住道。我說你這潑怪是個野畜生。你說佛祖後人。我佛除了我佛如來。便是釋迦佛。燃燈佛。定光佛。彌勒佛。藥師佛。雖一時數不了。卻不見有甚淨壇侍者。稱爲佛祖。那怪又笑道。想是你也不知。俗語說得好。人有幾等人。佛有幾等佛。也有過去佛。也有現在佛。也有未來佛。這淨壇侍者。乃是近來新成佛的。你如何曉得。小行者道。就是新成的佛。畢竟也有個佛號。爲甚只叫做侍者。那怪又笑道。佛不過是總名。其中也有稱菩薩的。也有稱尊者的。也有稱羅漢的。也有稱祖師的。何必定要叫做佛。你既但知佛號。你認得旃檀功德佛與戰鬪勝佛麼。小行者笑道。若是第二個。也被你問倒了。這二位佛。是我自家人。我怎麼不認得。那怪笑了一笑道。是人說謊。還有些影子。不是你信口胡謔。這兩位佛。既是一家人。你曉得他姓甚麼。號甚麼。怎生出身。小行者道。好潑怪。到要考起我來。我就說與你聽。這旃檀功德佛。是唐太宗欽賜的御弟。叫做陳玄奘法師。這戰鬪勝佛。就是陳玄奘法師的徒弟孫悟空。又別號孫行者。因取真經。故證佛果。是也不是。那怪聽了。又驚又喜道。原來果然曉得。你既認得孫行者。是旃檀大徒弟。就認得淨壇侍者。豬八戒。是他的第二徒弟了。小行者就遂口答道。我怎的不認得。看你老實不老實。我且問你與豬八戒。有甚相干。那怪道。我不說。你只道我騙你。我直說與你罷。豬八戒是我父親。小行者又笑道。莫胡說。他是佛。你是妖。怎成父子。那怪道。有個緣故。我父親豬八戒。未取經時。曾在前面高家莊上做女婿。不料去取經後。我母親高翠蘭。已懷我在腹。我父親取經去了十四年。我母親直懷我十四年。直等我父親取了經來。證了佛果。我方破母腹。

而生。賴佛力神通，變化不愧前人。只恨懷胎難換，種類天成。生出來原是個猪形嘴臉，人都叫做妖怪。盡思量要打殺我，虧我有些手段，留得性命。至今豈不是佛祖後人？小行者道：你既是個有根基之人，爲何做此沒程途之事？那怪道：我再不說謊，一向殺生害命是有的。自從受了佛祖之教，做了和尚，實實不敢妄爲。就是佛化寺借住，也只爲等我師父。小行者道：你受誰的教？等那個師父？那怪道：前日在黑風河，因肚內飢，吃了個把野人。不料被旃檀佛玄奘法師撞見，問我根因。知是猪八戒後人，憐我墮落，指點我皈依佛教。目今唐朝又遣了個唐半偈師父，往西天求真解，叫我與他做個徒弟。我所以在此等他。你是那裏來的惡魔頭，抵死趕我，倘然錯過了，豈不誤我正果？小行者聽得分明，滿心歡喜，連忙收回鐵棒，笑說道：原來你是等我。那怪道：你這個惡魔頭，我等你做甚麼？小行者道：我正是求解人的徒弟，快跟我去見師父。那怪道：師父在那裏？小行者道：師父現在寺前山下。那怪道：你這個惡魔頭，你騙我，我不信。那有這等湊巧？小行者道：果是真，我不騙你。那怪道：既是真，你不要趕我。等我先到寺前去看看。若果有師父在那裏，方信你一面折轉雲頭，仍到寺前去尋問根源。正是：根有爲根枝有枝，一緣一會不差池。果然月到天心處，正是風來水面時。卻說護送唐半偈的衆僧人，在山腳下望見空中小行者，打败了妖怪，趕往西去，便請唐半偈上山到寺中大殿上坐了等候。衆僧俱在山前遙望不多時，忽一陣風，那怪依舊提着兩半截鐵幡杆，轉到前面，嚇得衆僧魂不附體，東逃西躲，不及的早被那怪捉住一個道：你不要慌，我問你方纔與我相殺的那個和尚，是那裏來的？那僧人嚇慌了道：大王爺，他是個過路的和尚，不知死活，與大王相殺，實與我寺中無干。那怪道：他還說有師父在那裏？僧人道：師父是一個，卻也是他同來的，也與寺中無干。那怪道：他說是唐朝遣來，往西天見活佛求真解，可是的麼？僧人道：正是。那怪道：如今在那裏？僧人道：在大殿上坐着。那怪道：果是真麼？僧人道：怎敢說謊。那怪遂放了僧人，一直走到大殿上，果看見一個老和尚，垂眉合目，坐在殿上。他方丟了幡杆，上前跪下叩頭道：唐老師父，我弟子猪守拙在此至誠等候。唐半偈擡頭一看，見他長嘴大耳，十分醜惡，着了一驚，因說道：你是何處妖魔，莫非

來迷我。我老僧仰仗佛力，卻也不畏。那怪道：「弟子不是妖魔，是來與老師父做徒弟的。」正說未了，小行者已趕到面前。將前後因果細細說了一遍。唐半偈方大喜，起身到佛前拜道：「感蒙我師慈悲，屢蒙賜徒弟，偈敢不努力西行，以求真解，報答佛恩。」拜畢，因回身對豬守拙道：「你既不昧前因，拜我爲師，要成正果，我等此去靈山，尚有千山萬水，你須猛勇前進，休辭勞苦，求得真解回來。」自然金身可證。豬守拙道：「弟子外雖醜惡，內實真誠，止有一心，並無二念。」老師父再不消多慮。唐半偈因他說話直截，甚喜道：「好好好，到是個入道之器。你名守拙，大師兄名履真，俱是實地工夫，到也甚好。只是外人不便稱呼，我與你再起一個號如何？」豬守拙道：「任憑師父。」唐半偈道：「你大師兄因老祖號行孫者，故叫他做小行者。你父親號豬八戒，蓋取五暈三厭之義。豬守拙道：「我小豬性情愚蠢，不知甚麼叫做五暈，甚麼叫做三厭，只求老師父直說些爲妙。」唐半偈道：「既是這等說，連貪嗔色相一切都戒，竟叫做豬一戒。何如？」豬守拙歡喜道：「好好好，省得零零碎碎的掛念。」此時衆僧人竊聽明白，知道他做了徒弟，要跟去求解，俱各歡喜，漸漸走了出來。小行者因說道：「是我一家人，你們不消害怕，可着幾個報知你等師父，叫他重整山門，可着幾個取香燭來，待我師父與他披剃。衆僧人卽着兩個去報信，其餘的慌忙打掃，不一時，佛前香燭重列，鐘鼓依然。唐半偈與他摩頭受戒。豬一戒先對佛拜道：「老佛祖，我豬守拙雖蒙唐師父收入教門，但我是個衆生，邇邇逼逼，凡事要老佛另眼看顧，千萬不要與我一般見識。」拜罷，又對唐半偈拜道：「弟子雖做和尚，也要講過，只好做個名色和尚，要講經說法，又拙口鈍腮，要募緣化齋，又礙口識羞，要焚修功課，又貪懶好睡，要省吃儉用，又食腸寬大，只好執鞭隨鐙，挑行李做苦工。」隨師父上西天去。求真解罷了，唐半偈道：「若能跟我到了西天，求得真解，便是上乘工夫，還要講經功課，做甚麼？」豬一戒道：「好師父，好師父，這樣師父方是我的真師父。」然後向小行者唱了一個大喏。師兄與我兩世弟兄，一路上有不到處，要師父提調，提調帶挈帶挈，小行者道：「這個不消說。」唐半偈又叫衆僧燒些湯，與他洗去滿身污穢，又叫衆僧尋兩件舊僧衣與他穿了。衆僧又備齋，請他三人吃。唐半偈吃了齋，就打算要行。衆僧留住道：「今已下午，前去不及了，又

打掃禪堂。請他三人安歇。以便明日早行。此時天色尚早。三人坐在禪堂中閒話。唐半偈因問小行者道。你這兩日用的那條鐵棒。甚是長大。你收在那裏。怎麼行李中再不看見。小行者笑道。師父。我這一條鐵棒。不要輕看了。乃是我老大聖的寶貝。原是大禹王治水時。定海的神珍鐵。被老大聖問龍王要了。大鬧天宮。無一神敢抵。後來老大聖成了佛。留鎮舊山。故今被我得了。此乃陰陽至寶。要大就大。要小就小。不用時。如繡花針一般。藏在耳朵裏。故師父看不見。唐半偈聞說歡喜贊嘆。豬八戒道。我父親也有一件寶貝。唐半偈問道。是甚麼寶貝。豬八戒道。是一柄九齒釘耙。從前我父親一路上降妖伏怪。全靠此耙。我父親成佛時。我方初生。不知人事。我外祖高老家。又一門死盡。沒處查考。竟不知此耙落在何處。前日有急沒得用。只好將寺門前的鐵旛杆。胡亂用。今又被世兄打做兩截。弄得我赤手空拳。若有父親的這柄九齒釘耙在。也可幫助師兄一路去除妖伏怪。小行者笑道。只怕你父親當時沒有這把釘耙。若果有時。就是你父親死了。我有本事走到幽冥地府。問閻王。要你父親的靈魂。問他個明白。况你父親已證了佛果。現在天上。何愁沒有找尋。尋着了。你父親釘耙。便有下落。豬八戒說道。便是這等說。天大大的佛多多的。我又人生面不識。叫我那裏去尋訪。小行者道。這不難。今日天色尚早。就請師父在此坐坐。等我同你去尋尋看。包管一尋就着。唐半偈道。若果尋得着。也是一件事。况今日已是不行。我自在此打坐不妨。只要你兄弟們快去快來。小行者與豬八戒得了師命。便同走出寺來。豬八戒仰天一看道。往那裏問。小行者道。你不要忙。待我問個信兒好尋。豬八戒道。師兄不要扯空頭。這天上又沒人來往。卻問那個。小行者道。包管有人來。因在耳中取出金箍棒。在山前從東直打到西。又從西直打到東。口中吟喝道。我師徒奉唐天子聖旨。上西天拜佛祖。求取真解。這是天大的善緣。經過地方神聖。皆當擁護。這五行餘氣山。甚麼毛神。這等大膽。不來迎接。正吟喝不了。只見山傍閃出兩個老兒。戰兢兢跪在地下道。迎接來遲。望小聖恕罪。小行者收住鐵棒問道。你是甚麼神通。兩個老兒說道。一個是山神。一個是土地。小行者道。是山神土地。地方有事。也該照管。山神土地道。怎敢不照管。小行者道。既照管。爲何不來迎接我們。山神

土地道不瞞小聖說。小神一向住在佛化寺前。過往佛菩薩容易打聽。近被豬小天籬占了。只得搬在山裏。遠了一步。方纔得知。豬小天籬虧小聖指引。已拜唐長老爲師。做徒弟。往西天求解。正打算出來拜賀。不料來遲。已蒙小聖督着。故特來請罪。小行者道。既是這等說明了。也不罪你。起來罷。我且問你。我這師弟豬八戒。你怎麼叫他做豬小天籬。山神土地道。原來小聖還不知道。他本是天河水師。豬天籬元帥的遺腹兒。小行者道。他說淨壇侍者是他父親。怎麼又有個天籬元帥。山神土地笑道。淨壇侍者就是豬天籬證果的佛號。不是兩個。小行者聽了大喜。豬八戒因說道。你這兩個毛神也忒憊懶。怎麼專會揭挑人。也是我豬家世代修行。若有些來歷。不正氣。也被你說壞了。小行者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瞞得。兄弟莫要怪他。又問道。這淨壇侍者你既知他的來歷。必然知他的住處。我如今要去尋他。卻住在何處。山神土地道。你到他的家去尋他。無用。小行者道。怎麼無用。山神土地道。豬天籬求經有功。該證佛果。因見他食腸寬大。故陞爲淨壇侍者。要他受享這四大部洲的供獻。近日好神佛的人家。多供獻。朝夕不斷。他日日在外面吃白食。忙個不了。那有工夫住在家裏。小行者聽了愁煩道。據你這等說。不得見他了。山神土地道。小聖不必愁煩。天下事要難就難。要易就易。小神指小聖一條路。包管一尋就着。小行者聽了大喜道。既有尋處。可快說來。若尋見了。我明日見佛。注你第一個。山神土地只得細細說出。正是要問山下路。須問去來人。不知山神土地畢竟說出甚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一戒認親 釘鈿歸主

詩曰。一心歸後萬緣隨。氣合豈容形暫離。西虎既於金有約。東龍漫道本無期。
若尋蹤迹常常誤。只論因緣每每奇。莫怪老僧饒說謊。荒唐妙理勝同夷。

話說五行餘氣山的山神土地。因小行者與豬八戒要尋見淨壇侍者。只得指引說道。此去西北只有千里。就是哈泌國。今夜哈泌國王在無量寺。大修佛事。淨壇侍者定在那裏。小聖與小天籬要見。只消那裏去尋。小行

者聽了大喜道。既在那裏。你二人迴避罷。山神土地退去。小行者遂同豬八戒向西北而來。不多時望見一座城池。知是哈沁國。即按落雲頭。找到無量寺。果然有許多和尚在那裏誦經拜懺。又見那香燈供品十分齊整。只是法筵上諸佛菩薩。卻是敬重。因悄悄對豬八戒商量道。你父親此時不來。想又到他壇矣。豬八戒道。此時齋供如此豐盛。豈有不來之理。想是還早。我們且到寺前略等一等。再看小行者道。也說得是。遂踏雲在空中四面觀望。不片時。只見西北上一駕亂雲滾滾而來。小行者定睛一看。因對豬八戒道。這來的像是了。豬八戒道。你怎見得。或是別的佛菩薩。也不可知。小行者道。若是佛菩薩的雲頭。定有些祥光瑞氣。這來的雲頭。雖也靄靄有暉。終覺莽莽無慈和之象。正說不了。那駕雲漸漸逼近。小行者隨上前觀看。只見那雲中來的神聖十分奇異。功成行滿。法力無邊。雖已顯現佛容。木本水源。胚胎有種。尚未脫離本相。一張長嘴。高證蓮蓬之果。兩輪大耳。廣揚蒲扇之風。遡其功行。宛然見渡水登山。搥其威風。千古降妖伏怪。小行者看其形容。有些斷像。即攔住雲頭高聲問道。來者莫非淨壇豬師叔麼。那雲中來的淨壇侍者。亦問道。你是何處的符官。有甚法筵。請我赴壇。又非親故。怎稱我爲師叔。小行者道。我也不是符官。也無法筵。請師叔上壇。只因鬪戰勝佛家祖。與師叔同在我佛會下。故特來拜見。淨壇侍者道。原來是孫師姪。前日你老祖曾對我說。昔年求來的真經。被愚僧講解差了。誤人誤世。今訪聖僧往西天求解。要我兄弟三人。各尋個替代。以完前者功行。他喜得了賢姪代。往可放心矣。我雖有個遺腹子。只因我證果西方。與他人天隔絕。不知流落何處。難以尋訪。正恐誤了佛緣。日日焦心。賢師姪今日來見我。想爲求解。要人同行麼。小行者道。師叔不必焦心。師叔的賢郎已尋在此了。因叫豬八戒道。快過來見你父親。豬八戒忙上前扯着淨壇侍者的衣襟。拜伏雲中道。佛祖大人。不肖遺腹子。豬守拙。今日方識親顏。豬八戒見了。又驚又喜道。你既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你須知。祖居何處。母親何人。豬八戒道。兒怎不知。祖居雲棧洞。母親是高翠蘭。豬八戒聽說是真。滿心大喜道。我兒。這是真的了。你一向在何處。怎麼得與你師兄在一處。可講來。豬八戒遂將從前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豬八戒聽完。愈加歡喜道。好好好。你既

歸正教。有了師父。又得師兄提挈。你須努力西行。求真解。完我未了之案。豬八戒道。如今不去了。豬八戒道。你既許了師父去。爲何又不去了。豬八戒道。我前日只因沒處尋父親。一時肚飢。喫人被旃檀功德師看見。再三勸解。叫我歸依正教。跟隨師父上西天。包管我有得吃。故不得已而從之。今日既得見父親。父親是天下淨壇。日日受享。兒子何不跟父親。各處去吃些現成茶飯。快活快活。又遠迢迢去求解。做甚麼。豬八戒道。這就差了。俗語說得好。公修公得。婆修婆得。我往西天受了許多辛苦。今日方纔受享。你一些功行也無。如何便想坐食。況且各壇供獻。皆是馨香之氣。惟成佛後。方知受享此味。你如今尙是凡胎。那些空香虛氣。如何得能解饑。要貪飽食。還須人間穀食。休生退悔。求解成功。管你受用不盡。豬八戒聽見說受用空香虛氣。便不言語。小行者因說道。師弟此來。原非爲嘴。只因西方路上多妖。手無寸鐵。難以西行。聞師叔九齒釘耙。久在西方路上馳名。今已證果。要他何用。何不傳於師弟。去保護師父。一以顯師叔世代威風。一以全師叔未完功行。豈不美哉。豬八戒聽了。追悔道。釘耙是有一柄。只恨你來遲。如今不在身邊了。小行者了。利器乃保身之本。爲甚不在身邊。豬八戒道。只因朝夕淨壇。用他不着。已被自利和尚借去種福田了。豬八戒道。借與他。不過暫用。何不討來。豬八戒道。要討也不難。只是我沒閒工夫去尋他。小行者道。他在何處。種甚福田。只要師叔說得對帳。等我同令郎去尋他。討不怕他不還。豬八戒道。這福田雖說廣大。其實只有方寸之地。若是會種的。只消一瓜一豆。培植善根。長成善果。終身受用不盡。連我這釘耙。也用不着。不料這自利和尚。志大心貪。不肯在那方寸地上用工夫。卻思量天下開墾。全仗利齒動人。故借我釘耙去行事。莫說地方廣大難行。就尋見他。他也不肯還你。小行者道。師叔說那裏話。物各有主。難道怕他賴了不成。天下雖大。畢竟有個住處。豬八戒道。賢姪既有本事。去討。我就指點你去。他一向住在西方清淨土。近開他又在正南萬緣山下。造了一座衆濟寺。十分興頭。那和尚喜入怕出。你去討。須看風色。小行者道。這個不消吩咐。豬八戒說完。就要別去。豬八戒扯住不放。道。生不見親。纔能識面。怎麼就要去了。豬八戒道。你既歸正道。相見有時。我已成佛。豈更以凡情留戀。豬八戒道。縱

不留戀。有何法語。也要吩咐幾句。豬八戒道。我雖以功行證果。卻不知佛法。也沒甚吩咐。只要你努力向前。不可獸頭獸腦。像我懶性就是了。說罷。駕雲去赴壇矣。小行者與豬八戒商量道。要尋自利和尚。今夜遲了。來不及。且回去見過師父。明日求他再住一日。去尋方安。豬八戒道。師兄說得是。遂即駕雲。竟回佛化寺去。此間唐半偈。尚打坐未睡。二人同到面前。叫道。師父。我二人回來了。唐半偈道。你二人如何這時候纔回來。曾見父親否。討的釘鈹怎樣了。小行者道。他父親雖然尋見。釘鈹卻未討來。唐半偈道。如何討不來。莫非他父親捨不得。小行者道。不是捨不得。爲因沒用。借與一個自利和尚去種福田了。唐半偈道。若是借去。也還討得。小行者道。正爲要去討。恐怕師父記掛。只得回來稟求。師父再住一日。明日再去討來。唐半偈道。若是討來的。便再住一日。也不妨。說罷。大家睡了。到次日天纔微明。小行者就與師父說知。竟同豬八戒駕雲往正南一路找尋而來。不多時。果見一座高山。攔路。心中忖道。這想是萬緣山了。因細細觀看這座山。雖然高大。卻上不粘天下不着地。只活潑潑虛懸在半空中。周圍足有數千餘里。一望人煙湊集。看山中迴抱着一座大寺。二人走到寺門一看。只見那額上題着萬緣山衆濟寺六個大字。二人歡喜道。湊巧。一尋就着。遂同走進寺來。撞見個香火道人問道。你二人何來。小行者道。我二人特來要見自利老師父。香火道人道。要見老師父。莫非有甚佈施送來。老師父出門去。是佈施就交與我罷。小行者道。佈施雖然有些。要親自送與師父。還有話說。且問你老師父出門爲何。這等早。道人道。五更天說出門催佈施了。你二人既要見老師父。可山前山後頑耍頑耍。他就回來吃早飯。小行者與豬八戒聽了。遂各處閒看。先走到大殿上。中間雖供着三尊大佛。爐中也不見香。臺上也不見燭。再走到禪堂裏。兩傍雖鋪着許多禪牀。卻並無一人安單。復走到內倉來。米麥盡皆堆滿了。豬八戒見了。說道。這寺內怎麼這等富盛。小行者道。想是佛田豐熟。故收成茂盛。豬八戒道。若是佛田豐熟。釘鈹有功矣。佛田不知在何處。我們去看看。因問道。道人指點道。就在此正當中山上。二人團團走轉。方看見一塊佛田。隱隱在內。雖不甚大。卻坦坦平平。無一痕偏曲。小行者道。這佛田果然膏腴。怎不見有人在上面耕種。二人復走

近前觀看。豬八戒道：「不但無人耕種，連稻苗也不見有一條。稻種也不見有一粒，竟荒廢了。卻是爲何？」小行者也驚疑道：「若像這等荒蕪，這些米麥，卻是那裏來的？」因復走回大廡，要問道。人忽見自利和尚引了許多人，載了無數糧米回來，或人挑，或車載，或是驢駝擁擠一階。自利和尚叫管事僧，或上倉，或上廩，都一一收拾明白。打發了衆人。小行者與豬八戒方纔上前施禮道：「老師父問訊了。自利和尚，只認做送佈施的，忙答禮笑道：『二位何來？不知是要開緣簿，還是勾消佈施？』」小行者笑道：「我們也不要開緣簿，也沒甚麼佈施勾消，卻是來討故物的。」自利和尚聽說來討故物，登時變了面孔說：「我這萬緣山衆濟寺一草一木，皆我手植，一顆一粒，皆佛田所種。有甚故物是你的？」卻來冒討。小行者道：「老師父，你也不必着急。若沒有怎好來討？若有時，卻也賴不得。自利和尚道：『且莫說東西，連你二人，我也不認得。』」小行者道：「我二人你雖認不得，淨壇侍者豬八戒，你豈不認得？自利和尚道：『淨壇侍者，認是認得。若說別個，還不可知。』」着說那豬八戒，倚着做了淨壇侍者，每日只張着嘴吃別人，再有何物肯放在我處，叫你二人來討。小行者道：『淨壇侍者，別物有無？』我也不知，但他這柄九齒釘耙，在西方道上降妖伏怪，誰人不知，難道也是無的？」自利和尚道：「他釘耙雖是有的，卻與我有甚相干？」小行者道：「他道已借與你，怎說沒相干？」自利和尚道：「是那個說的小行者道：『就是淨壇侍者自家說的。』」自利和尚道：「既是他自己說的，何不叫他自家來討？」卻要你二人出力。小行者指着豬八戒道：「他也不是外人，就是淨壇侍者豬八戒的嫡親兒子，叫做豬八戒，因要重到西天見佛，拜求真解，故此來討。自利和尚道：『我從不聽見說淨壇侍者有兒子。』」如何假冒？豬八戒聽見說他是假冒，便急了，趕上前一把扯着自利和尚道：「你這老和尚，忒懶，借了釘耙，不肯還人，轉說我是假冒。釘耙事小，假冒事大。我且與你同去對會對會，看是假冒不是假冒。」自利和尚道：「誰管你假冒不假冒？只是他一個降妖伏怪的釘耙，我又不求經，借他何用？」豬八戒道：「我父親親口說是借與你耕種佛田，爲何欺心說沒有？」自利和尚道：「若說借種佛田，一發荒唐了。莫說我這佛田是個名色，不過引人佈施的原，不曾十分耕種。我聞他那釘耙有五千四百斤重，那個有這些氣力去使他？你們想想就明白了。」

小行者看見老和尚白賴。因改口說道：「老師父說得明白，我們也是人傳說的，既不在老師父處，我門去罷。」猪一戒還要爭執。小行者道：「默兄弟，老師父這等一個大寶利，難道賴你一柄釘鈹不成？想是我們誤聽了。自利和尚聽見小行者如此說，方歡喜道：「還是這位師兄通情達理，請坐奉茶。」小行者道：「不消了，遂扯了猪一戒同出寺來，到了寺外，猪一戒埋怨小行者道：「明明是這和尚藏起，怎不問他要？」小行者道：「這和尚既欺心藏起，又無對證，任你坐逼，怎肯拿將出來？莫若你躲在外面，等我變化進去，探看釘鈹下落，再問他要。」他便賴不去了。猪一戒聽了歡喜道：「有理有理，遂將身躲入林中。」小行者轉身回來，看見米倉裏許多禾蟲飛來飛去，他就搖身一變，也變做一個禾蟲兒，竟飛入寺內，只見自利和尚正在那裏叫徒弟將釘鈹藏好。徒弟道：「釘鈹藏好容易，只怕淨壇侍者自家來討，卻怎生回他？」自利和尚道：「猪八戒若自來，我只躲開了不見他，他淨壇忙不開，那有工夫等我徒弟說？」我這佛田又不種，就是種這釘鈹重，又沒人使得動，要他也無用，何不還了他？」自利和尚道：「你們全然不曉得，我們做和尚的全靠這佛田二字，聳動天下，怎麼不種？如今荒蕪了，也是沒法。」徒弟道：「師父要種就種，怎麼沒法？」自利和尚道：「種佛田與種人間田不同，徒弟道：「有甚麼不同？」自利和尚道：「這佛田土地最堅最厚，看來雖不過方寸，耕種時卻又無量無邊，且惡草蔓蔓，非有此降妖伏怪的大釘鈹，如何種得？徒弟道：「既有釘鈹，爲何連年又不種？」自利和尚道：「釘鈹卻雖有，還少一個大力量之人，所以暫止。」聞說廣募山有一個苦禪和尚，甚有大力，方可種得。我每每令人寄信去請他，他已許了來，尚未見到，他一來將佛田開墾起來，則我們這衆濟寺益發有興頭了。」徒弟道：「就是他來，一個人能種得多少？」自利和尚笑道：「還虧你要做和尚，怎麼等癡呆佛田中事，不過有些影響，只要有人在田上略鋤鋤耘耘，便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也要算做種廣了。」小行者聽了，忙飛出寺來，現了原身，與猪一戒將前話說了。大家歡喜，因計算自變苦禪和尚，叫猪一戒變做一個鶚化道人，即搖搖擺擺走進寺來。道人看見問道：「二位師父何來？」小行者道：「快去通報，說是苦禪師父同鶚化道人來拜望。」香火進去報知，自利和尚大喜，忙走出來，迎入禪堂坐下。因問道：「那位是苦老師？」小行者

道。小僧就是這位是敵同道。鶚化道者。自利和尚道。久仰苦老師德望。無由相見。屢寄信拜懇。日望降臨。方今得會。不勝欣幸。又蒙鶚師同臨。更感不勝。苦禪和尚道。本不當輕造。因承屢命。只得奉謁。不知有何見教。自利和尚道。也無別事。只因黃山有幾畝佛田。甚是膏腴。爲天下聞名。土地堅硬。不期名雖聞於天下。其實荒蕪。久矣。苦禪和尚問道。既甚膏腴。爲何轉至荒蕪。自利和尚道。有個緣故。只爲這佛田土地堅硬。尋常農夫種他不得。必得一兩個大力量之人。方纔可當此役。屢屢訪求。並無一人。祇聞得苦老師功行洪深。力量又大。敢斗膽奉懇。若蒙慨然身任其事。將佛田種熟。這個功德。卻也不小。不知二位台意可否。苦禪和尚道。廣種佛田。正是我僧道之事。又蒙老師相招。怎敢推托。佛田在那裏。我們就去看看。自利和尚見二人允了。滿心大喜道。二位遠來。且請用過齋。一面叫徒弟備上盛齋。飽餐一頓。然後領到後面佛田上去觀看。苦禪和尚看了道。這等腴田地。我盡力種將起來。怕不收他千倉萬廩。但此田堅厚有力。不知可有趁手的田器。自利和尚遂叫衆雜工去搬了許多鋤頭金鏟之類。堆在地下。叫他二人觀看。二人看了笑道。這樣脆薄東西。如何種得佛田。因拿起來長的扶做兩截。短的裂作兩半。其餘大大小小。都打得粉碎。自利和尚看了大喜道。二位老師。法力甚大。方是個種佛田的羅漢。果然名不虛傳。幸我老僧收藏得一件種佛田的寶物在此。苦禪和尚伴問。是件甚麼寶物。自利和尚道。老師休問。待我叫人擡出來。與二位看。包管中意。隨吩咐徒弟領了七八十個雜工。進去繩索扛棒。吆天喝地的。將釘鈹擡了出來。放在地下。只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豬八戒看見滿心歡喜。止不住跑到跟前。兩隻手提將起來。擲一擲道。正趁手好使。遂丟開架子。左五右六的舞將起來。舞到妙處。衆人一齊喝采。豬八戒然後現了本相。對自利和尚道。你說不會借釘鈹。這是那裏來的。自利和尚因見是豬八戒。又羞又氣。又奪他不來。只得扯住小行者道。師父。你怎麼叫他變鶚化道人來騙我。小行者笑一笑。將臉一抹。也現了原像。道。你再細看看。自利和尚氣得目瞪口呆。話也說不出。小行者將手一撒。把自利和尚推跌在半邊。遂同豬八戒駕雲而起。道。擾齋了。這釘鈹等我們到西天求解回來。再借你種佛田罷。自利和尚忙扒起來看時。二人

已冉冉騰雲而去。正是空裏得來，巧中取去。不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缺陷留連 葛籐掛礙

歌云：惡惡惡，真慘虐。若要除之，須痛割。倘放鬆時禍亂作，不是被他磨，定是受他縛。一到纏身擺不脫，所以體脾施金鑿，軟款仁柔用不着。四夷之屏恩不薄，殺戮蚩尤誠聖略。寄語當權應揣度，千里毫釐不可錯。

話說小行者與豬一戒，用智賺得釘鈿到手。那管自利和尚死活，竟自駕雲回佛化寺來。到得寺中，唐半偈方用午齋。看見豬一戒擔着釘鈿，同小行者歡歡喜喜回來。因問道：那自利師父也忠厚，就肯還你。豬一戒道：那和尚最不忠厚，見我們說起討釘鈿，他到只是一味胡賴。虧師兄算計變化了進去，方纔賺得回來。就將前事細說一遍。唐半偈聽了嘆息道：如此設心種那佛田，何用小行者道。他佛田雖有何管真種，不過借佛田名色，騙人佈施而已。唐半偈又嘆息道：佛教本是慈悲，被這些惡僧敗壞，竟弄成一個坑人的法門了。此真解不可不遠求也。我們應當快快收拾去罷。就要起身。衆僧看見小行者有些神通，又收了豬一戒，將唐半偈敬如活佛。又苦留了半日。到次早起，收拾出門。衆僧還要留住，等點石來拜謝。唐半偈那裏肯住。小行者將行李結束，做一擔，叫豬一戒挑了。然後扶唐半偈上馬。唐半偈辭了那衆僧，同了兩個徒弟，欣然向西而去。正是一心知有佛，見佛取真解，作速往西去。心忙不敢停。唐半偈奉旨取解，菩薩護持，又收伏兩個有神通的徒弟，同行幫助。心下了窒礙，自放下諸念，安然前進。幸喜一路平安，行有月餘，不是山頂觀雲，就是嶺上望月。師徒們毫不覺得辛苦。唐半偈因對小行者說道：我聞得觀世音菩薩曾踏勘長安，到靈山說有十萬八千里之遙。若以一日百里算了，也只得三四個年頭，便走到了。爲何當日玄奘法師就去了十四年。小行者道：聞他一路上妖妖魔魔，苦歷了八十一難，方才行滿，所以就攔了。唐半偈道：我想天下那有妖魔，不過邪心妄念，自生妖魔耳。我

與你正性而行。死生聽之可也。小行者道：師父說得是。正說不了。只見坦平大路，忽裂了一路大縫，陷倒馬腳。將唐半偈翻筋斗跌了下來，慌得小行者連忙上前攙了起來，說道：怎麼平地吃跌？豬八戒看見，也放下行李，扯起馬腳道：原來地下有路裂縫。師父怎不會看見？唐半偈也不道地下有裂縫，不會留心看得，所以被跌。及自扒起來，抖抖衣服，再細看時，地下仍舊坦坦平平。那裏有甚裂縫？師徒三人看了，俱大驚道：這真作怪了！想了一會，沒處着頭，只得又扶唐半偈上馬前行。此時小行者恐怕有失，便緊貼着唐半偈的馬身而行，行不上一里多路，忽馬前又現出一個大坑，連人帶馬都要跌了下去。幸得小行者手眼快，一把將唐半偈抓住，又虧馬是龍駒，一躍而起，未跌下去。若如跌下去，雖不死，也要傷殘。師徒三人忙忙收拾好了，那陷坑又不見了。三人十分驚疑。唐半偈遂不敢上馬，因同着小行者豬八戒步行。此時日已平西，小行者即跳在空中一看，見路左一帶林子裏有人家，遂落下來。同唐半偈說道：這條路有些古怪。今日天也不早了，這林子裏有人家，我們且去借宿了，問個明白，明日再走不遲。唐半偈道：徒弟說得有理，便灣灣曲曲，轉入林子裏來。那林裏果是一處人家，但見三家臨水，五舍沿山，臨水的楊柳風來，門徑綠，沿山的松篁雲繞，戶庭幽，有幾家驅牧牛羊，自成村落。有幾家閒馴鳥雀，飛啄階除。小巷裏趁日色，漁人晒網，大田內乘雨水，農夫張犁，花深處，布帘懸影，是賣酒人家。石坳中，鐵斧飛聲，乃採薪樵客。誰家豚欄，正對雞栖，何處禽喧，不聞犬吠，乳臭小兒，鼓腹而肆嬉遊，僮僕丈人，倚樹而談經濟。雖不比上世涼風，也要算人間樂土。他師徒到得林中，不見寺院，就在一個大莊院門首。小行者歇住了馬，豬八戒歇下了擔。唐半偈下了馬，正打算入去借宿，只見對莊松樹下，兩個老者在那裏下象棋。一個老者忽看他師徒三人，在莊前立住，因起身走來問道：三位師父何事到此？唐半偈看見忙回身，打個問訊道：老居士，貧僧稽首了。那老者慌忙答禮道：老師父不像是我近處人。唐半偈道：貧僧乃東土唐天子，遣往西天見活佛，拜求真解的。今路過寶坊，因天色晚了，又尋不見寺院，欲借寶莊暫宿一宵。明日早行，敢求老居士方便。那老者聽見說是唐朝來的，且不答應，他肯借宿不肯借宿，先將他身上估了一回，又將他馬

也看看。因說道：「三位不像遠來的。」唐半偈道：「實是遠來的，爲何不像？」那老者道：「既是遠來，爲何一路來人馬並無損傷？」唐半偈道：「一路來跌是跌了兩次，幸有小徒護持，不致損傷。」貧僧此來，雖爲借宿，正要問被跌之故。那老者才笑嘻嘻說道：「既跌過也就是了，請裏面去好說。」一面讓唐半偈三人進去，一面又招那下棋的老兒道：「這三位是唐朝來的高僧，也來會會。」那老兒遂歡歡喜喜，同唐半偈一齊走進莊來。到客堂中，各各施禮，分賓主坐下。奉過茶，主位老者因問道：「三位老師大號。」唐半偈答道：「貧僧法名大顛，蒙唐天子賜號半偈。」又指着小行者兩個道：「這是大頑徒小孫行者，這是二頑徒豬一戒。」隨問二位老居士：「高姓大號？」主位的老者答道：「在下姓葛，名叫做葛根，因指着那個老兒道：他是敝親家，他姓滕，尊號叫做滕本。我東邊這村叫做葛村，往西去二十里，那個村叫做滕村。這兩村人卻不少，有上萬人家，都是葛滕兩姓，並無一個雜姓人家。凡遇婚姻，不是滕家嫁與葛家，就是葛家嫁與滕家娶去，所以牽牽纏纏，是是非非，竟成了千古的葛滕了。」唐半偈道：「這等說來，二老居士俱是世族了，但不知貧僧一路來爲何明明坦坦路，忽然裂成坑塹，使人遭跌？這是爲何？」葛根見問，沉吟不語。滕本道：「唐老師，既要西行，少不得要供獻大王，就通知他也不妨。」葛根方說道：「只因葛滕兩姓人多了，便生出个不肖子孫來，他不耕不種，弄得窮了，或是有夫無妻，或是有衣無食，過活不得，他不抱怨自家懶惰，看見人家夫妻完聚，衣食飽煖，他就怨天恨地，只說天道不均，鬼神偏護。若是良善之家，偶遭禍患，他便歡歡喜喜，以爲快意，不意一傳兩，兩傳三，這葛滕兩姓，到有一大半俱是此類，又不期這一片葛滕，乖戾之氣，竟塞滿山川，忽化生出一個妖怪來，神通廣大，佔住了正西上一座不滿山，自稱缺陷大王。初起時人家不知他的威靈，他就顯神通，將兩村人家弄得顛顛倒倒。唐半偈道：「怎生顛顛倒倒？」葛根道：「若是富貴人家，有穿有吃，正好子子孫孫受用，不是弄絕他的後嗣，就是使你身帶殘疾，安享不得。若是窮苦人家，衣食不敷，他偏叫你生上許多兒子，不怕你不累死。夫妻相好的，定要將他拆開，兄弟爲難的，決不使你分拆。後來知是大王顯靈，故合了兩村萬姓人家，同到山上去拜求，許下了年年月月，豬羊賽會的大愿，故如今得安居。若是那個違了限期，

或是牛羊不豐。他就連人都拿去吃了。故我這兩村人家無一個不凜凜信敬。若是遠方過客。不知他的神通。不去供獻祈禱。他將好路上弄得七坑八缺。使人一步步跌得頭破血出。不怕你不來求他。若遇有硬好漢。不信邪的。不去求他。他到臨了。現一個萬丈深坑。將你跌下去。登時填平。叫你一世不得翻身。你道利害不利害。唐老師既然要西行。這供獻之事。也須打點。唐半偈聽了。低頭不語。小行者接問道。若是供獻。須得甚麼東西。葛根道。豬羊是不必說了。還有一言。恐怕見怪。不敢在三位面前說。小行者道。但說何妨。葛根道。那大王最惱的是和尚。故我這葛藤兩村。並無一個庵觀寺院。小行者道。可知那大王爲甚惱和尚。葛根道。他說和尚往往自家不長進。單會指稱佛菩薩。說大話騙人。小行者笑道。這句話果真麼。老葛不要說謊。我明日拿那缺陷大王來。要當面對會哩。葛根聽見小行者叫他老葛。因睜着眼睛看小行者道。這位孫小師父到也托熟。我老人家偌大年紀。說的是正經話。他卻當取笑。這缺陷大王。正坐在那裏。等你去拿哩。怪不得那大王惱和尚。會說大話。小行者又笑道。據你說。只道我拿他不來。因對唐半偈道。師父既有好主人相留。你可安心歇下。過夜待我去看看。甚麼妖怪。若是不打緊。拿將來打殺了。明日可走路也。省得他不住的陷人。唐半偈道。去看看固好。須要細心。小行者道。不打緊。豬一戒道。我幫師兄去。小行者道。不消你去。你須看好師父在家。滕本聽了他師徒們商量要去。看看忍不住。插說道。這位孫小師父。想是癡子。此去到不滿山。足有七八百里路。怎說看看就來。明日好走。小行者又笑道。老葛老滕。你二老者。天下之小老也。曉得甚麼。說一聲我去也。早已跳在空中。不見蹤跡。嚇得那葛藤兩個老兒。面面相覷道。原來是會能飛昇的羅漢。我等凡夫俗眼。如何認得。因向唐半偈再三謝罪。忙備盛齋。相款不題。卻說小行者遂將身略縱一縱。早已看見一座高山。當面細看。那山雖然高大。卻凹凸凹凹。七零八缺。暗想道。此定是不滿山了。落下雲頭。到山上一看。只見半山。中一座廟。甚是齊整。廟門上題着七個金字道。缺陷大王威靈廟。走進廟去。只見兩廂階下。無數豬羊。俱捆縛在地。大殿上靜悄悄不見一人。原來這些祭獻的人家。都是早晨結聚了百十人。方到廟中來還愿。就是進廟也。只在階下放了豬羊便走。

那敢來見大王之面。此時天已傍晚，故不見人。小行者看了一回，不見動靜，遂穿出廟後，奔上山來。只見當頂上一塊大石，石上坐着一個妖怪，生得虎頭豹口，猛惡異常。傍邊圍繞着三五十小妖，將生豬生羊殺倒了，血淋淋的在那裏大嚼。小行者看見大怒，忙向耳邊取出金箍棒，大叫一聲道：「潑魔，好受用！你只知弄人的缺陷，誰知你今日自家的缺陷到了！」雙手舉鐵棒劈頭就打。那妖怪忽擡頭看見小行者，來得猛勇，急將手住下一指，只見小行者腳下忽現出一個千萬丈的大深坑，幾乎將小行者跌了下去。虧得小行者靈便，急將身一縱，早已跳在空中，笑罵道：「賊潑魔，好跌法！指望陷你孫祖宗哩！你會跌，我會打，不要走！且吃我一棒。」舉棒又照頭打來。那妖怪見陷他不得，又見一條鐵棒打來，那妖怪因手中無兵器，着了急，就將身往下一鑽，竟鑽了進去。許多小妖怪看見大王鑽入地中，他一個個也卻鑽了入去。小行者提着鐵棒，沒處尋入路，因將妖怪坐的那塊大石頭，一鐵棒打的粉碎，大叫着罵道：「潑妖，你既要在西方路上做大王，顯靈哄騙血食，也須硬着頭，捱你孫祖宗一兩棒，才算好漢，怎麼手也不交，就畏刀避劍，躲了入去。這等膿包，怎稱得大王，再避了不出來！我一頓棒，將你廟宇打翻，看你有甚嘴臉見人！」那妖怪伏在地下，聽見果然不好意思，只得拿了牛筋藤纏就的兩條木鞭，從後山轉了出來。大罵道：「你是那裏走來的野和尚，這等大膽，敢在我缺陷大王面前放肆！」小行者道：「我不說你也不知，我乃當年大鬧天宮孫大聖的後人。孫小行者，今保唐師父奉欽命往西天拜佛求解。可是野和尚，妖怪道：你既奉欽差，是個過路的和尚，為何不走你的路，卻來我這裏尋死？」小行者道：「我佛門慈悲，巴不得舉世團圓，你為何以缺陷立教，弄得世人不是，鰥寡便是孤獨？」妖怪笑道：「你佛教果是異端，不知天道，豈不聞天不滿東西，地不滿南北，缺陷乃天道當然。我不過替天行道，你怎麼怨我？」小行者道：「也罷了，你怎麼弄玄虛，跌我師父？」妖怪道：「不但跌你師父，還要吃你師父哩！」小行者聽見說吃師父三字，滿心大怒，舉起鐵棒就打。那妖怪用雙鞭急架相還，在山頂上一場好殺。但見一根鐵棒當頭打，兩柄藤鞭左右遮。鐵棒打來雲慘慘，雙鞭遮去霧騰騰。鐵棒重藤鞭靈，不知有甚冤愆。忽作性命之對頭，邪惡正正惡邪。又相逢狹路，縱無絲毫仇。

恨自是死生之敵。小行者威風潑魔，王利逞手段，驚天動地，喊聲山川搖撼，漫天殺氣，日月無光，和尚恨妖魔，妄生缺陷，思斬其首以填平。妖魔怪和尚，攬起風波，欲捉其人而抵住。妖自妖，僧本僧，本水米無交國。小行者與那妖怪戰不上一二十合。那妖怪的籐鞭如何架得住鐵棒，着了急，將身一閃，又鑽入地中去了。小行者沒處尋人，又罵了一回妖怪，只做不聽見。小行者沒法，又見天色漸晚，只得踏雲回到葛家。此時葛滕兩個老兒，尙陪着唐半偈說閒話。忽見小行者從天上下來，忙起身跪接道：「孫老爺回來了。」小行者忙攙起來，笑道：「二位老居士，何前倨而後恭也？」兩老道：「村莊老朽，肉眼凡胎，不知飛昇羅漢，萬望恕罪。」小行者道：「賢主人，那個罪你唐半偈因問道：「你看的怎麼樣？」小行者道：「不滿山上，果有一個妖怪，他見了我將地下一指，忽現出一個大深坑，指望跌我去。不期我手腳快，跳在空中，舉鐵棒就打他，急了，遂將身鑽入地下去了。被我在山上百般辱罵，他忍氣不過，只得拿了兩條籐鞭，從後山轉出來，與我抵敵。戰不到十餘合，我的棒重，他支架不來，正要拿他，他卻乖覺，將身一閃，又鑽入地中去了。我又百般辱罵，他只不出來，連我也沒法。又見天晚，恐師父記念，只得且回來說聲。明日再算計拿他。」葛滕兩老聽說，俱伸舌頭道：「我的爺爺打他，躲了不敢出來，真是羅漢。小行者道：「打值甚麼？明日少不得拿住他，與你合村看看。」唐半偈道：「似他這等鑽入地去，卻怎拿他？」小行者道：「正爲此那妖怪手段甚低，只是這一鑽到有些費手。猪一戒道：「會鑽地的妖怪，本事有限，不過是狐兔之類。雖然亂鑽，定有個巢穴在那裏。明日等我同師兄去尋着他的巢穴，一頓釘釘包管斷根。」小行者道：「師弟這一想，甚是有理。縱非狐兔，也是木妖，木能尅土，所以見土即鑽入去。我想金能尅木，只消與太白金星商量，定有法治他。」葛滕兩老道：「太白金星乃天宮星宿，孫老爺怎麼與他商量？」小行者笑道：「天宮乃是我們的娘家，怎麼去不得？兩老聽了，愈加欽敬。不一時，天已傍晚，葛根供上晚齋，請他師徒受用。吃完了，小行者走到堂外一看，只見日已西落，太白已掛西天。因對唐半偈說道：「師父，請安寢。我趁此良夜，去與金星商量就來。」唐半偈道：「你自己去，我或寢或坐，自有二位老居士相陪，你不必牽掛。」小行者得了師命，一筋斗雲，竟闖至西天門外，只見金星正

同水星揚光吐彩，羽儀象緯。因上前高叫道：「老太白，好華彩耶！金星看見是小行者，因問道：『你已遵祖訓，皈依佛教，與唐半偈做徒弟，上西天求真解了，爲何又有閒工夫到此？』小行者道：『正爲與唐長老做徒弟，上西天沒閒工夫，所以忙忙急急乘夜到此。』金星道：『爲着何事？』小行者道：『向蒙高情勸善，又蒙老祖家教，所以入於佛門，遠上西天也。』只道西天路上好走，不期纔出門，便有許多兜搭，故特來求教。金星道：『有甚兜搭，可說與我知道？』小行者道：『待我細說，正是說明委曲，指出平川，不知說些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金有氣填平缺陷 默無言斬斷葛藤

歌云：莫怨莫愁，人世從來多缺陷。祖宗難得見兒孫，富貴終須要貧賤。此乃天運之循環，不許強梁長久占。若思永永又綿綿，惟有存心與積善。

話說孫小行者往西天門上，與金星商量。金星細問其緣故，小行者因細細說道：『我跟唐師父往西天求解，才走到葛藤村，忽遇一個妖怪，自稱是缺陷大王，專一在平地上弄陷跌人。我老師父行不上三五里，就被他跌了幾交，不是我們有些手段扶持，已遭毒手矣。後在村中訪問，方知是他作祟。我因尋到山中，與他鬪戰，他鬪我不過，竟鑽入地中躲了。我百般辱罵，只是不出來。老師父又過去不得，無法奈何。因思他慣作鑽地，定是個木妖，惟金可以尅之。故特來相煩老星，設個法兒，同我去拿住他，好讓我師父過去。』金星道：『我聞木雖能尅土，而土地畢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者，薄也。厚也，惟其薄厚，所以受木之尅，不受木之害。蓋土又能生金，金又能尅木也。今葛藤村妖怪，能鑽在地中，弄陷坑跌人，想亦只是那方土地不博厚，不能生金以尅之。故使妖怪得以鑽進鑽出。今小聖既來相見，本該從命，奈公務在身，又未奉敕旨，怎得擅離職守去拿他？又不好叫小聖空回。我有一粒金丹，借與小聖拿去，放在西北乾方土內，不消一時三刻，這金氣自充滿大地，若果是木妖，任有神通，也不能存身，再弄缺陷矣。他走出來，小聖便容易拿他了。』小行者：『這個法兒，老星可曾試驗』

過有效沒效。金星道：「若沒效驗，我佛用黃金布地做甚麼？」小行者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既是這等，快求見賜。」金星笑道：「要別人的東西，卻這等性急？」小行者道：「那個要我的？」我只拿住妖怪，就送來還你，快拿來，莫要小家了。」惹人笑話。金星便在衣袖中取出一粒金丹，付與小行者道：「此乃生金至寶，我乃大人情，借與你，不要看輕了。」小行者連忙接在手中一看，只棗豆大，一粒卻不是黃金，乃是黃土。因笑說道：「我只道是件寶貝，卻原來是一點土兒。」金星笑道：「土能生金，正是寶貝。小聖豈不知道？」小行者會意道：「承教承教。」金星道：「金丹便借與你，不要學仙家拿去點外丹。」小行者道：「我豈是貧財之輩？」遂將金丹藏在身邊，謝了金星一筋斗雲，依然回到葛家來。此時唐半偈尚同葛滕二老坐着閒話，並未會睡。小行者走到面前，叫聲師父，我來了。唐半偈看見，忙問道：「徒弟，你來得快，不知曾見長庚星，可有甚麼計較？」小行者道：「金星說妖怪弄人，缺陷者，只因這方地土薄，所以被他鑽來鑽去。他送了我一粒金丹，叫我埋在地下，化成陰汁，將地土培厚，任是妖精，也鑽他不動了。妖精鑽不動，缺陷自然漸漸填平。」唐半偈道：「論理最是，但不知可果靈驗否？」猪八戒道：「自然靈驗。」唐半偈道：「你如何曉得？」猪八戒道：「如今世界有了金銀之氣，那裏還有甚麼缺陷？」唐半偈點頭道：「雖非正論，意亦可取。」遂同葛滕兩老到客房安寢。小行者有事在心，偏睡不着，到得五更，就叫醒猪八戒道：「我們趁早去幹辦停當，好捉妖怪。」猪八戒連忙一骨骸扒起來道：「那裏去？」小行者道：「你莫管，只拿了釘耙跟我來，不要驚動師父。」猪八戒真個悄悄拿了釘耙，跟着小行者駕雲往不滿山而來。到了山邊，就按八卦方位，在西北乾方，一塊光潔土上，叫猪八戒道：「兄弟，快動手。」猪八戒聽了，不管好歹，舉起釘耙，就作了一個大坑。因說道：「這土地果然甚鬆。」小行者隨取出金丹，放在裏面，依舊叫猪八戒將土扒在上面，蓋平，立了一會，說道：「此寶要一時三刻，方有應驗。」我們且回去打發師父起來安穩，再去尋他不遲。」遂踏雲回到葛家，略歇了一會，早已天色微明。唐半偈正睡醒，連忙起身穿衣，看見小行者與猪八戒侍立，因問道：「你說絕早要去幹事，爲何此時還立在此？」小行者道：「我們的事已幹辦完了，只等師父起來說明。」着猪八戒去拿妖怪了。唐半偈道：「那妖怪既能鑽來鑽去，弄人的缺陷。」

定也有些手段。你一人恐拿他不得。莫若叫猪一戒幫你去。小行者道：猪師弟同去也好。只怕師父有失。唐半偈道：我自在此。諒也無妨。小行者奉了師命，卽同猪一戒復到不滿山來。此時天已大亮，金丹之氣已遍滿大地。地下那些妖精，被金氣侵凌，漸漸皮骨受傷。如何存得身牢，只得鑽了出來。不一時，滿山滿野，俱是妖怪。小行者看見大喜道：果然金氣有靈，妖怪都出來了。因目視猪一戒道：兄弟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猪一戒聽見叫動手，便舉起釘鈹，笑嘻嘻禱祝道：阿彌陀佛。今日釘鈹發利市了，遂不管好歹，只望妖精多處，一路打來。那些小妖看見釘鈹打得猛勇，要鑽入地中躲避。不期地皮堅硬，就鐵頭皮搗破也鑽不進去。急急四散逃生，逃不及的，多被猪一戒打死。打死的妖怪，都現了本像。卻原來皆是些狗獾變的小行者。看了笑道：怪道會打地洞，弄人的缺陷。二人將妖精打盡，不見老妖。二人分頭各處找尋，卻說老妖躲在地下，指望捱得小行者去了，再出來作怪。不期金氣大發，滿身逼來。東邊躲到了西邊，西邊也是一樣。北邊躲到南邊，南邊也是一般。漸覺冷陰陰的，傷皮砭骨，存身不得。心中暗想道：這土是最鬆最薄，任我鑽出鑽入，以缺陷害人。今日爲何忽堅硬起來？定是那個西天去求解的和尙，弄的神通。這和尙既關絕了我的香火，今日又弄金氣逼我，十分可恨。若要與他相持，卻又殺他不過。他是奉師父上西天，這師父決是當年唐僧一流人。莫若乘便將他師父拿去吃了，以報此仇。但不知他師父在那裏？心雖思想，當不得金氣滿身亂攻，沒奈何提了雙鞭，鑽出地來。卻正撞見猪一戒拿着釘鈹，趕殺衆妖，殺得衆妖屍橫遍野。心下大怒道：那裏走出這個長嘴大耳的和尙來了？因氣狠狠的舉鞭就打猪一戒。看見笑道：好妖怪，你躲在地洞裏逃死罷了，爲何又出來納命？想是你的缺陷到，躲不過了。舉鈹將鞭一格，就隨手照頭築來。妖怪撒鞭抵還，二人交上手，便鬪有十數合。妖怪正有些招架不及，忽又聽得小行者尋來，大叫道：兄弟用心，不要走了妖怪。那怪愈加着忙，只得虛幌一鞭，敗下陣去。猪一戒如何肯放，緊緊追來。那妖怪急了，往地下亂鑽。一連撞了幾頭，將頭皮撞了生疼。莫想鑽入分毫，欲回去再戰。又見小行者趕到，十分着急，只得弄了一陣狂風，向東南逃。不期萬藤村正在東南，唐半偈不見兩個徒弟回來。

剛與葛藤二老到門前盼望。恰遇妖怪到來。忽見一個和尚。暗想道：這地方從無和尚。這和尚定是他兩個的師父了。相逢窄路。不拿他更待何時。遂乘便伸下手來。一把將唐半偈抓住。竟一陣風去了。嚇得兩個老者。跌倒在地。魂魄俱無。不一刻。小行者與豬八戒同趕到。見兩個老兒慌張下來。因問道：爲何如此。兩個老兒慌張道：不好了。唐老爺被妖怪拿去。小行者聽了十分焦躁道：我原要叫八戒守護的。師父不聽。果然有失。豬八戒道：埋怨也無用。那怪會吃豬羊。定是會吃人。我們快去找尋。不可遲了。小行者道：地下得了金氣。缺陷已將填滿。妖精鑽不入。畢竟還有穴巢在那裏。須問個根底。方好去找尋。因看着葛藤兩個道：你們地方上的土地廟在那裏。葛藤道：我們這地方沒有土地。小行者道：有土則有人。有人便有郊社之禮。那有沒土地之理。滕本接說道：聞得當先原有土地。只因缺陷大王來後。遂不在了。正說不了。只見個白鬚矮老兒。頭戴破帽。身穿布衣。急忙忙走來。跪在小行者面前。口稱：葛藤土地叩見。拜謝小聖。小行者道：我方纔問說。這地方沒有土地。你卻是那裏來的。那土地老兒稟道：既有土地。自有土神。必須地土寧靜。方得安居顯靈。這葛藤兩村。地土原薄。就是妖怪未來。已被葛藤纏繞不了。今又來了這妖魔。每日領了許多子子孫孫。鑽來鑽去。將一塊土地。竟弄得粉碎。生長不得萬物。故小神不敢虛受兩村香火。地方所以說沒有。今蒙小聖法力。借得金丹入地。一時缺陷俱平。小天篷又將羣妖打死。老妖怪再也不敢來了。就來也沒處安身。故小神仍得守職。特來叩見。拜謝小聖。但倉卒到任。衣冠襤褸。不成威儀。望小聖恕罪。小行者道：據你這等說。是我到替你地方填平缺陷。今將師父失去。到自弄個缺陷了。你且起來。我問你。你雖一向不管事。我看你說話到像是個有心人。這妖怪的來蹤去跡。你定然知道。今不知攝了我師父在何處。土地道：小神雖也不知詳細。但聞得昔日這葛藤兩姓。牽纏是非。不了一種葛藤之緣。遂在東南千里外。無定嶺上。長了無數葛藤。枝交葉接。纏綿數千里。再沒有人走得過去。這葛藤老根下。有一洞。洞中甚是埃拗。這妖怪想在那裏面藏身。因這無定嶺。是葛藤兩村的脈。嶺上生了葛藤。破了兩村風水。故這妖怪。走來村中。弄人的缺陷。受享豬羊祭賽。今既被小聖與小天篷打敗。定攝了

唐師父仍躲在舊洞去了。小聖要訪根腳，須到那裏去尋。小行者道：「兩村無數人家，既知是嶺上葛籐破風水，何不叫人將刀割斷土地道？這些俗人議論紛紛，又無慧劍，又不猛勇，如何斬得他斷？還望小聖垂慈。」小行者道：「既是這等，我去斬斷葛籐，拿住妖怪，叫地方替你立廟，你去罷。」說罷，那個白髮矮老兒忽然不見，驚得葛籐本連連合掌道：「孫老爺真是德重鬼神欽！」小行者道：「不消閒話，好好看守馬匹行李。我同師弟去救師父。拿妖怪就來。」一面說，一面兄弟二人駕雲往東南而去。一片時到了無定嶺，果然望見無數葛籐纏做一片。卻說那妖怪攝了唐半偈，躲入洞中，將唐半偈摔在地下道：「好和尚，你叫徒弟來拿我，你到被我拿了來，有何理說？」唐僧在地下，將身正一正盤膝坐下，並不答應。妖怪看了轉笑道：「好和尚，我拿你來是要吃你，不是請你來看經念佛。你這等端端正正坐着，假充佛菩薩體面，難道我就饒了你不成？」唐半偈只不做聲。妖怪本意拿來就吃，見他元神聚而不散，難以動手。思想道：「待我細細將佛法盤問他。若說差，先打得魂飛魄散，便好吃了。」手提着藤鞭，指定唐半偈問道：「你做和尚，就是佛門弟子。佛家的事，自然知道。我且問你，還是有佛，還是無佛？」答應得來便罷，答應不來，只是一鞭。唐半偈只不答應。妖怪道：「這種事，你這遊方和尚，料不知道。且饒你打再問你。你們和尚家，開口便念一聲南無佛，既是南邊無佛，為何觀音菩薩又住在南邊？唐半偈只不答應。妖怪又問道：「佛既清虛不染，為何華嚴經又盛說其八寶莊嚴，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唐半偈只不答應。妖怪又問道：「吞針好開色之門，割肉取捨身之禍，佛家種種異端，有甚麼好處？」唐半偈只不答應。妖怪見不答應，因問道：「你這和尚，想是半路出家的，故這些古典，全不知道。你既要往西天去求真經解，昔唐三藏取經之事，自然知道。佛門既稱方便，若有真經，就叫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三人取了來，也未嘗不可。為何定要唐三藏歷這十萬八千里道路，那些兒方便佛法，又說慈悲，若果慈悲，就唐僧一路平安，為何出了千魔萬難，叫他受苦，也不見十分慈悲？唐半偈聽了，只是低眉眼，默然全不答應。妖怪問得口乾舌枯，當不得唐半偈只不開口，正無法奈何，忽聽得洞外面吆吆喝喝，叫拿妖怪，慌得那妖怪躲在洞中，聲也不敢做，氣也不敢吐，卻說小行者與豬八戒尋

到嶺頭上。看見一片葛藤。知道妖怪的洞穴在裏面。小行者使用鐵棒去打。豬八戒使用釘耙去築。可是那葛藤是軟的。棒打到上面。便隨棒打倒。急掣起棒時。那葛藤依舊復牽纏如故。耙築到上面。又不痛又不養。欲收耙時。九個耙齒。轉被葛藤絆住。收不回來。急得個馱子暴躁如雷。大嚷大罵道。妖怪弄你娘的軟腳索。在此絆我。儘力將葛藤扯斷。急再築去。又被絆住。小行者看見道。兄弟不是這樣築。且住手。與你商議。豬八戒果然住了手。問道。哥呀。有甚的商議。小行者道。我聞得是硬難熬軟。我們的鐵棒釘耙。俱是硬的。他這葛藤枝葉是軟的。如何熬得他過。我們只尋着他的硬根。一頓砍倒硬根。這軟根條便無用。又聞得一句言語。便惹葛藤。我與你這等吆吆喝喝。葛藤一發多了。我們如今只閉着嘴。使葛藤纏我們不着。包管一砍就斷了。豬八戒聽了道。閉着嘴固好。只是氣悶得很。但不知硬根在何處。小行者道。只檢枝幹粗處。一路尋去。自然尋着。豬八戒依言。將嘴緊緊閉了。跟着小行者。只檢大枝幹隨灣就曲。一路尋去。直尋了半里多路。方尋着一個大盤根。足有丈把多大。上面黃條曲幹。纏結一團。小行者知道是根在此。忙用鐵棒將上面的枝葉撥倒。在半邊。因望着豬八戒。一戒努努嘴。豬八戒會意。也不言語。舉起釘耙來。不管好歹。照着葛藤。儘力望下一築。掣出釘耙來。那根早已半邊離土。再復加兩耙。那根嘩喇一聲響。已被築斷。倒在半邊。根下面早露出一個大洞來。小行者看見歡喜。因吩咐豬八戒道。你好好在洞口把守。待我跳入洞裏去看看。若是妖怪逃出來。定要拿住。不可放走。豬八戒道。這個自然。小行者即將身一縱。跳入洞中。只見唐半偈低眉合眼。端端正正。盤着雙膝。坐在地下。卻不見妖怪。便叫一聲道。師父。我來了。那妖怪在何處。唐半偈聽見是小行者聲音。方開眼道。妖怪想是躲往洞後去了。小行者忙提着鐵棒。趕進洞後去。原來那妖怪。聽見小行者二人尋來。嚇得心驚膽戰。初還倚着葛藤纏緊。尋不進來。後聽見葛藤斬斷。慌得手足無措。只得躲在洞後。現了獐子的原形。沒命的往地亂鑽。誰想地下得了金氣。十分堅硬。再鑽不進去。鑽來鑽去。只鑽了一個深坑。將身伏在地下。小行者趕到後洞。來尋妖怪。不期後洞黑暗。看不見。只將鐵棒四面上。下亂搗。恰好一棒。正擱着妖怪。那妖怪忍痛不過。大叫一聲。往前洞就跑。小

行者隨後緊趕。妖怪急了，要逃性命。又看見洞口大亮，葛藤盡倒，只得負痛往洞外一跳。誰知豬八戒緊緊守着洞口，看見一隻獃子跳出來，知是妖怪，舉起鈿來當頭一築，急掣鈿看時，早已九孔流血，嗚呼死矣。小行者忙趕到洞口問道：妖怪可曾拿住？豬八戒道：拿便拿住，只是不活了。但不知師父可在裏面？小行者道：在裏面。八戒道：妖怪已死了，何不快請他出來？小行者道：師父在裏面打坐哩，怎好驚動他？唐半偈聽了，忙起身笑道：不是打坐，乃以正伏邪，以無言制有爲耳。小行者聽了歡喜，忙扶唐半偈出洞，又叫豬八戒到嶺下人家討一個火種來，聚些亂草敗葉，放一把火，將一帶葛藤燒個乾淨。小行者叫豬八戒拖着死妖怪，自扶唐師父一同駕雲而回。正是：土逢金固體，木過燒火身。不知師徒回葛藤村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假沙彌水面陷師 小天篷河底捉怪

詩曰：佛也人兮妖也人，卻從何處辨虛真。鬚眉耳目皆成面，手足肩腰總是身。

養血弄形形弄影，積精生氣氣生神。欲知邪正何差別，好向靈臺去問津。

話說唐半偈師徒三人，斬斷葛藤，倒拖着獃子妖怪，駕雲回葛家來。此時葛根藤本兩個老兒正在那裏疑疑惑惑，不知二人可有手段，救得唐師父。忽見半空中師徒三人落下雲頭，竟到草堂。豬八戒將死妖怪攢在階下。兩個老兒又驚又喜道：救得唐師父回來，便是萬幸。怎麼當真的把害人妖怪捉了來了？真活佛，真羅漢。小行者道：我們出家人，專救苦救難，難道現放着一個妖怪在此害人，不打死他，還留他不成？兩個老兒道：可是他一死好了，只是這妖怪兇惡異常，二位老爺怎麼尋得他着？又怎麼就打死了？小行者就將前事說了一遍。道：如今不但打死了妖怪，替你填平缺陷，又將無定嶺的葛藤，卻燒完了。包管你這兩村中平平安安，再無是非了。兩個老兒聽了大喜，遂傳知合村百姓都來拜謝。這家要請去供養，那家欲接去供養，唐半偈急欲西行，不肯耽擱，一概辭了。又吩咐葛藤兩老將不滿山的缺陷廟，快改造土地神祠，隨叫豬八戒收拾行李起身。正

是若要保人身。但須存佛心。莫怨苦生魔。魔消實功行。唐半偈師徒三人辭別了葛滕兩老。欣然上路。一路上坦坦平平。並無阻礙。唐半偈因說道。葛滕村這場功行。實虧了你兩個賢徒之力。真是世無佛不尊。佛無衛不顯。師徒們在路上談心論性。不知不覺。又走了幾日程途。忽一日耳邊隱隱聞得水聲洶湧。唐半偈問道。徒弟呀。那裏波浪之聲。莫非前面有江河阻路。小行者道。等我去看看。遂跳在空中。往前一望。果然浩浩渺渺。一派洪水。正攔住去路。再細細推測遠近。卻無邊無岸。將有千里。近岸一帶。又絕無一個人家村落。心中躊躇不定。只得跳下來。報與唐半偈道。師父。前面果是一條大河攔住。唐半偈道。這條河不知有多遠。小行者道。看去來。縱無一千。也有七八百里。唐半偈道。我們也來了數千里。並無大水。莫非就是水經所載的流沙河。小行者道。想正是也。不然。那裏又有這等大河。唐半偈道。是不是。可尋一個土人問問。小行者道。一望絕無人煙。那裏去問。唐半偈道。問不問也罷了。只是沒有人煙。卻那裏去尋船隻渡過去。小行者道。老師父不必心焦。俗語說得好。除了死法。少不得又有活法。且等我去尋個所在。落下腳再算計。復跳在空中。沿河一帶踏看。不但沒人家。連樹木也無一顆。只得走回東望。忽見一個紅土墩。有小小一個廟兒。心下歡喜。遂跳下來。說道。師父。我們有安身之處了。唐半偈道。那裏安身。小行者用手指着小廟道。那不是。師徒看見。甚是歡喜。忙挑擔牽馬往小廟裏來。只見那小廟。不木不金。砌造全憑土石。蔽風蔽雨。週圍但有牆垣。不供佛。不供仙。正中間並無神座。不開堂。不接衆。兩旁邊卻少廊房。冷清清不見廚灶。直突突未有門窗。但見香爐含佛意。方知古廟絕塵心。師徒三人才到廟門。正打算入去。只見廟裏走出一個死眉瞪眼。枯枯焦焦的和尚出來。迎着唐半偈問道。老師父莫非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見活佛求真解的唐半偈麼。唐半偈聽了。又驚又喜道。我正是我正是。師兄何以得知。那和尚道。既說是唐師父。且請到廟中安歇。下行李馬匹。待弟子拜見細說。唐半偈依言同入廟內。那廟內空空落落。沒一件器用。那和尚移一塊石頭。請唐半偈坐下。方說道。我乃金身羅漢的徒弟沙彌。奉唐三藏佛師旨。說他當年拜求來的真經。被俗僧解壞了。坑害世人。故又尋請老師父去求真解。又慮老師父路上隻身

第五十回

難行。原要三位舊徒弟，各自尋個替身，護持前去。以完昔日功行。聞孫戰鬪勝佛，已有一位小聖淨壇侍者，已有了。一位小天蓬，獨本師羅漢未曾遺得。後人故遣弟子沙彌，追隨左右。故在此守候。因此得知。唐半偈聽了，不疑。便道：師佛如此垂慈，使我一生何以報答。惟有努力西行而已。因又問道：你既在此守候，定知前面這派大水，是甚麼所在。沙彌道：這就是本師出身的流沙河了。因本師皈依唐佛師，後來證了金身羅漢之果。故土人立此香火之廟，以識聖跡。因年代久遠，止存空廟。唐半偈道：原來果是流沙河。但我聞此河經過有八百里。今又無舟楫，如何得能過去。那沙彌道：老師父請放心。本師叫弟子在此守候者，正爲本師昔年久住於此，深識此河水性，故傳了弟子。叫弟子渡老師過去，也可算往西天去一大功。唐半偈聽了大喜。因又問道：雖如此說，你也卻是個空身，又無寶筏，又無津梁，怎生渡我。那沙彌道：師父原來不知道。這河舊有碑記，八百沙河界，三千溺水深。如此廣遠，如何設得津梁。又說：鵝毛飄不起，蘆花定沉底。如此溺水，如何容得寶筏。唐半偈道：似此卻如何渡我。沙彌道：不難。本師傳弟子一個御風行水之法，只消走到上面，隨波逐浪，便輕輕能去了。若使氣任性，便有些煩難。唐半偈聽了，沉吟不語。沙彌道：老師父莫要狐疑。若不信，請到河邊待弟子走與老師父看。唐半偈因西行念急，便欣然帶着小行者走出廟來，同到河邊一望，只見那河無邊無岸，直欲并包四海。有納有容，殆將吞吐五湖。往來自成巨浪，不待風兩激搏，便作狂瀾。何須氣鼓，汪洋浩渺，疑爲天一所生。澎湃濤騰，不是尾閭能泄。波面上之龍作魚遊，波頭中之蛟如蝦戲。漫言漁父不敢望洋，縱有長年也難利涉。唐半偈看見河勢浩渺，因問沙彌道：你看如此風波，如何可行。沙彌道：怎麼行不得。一面說，一面就跳在水中，如登平地一般。又如扯篷一般飛也似往前去了。唐半偈看了大喜道：果然佛法無邊，不愁渡此河矣。小行者道：師父且不要歡喜，還須斟酌。唐半偈道：有甚斟酌。小行者道：大凡佛菩薩行動，必有祥光靄靄。其次者亦必帶溫和之氣。你看這和尙一團陰氣，慘慘淒淒，不像是個好人。唐半偈道：你多疑。他是沙羅漢遣來侍者，怎麼不是好人。小行者道：是遣來不是遣來，又不知詳細根由。況且如今的邪魔，最會掉經兒討口氣。那裏定得。唐半偈道：

徒弟呀。如此疑人寸步難行了。如何到得靈山。小行者道。保得性命。自然到得靈山。唐半偈道。豈不知我命在天乎。話說不了。那沙彌在水面上似風車兒一般。飛走回來。到得岸邊。跳將上來。鞋襟並無一點水氣。因對唐半偈道。老師父。弟子不說慌麼。快請同行。不消一個時辰。便可高登彼岸。唐半偈道。你雖不說慌。但此御風行水之法。從來未聞。恐屬外道。我實有些膽怯。沙彌道。達摩祖師西來一葦渡江。那個不知道。老師父怎說個外道未聞。還要膽怯。唐半偈聽了。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沙彌又道。達摩祖師當日渡江時。因江岸有蘆葦。故隨手折一枝作筏。今此河沙地。不生蘆葦。故弟子履行。總是一般。既是膽怯。我有一個舊蒲團在廟中。待我取來。與老師父踏腳。便可放膽西渡。唐半偈道。如此更妙。快去取來。沙彌忙走到廟中。果然拿了一個破蒲團。只浮在水面上。請唐半偈上去。唐半偈道。這小小一個蒲團。只好容我一人。他弟兄二人與行李馬匹。卻怎麼過去。沙彌道。兩個師兄自會駕雲。不必說了。若慮行李馬匹。等我送了老師父過去。再來載去。也不打緊。小行者道。行李馬匹。我們自管。到不要你費心。但只是師父干係大。你既要擔當在身上。我就交付與你。只要到西邊。還我一個好好的師父。倘若有些差池。我卻不肯輕輕饒你。沙彌笑道。大師兄。說那裏話。我奉本師法旨而來。不過要立功累行。怎麼說個差池。唐半偈道。不須鬪口。只要大家努力。遂奮身走上蒲團道。仗佛力向前。不登西岸。誓不回頭。小行者道。勸我師父不要偏執。須知回頭是岸。唐半偈似聽不聽。沙彌怕他一時覺悟。忙跳在水上。一手攘住唐半偈道。老師父忙往西方去罷。不須饒舌了。將腳一登。那蒲團就如飛一般往前去了。小行者看見光景蹊蹺。忙對豬八戒說道。那和尚多分不懷好意。你且看守行李馬匹。待我趕上去看看。莫要被他的虛頭。豬八戒道。這和尚行徑。實在有些古怪。你快去。我在此相候。小行者貼着水一路趕來。早已不知去向。趕到河中。並無蹤跡。心下着慌。復跳在空中。四下找尋。那裏有甚影跡。急得他暴躁如雷。回來與豬八戒說道。怎麼青天白日。眼睜睜的着鬼迷了。豬八戒道。急也無用。快去找尋。小行者道。沒有蹤影。那裏去找。豬八戒道。那和尚會在水上行走。又且纔在水上。就不見了。定然是水中邪祟。小行者道。兄弟你想到想的最是。但此河

闊大。知他躲在那裏。豬一戒道：河雖闊大，也定有個聚會潛藏之處，以爲巢穴。我豬一戒托庇在天篷水神麾下，這水裏的威風，也還有些。你到看着行李馬匹等，我下去找尋一個消息，再作區處。小行者道：好兄弟，你若果真找尋着了師父，就算你西天求解的第一功。豬一戒道：只要尋着師父，脫離此難，便大家造化，甚麼功不功，便脫去衣服，手提釘鈿，跳入河中，分開水路，直入波濤深處，四下找尋蹤跡，未入水時，只道妖精，既有神通，定有巢穴，容易找尋，不期到了水中，水勢洪深廣闊，竟沒處摸個頭腦，尋了半晌，毫無蹤跡，欲要回到岸上，又因在小行者面前說了大話，不好意思，心下一時焦躁起來，口中恨恨之聲，一路嚷罵道：這孽畜，怎敢變和尙來拐騙我師父。若是個知事的，曉得我小天篷的手段，快快送我師父出來，便是你們的大造化，倘執迷不悟，我一頓釘鈿，將你這些孽畜的種類都打殺。若留半個，也不算好漢。一面說，一面將釘鈿從東邊直打到西邊，從南邊又打到北邊。原來流沙河是條生金養聖之河，並無舟船往來，長育的那些龜鼉蛟龍，成羣作隊的遊戲，忽被這豬一戒將釘鈿四下亂打，一時躲避不及，碰着釘鈿，不是鱗損，就是殼傷。頃刻間，把那些水族，打得落花流水，滿河鼎沸。早有巡河夜叉，報與河神。河神着驚慌，忙帶領兵將，迎上前來，高聲呼道：何處上仙，請留大名，有何事動怒？乞見教明白，不必動手。胝子聽見有人兜攬答話，心下想道：我不打他，也不出來，益發搖頭擺腦，把釘鈿施逞威風。河神急了，只得又叫道：上仙有話好講，爲何只管動武？豬一戒方才縮住手，問道：你是甚麼毛神，敢來多嘴問我？河神道：小神就是本河神，見上仙怒打水族，不知何故，因此動問。此乃本河職守，實非多嘴。豬一戒道：你既是河神，就該知道掌管天河的天篷元帥了。河神道：豬天篷元帥乃天上河神，小神乃地下河神，雖尊卑不同，卻同管河之職，怎麼不知？豬一戒道：既是知道豬天篷元帥爲何叫這些孽畜來欺侮我小天篷？河神道：原來上仙就是豬天篷遺廕，故釘鈿這等利害，不差，不差，但不知是誰欺侮你？豬一戒道：不知河內甚麼孽畜，變做一個和尙，謊說能御風行水，騙我師父渡河，渡到中間，忽然弄靈頭不見了。你既在此河爲神，這是必定知道，快去與他說明，叫他好好將我師父送了出來，萬事全休。若躲避不出，我一頓釘鈿。

叫他都要死。河神聽了，沉吟道：「小天篷，這事還須細察，不要冤屈了人。我這河裏數百年前，或者是有些不學好的水族，自從沙羅漢皈依佛教，往西天拜佛求經，證了金身正果之後，這條河遂爲生金養聖之地。凡生長的鼉鼉蛟龍，皆含佛性，並不生事害人。那有變和尙拐騙你師父的道理？豬一戒大怒道：「胡說！眼見一個和尙騙我師父到河中就不見了，怎麼自願沒有？定是你與他一夥，故爲他遮蓋。從來官府拷賊，不打不招。我只是蠻築，不管你築了出來，又舉釘耙亂築。河神忙止住道：「小天篷，不要動手，容我細想，莫非這和尙的模樣，有些死眉瞪眼，白寥寥沒血色的麼？豬一戒道：「正是他，正是他，你方才說沒有，如何又有了？」河神道：「這和尙實不是水族成精，豬一戒道：「不是水族，卻是甚麼成的精怪？」河神道：「乃是九個骷髏頭死朽之物。一戒道：「爲何得能作祟？」河神道：「當年沙羅漢未皈依時，日日在河中吃人吃殘的骸骨，都沉水底，獨有九個骷髏頭，再也不沉。沙羅漢拿來穿作一串，像數珠一般，掛在項下。後來皈依佛教，蒙觀音菩薩叫他取下來，並一個葫蘆兒，結作法航，載旃檀功德佛西去。既載了過去，沙羅漢心想皈依，就將這九個骷髏頭丟了。那知沾了佛力，就能聚能散，在河中修煉。如今竟成了人形，取名媚陰和尙。若說作祟拐騙你師父，除非是他。豬一戒道：「你既爲神，這河內邪祟，怎不驅除，卻留他在此害人？」河神道：「因他是沙羅漢的遺物，小神不敢驅除。况他一向在河中往來，並無甚害人之事。不知今日爲甚，卻來捉你師父？」豬一戒道：「既是他不消閒話，快叫他還我師父。」河神道：「這媚陰和尙雖然是骷髏作祟，因借佛法之靈，卻也有些手段。小神一時間也制他不得。豬一戒道：「快領我去。」河神道：「他一向在河中流蕩，近有些氣候，就在河底下將那些拋棄的殘骸殘骨，但尋將來堆砌成一個庵兒。起個美名叫做窰窰庵，以爲焚修之處。嘗聞其中有鐘鼓之音，只是進去不得。豬一戒道：「又來胡說！既有庵，如何進去不得？」河神道：「小天篷，不知這庵既是白骨蓋造，這和尙又是骷髏修成一團陰氣，昏慘慘冷淒淒，周遭旋繞，不得獨魚龍水族，不敢侵犯。就是小神，若是近他疆界，便如冰雪布體，鐵石加身，任是熱心熱血，到此亦僵如死灰矣。所以進去不得。豬一戒道：「這兩日天氣甚煖，我老豬又因行季重擔，挑得熱燥，正要到他庵裏去乘涼去快。」

走快走。河神攔當不住，只得叫兵將開路。將豬一戒直領到北極之處，將手指着道：「前邊望去白漫漫黑茫茫的，便是了。」請小天蓬自往。吾神陽氣薄，只好在此奉候，不敢去了。豬一戒也不答應，提着釘耙，往前直撞。卻說那媚陰和尚，原是枯骨，因沾佛法修煉成形，只因枯焦已久，沒有陽血，不能生肉，雖也害了幾個人，將熱血塗在身上，怎奈都是凡夫俗子，不能有益。近因沙羅漢遣沙彌在河岸上候唐半偈，他聞知唐半偈是個聖僧，乃純陽之血，自能生肉，就哄騙他道：「當年唐佛師渡河時，雖將我九個骷髏結成筏子，實虧了觀音菩薩一個葫蘆在中間，以陽長陰，故就乘載人馬，同登彼岸。若純靠我，恐亦不濟。」沙彌信以為真，恐期誤事，遂找本師請問觀音菩薩，拜求葫蘆，不期沙彌纔去，適值唐半偈就到，他就假冒沙彌，哄騙唐半偈，御風行水，復弄手段，將唐半偈真攝入一窠窰庵中，放下，將一條白骨架成個凳子，請唐半偈坐下，又取出一把風快的尖刀，放在前面說道：「唐老師，不是弟子得罪，因弟子原係枯骨修行，不得聖僧純陽之血，萬劫也不能生肉，遍處訪求，並無一個聖僧，惟老師稟貞元之氣，乃純陽之血，敢求效我佛割肉之慈悲，以活殘軀，故萬不得已相求。今既到此，伏望慨然。」唐半偈已知被騙，瞑目不言，忽聞此言，因開眼答道：「你枯骨能修，固是佛門喜事。若說要老僧之血，以生肉在我老僧，死生如一，固無不可，只怕你妄想之肉，未必能生，而修成之骨，轉要成齏粉矣。」媚陰和尚聽了，着驚道：「只是為何？」唐半偈道：「但是我唐半偈落你陷阱，為釜中之魚，几上之肉也。須念我兩個徒弟，是何等神通，豈肯輕輕饒你？我老僧勸你莫若留了自己本來面目，漸次修去，或者佛法無邊，還有個商量。若要損人利己，以我之死，易汝之生，恐佛門中無此修法。媚陰和尚正躊躇未決，忽聽得庵外豬一戒喊聲如雷道：「妖怪，還我師父來！正是福還未受，禍早臨門，不知豬一戒尋將來，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弄陰風熱心欲死 灑聖血枯骨回春

詩曰：陰能死兮陽能生，陰陽生死豈容情。百骸不屬原無氣，一竅相通便有聲。

到底妖邪能勝正。從來奇怪不如平。漫言詭計多機巧。畢竟真修待佛成。

話說媚陰和尚攝了唐半偈在窳窳庵逼他殺血生陽。被唐半偈說出許多利害。正在躊躇。忽聽得豬八戒叫喊來討師父。心下想道。唐半偈之言不差。果然就尋來了。但事已至此。住手不得。待我將陰風陰氣。先結果了他。慢慢再來處他不遲。因開了庵門往外一望。只見豬八戒精赤着身體。手提着釘鈿。向庵門打來。滿身冷霧。寒煙。他俱不怕。媚陰着忙道。好很和尚。若容他進庵。這些朽骨牆垣。禁他釘鈿幾築。因迎上前叫道。豬師兄。這是甚麼所在。你卻來尋死。豬八戒道。尋死尋死。你九個骷髏骨頭。正好配我九齒釘鈿。快伸出頭來。不得無禮。舉鈿就築。媚陰和尚見來得勇猛。忙劈頭一口陰氣吹來。這陰氣十分利害。冷颼颼。寒慘慘。幽氣結團團。陰風吹陣陣。創人膚不異雪刀。侵人骨真如冰窖。觸一觸體不動而自搖。盪一盪身不寒而亦噤。絕無憐火生炎。那有死灰底磨。從來最慘是陰風。未有如斯之已甚。豬八戒被媚陰和尚一口陰風劈面砍來。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又一口吹來。便立腳不住。只是寒戰。再一口吹來。便冷透心窩。兩手俱僵。連釘鈿也提不起。着了忙。只得倒拖着釘鈿奔了回來。直奔回二三里遠。猶渾身抖個不住。道。好利害。好利害。真是寒冰地獄。又奔二三里。河神迎着道。小天篷要到庵裏去乘涼。爲何就回來了。豬八戒連連搖頭道。寧可熱殺。這個涼乘不得。一面說。一面分開水路。飛也似奔回東岸。小行者看見。忙迎着問道。尋得師父怎麼了。豬八戒也不答應。將身縮做一團。穿上衣服。猶有寒慄之色。小行者又問道。馱子怎麼這般模樣。豬八戒縮了半晌。回過氣來。方說道。幾乎凍死。小行者道。胡說。這樣煖。又怎麼凍死。豬八戒道。說與你也不信。我尋到水底。因認做水面妖怪。被我一頓釘鈿。打出個水神來。他說不干他事。是九個骷髏變和尙成精。引我到他庵邊去尋。已覺有些陰氣襲人。及被我嚷罵出和尙來。忽被他劈面吹了兩口陰氣。不覺登時就如冰雪沃心。寒噤個不住。不是我跑得快了。此時已凍死。不得見你了。小行者道。你便跑了來。可知師父如何。豬八戒道。我在庵外。尙如此寒冷。師父拿在庵中。定是凍死了。小行者道。師父元陽充足。凍是凍不死。卻也要作速去救師父。豬八戒道。我身體弱。又吃了素。又怕冷。凍

不起。這樣鬼所在。萬萬再去不得。只靠哥哥法力大。或者有事去救師父。小行者道。連一個人怕起鬼來。可是長進的。且將行李馬匹。牽挑小廟中歇了。你看守着。等我來尋他。看我凍也不凍。豬八戒道。哥哥這個嘴也難說。小行者牽馬。豬八戒挑行李。同回廟來。剛到廟前。只見廟中走出一個黑慘慘的和尙來。將小行者與豬八戒。估了一估道。二位莫非是東土大唐來。往西天求解的師兄麼。豬八戒見問。就亂嚷道。好活鬼。你纔掉經兒。騙了我師父去。怎麼又來弄虛頭騙我。那和尙道。你這和尙忒憊懶。我與你纔見面。怎麼騙你師父。就開口罵人。豬八戒道。你纔弄陰風吹我。不是我走的快。幾乎冷死了。莫說罵。打死你也是該的。就拿出釘鈹。劈面築來。那黑和尙忙取出一根禪杖來。架住道。野和尙休得無禮。不是我懼你。我看你這釘鈹。似有些來歷。小行者因取鐵棒分開道。不要動手。且問個明白。你是甚麼人。怎知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那和尙道。我乃金身羅漢弟子。沙彌奉本師法旨來護持。唐半偈聖僧往西天求解。說他有兩個徒弟。今見你二人。廝像故此動問。怎麼這野和尙不管青紅皂白。就動起粗來。別人怕你。我沙彌這條禪杖。專好除妖捉怪。卻不怕你。小行者道。我且問你。這金身羅漢。有幾個沙彌。那沙彌笑道。就是我一人。頂天立地。豈容有兩個。小行者道。既無兩個。為何早間有一個白寥寥。死眉瞪眼的和尙。也說是沙彌。將我師父騙入水去。沙彌道。我不信。又有一個豬八戒道。師兄莫要聽他。早間是個白沙彌。如今變做個黑沙彌。他改頭換面。人認他不得。須瞞我。不過我卻認得你。變來變去。無非是九個骷髏頭。沙彌聽見。說出九個骷髏頭。吃驚道。莫非媚陰和尙。又走了叉路。因問道。這九個骷髏頭。師兄何以得知。豬八戒道。如今將我師父攝在窠窰庵。沙彌道。唐師父有二位師父護持。怎麼得落他手。小行者道。他也似你一般。說是金身羅漢遣來。隨侍的沙彌。又說會御風行水。頃刻可渡此河。老師父西行心急。信以為然。他又將一個舊蒲團。拋在水可作筏。請老師父上去西行。一行到河中。我見不是光景。慌忙趕去。早已被他攝入河中矣。沙彌大怒道。這屍靈怎敢假我名號。哄騙聖僧。罪不容於死矣。豬八戒道。師兄莫要聽他。你既是真沙彌。奉沙師叔法旨來護持。唐師父就該在此等候。卻走到那裏去了。卻教這骷髏頭來假名。

託姓騙我師父沙彌道。師兄責得極是。連我一時昏昧。也被他騙了。小行者道。你怎麼被他騙。沙彌道。這九個骷髏頭。原是我本師項下之珠。自渡了唐佛師西去。有功佛門。又修了一二百年。變成人形。昨日因探知我奉本師法旨。來護持唐師父西行。他就起了一個邪念。騙我道。當日渡唐佛師西去。雖是他九個骷髏。卻賴觀世音菩薩一個葫蘆。方能共濟。須去求來。方不誤事。我信以爲真。去請師命。不期唐師父與二位師兄恰恰走來。他就不懷好意。竟假充沙彌。又犯此該死之罪。豬一戒道。罪不罪。死不死。且慢論。只恐怕師父此時已凍得嗚呼了。小行者道。你若果是真沙彌。不干你事。你可看好。行李馬匹。等我去救出師父去。再作道理。沙彌道。我奉本師之命。來渡唐師父過河。今失陷唐師父。皆我之罪。二位師兄。不消費力。等我去拿這死屍。教他送唐師父上岸。憑二位師兄發落。豬一戒道。你如果拿得那和尚。救得我師父。我方信你是真沙彌。沙彌道。這不難。這不難。遂在袖中取出一幅金身羅漢的小像來。走到水邊一照。不一時。只見一道金光如烈火一般。直射入水底。將窰窰庵的陰氣。忽然銷鑠殆盡。媚陰和尚幾乎身體俱裂。只得伏在唐半偈膝前。連連叩頭道。老師父救命。呀。唐半偈問道。你方纔還倚強要殺我。怎麼如今又求我救命。媚陰和尚道。事到如今。瞞不得老師父了。起先因真沙彌回去。故做假冒沙彌。哄騙老師父。今真沙彌尋將來。知道此事。以真火燒我。我一個枯骨。怎禁得起。故求老師父庇佑。唐半偈道。真火燒你。我怎生救得。媚陰和尚道。老師父聖水充足。真火雖烈。不敢相犯。若肯容我躲在老師父法座下。便可救命矣。唐半偈道。我身邊既可躲。我自救你。只是我身墮重淵。你也須思量。送我出去。媚陰和尚道。送老師父出去不難。只怕送出去。三位高徒不肯饒我。雖我枯骨。仍做了枯骨。原也不失本來面目。只可惜苦修了這一二百年。已得成形。又自墮落爲可悲耳。唐半偈道。你快皈依。送我出去。我自救你。不消畏懼。媚陰和尚聽了歡喜道。聖僧慈悲。決不誤我。便負着唐半偈從金光影裏。直奔上東岸來。小行者同豬一戒迎着道。好了。師父出來了。那妖和尚也出來了。沙彌方收了小像。上前拜見道。弟子沙彌奉本師命來隨侍師父。因被這厮愚了。回請師父。不料這厮陡生邪念。轉將師父陷入河中。罪惡深重。萬死無辭。今放佛

光燒死他。情理當然。怎麼師父轉又庇護他。唐半偈道。我佛慈悲。我非庇護他。爲佛廣慈悲也。況萬劫難修。一敗塗地。豈可不開自新之路。沙彌道。老師父如此慈悲。只是造化了這孽障。還不快過來謝了師父。豬八戒道。我受了他的冷氣。幾乎凍死。師父雖慈悲他。我卻饒他不過。唐半偈道。徒弟呀。他一枯骨。也不容易修至此。豈可因凍你一凍。便壞了他前程。豬八戒道。師父雖念他的前程。他卻不念師父的前程。唐半偈道。他既不念。我正是念他的前程。卻是我的前程。你須於二者之中。尋你的前程。怎麼舍己從人。效尤起來。豬八戒聽了。方不敢再言。媚陰和尚伏在唐半偈膝前。只是磕頭。沙彌道。孽障。不要假小心。快現原身。結作法船。渡師父過去。媚陰和尚也不敢違拗。便跳在水上。一陣風。仍變做九個骷髏頭。周圍結作一隻大法船。沙彌又持禪杖。壁立直豎。在中間掛起金身羅漢小像來。就是桅篷一般。請唐長老下船。小行者與豬八戒。忙到小廟中牽馬挑擔。同上法船。正值微微清風。波浪不生。師徒四人穩渡中流。不消一刻時辰。早已高登西岸。師徒們大喜。沙彌卽收了禪杖小像。那骷髏筏子。仍舊變了媚陰和尚。並無一毫傷損。唐半偈因說道。今日渡此流沙。雖感沙羅漢佛恩。遣沙彌護持之力。卻也虧媚陰現身作筏。渡載衆人。其功實也不小。且你造罪招愆。要我熱血生陽生血。我雖不能殺身爲你。卻也辜負你來意不得。媚陰和尚忙跪在面前說道。罪人該死。已蒙老師父慈悲不究。保全枯骨。已出萬幸。怎敢復生。他想唐半偈道。妄想固自招愆。真修從來不昧。我如今不究你的妄想。但念你的真修。因用左手撫摩他的光頂。卻將右手無名指。一口咬破。瀝出幾點血來。洒在他的頂門中間。祝頌道。莖草能成體。蓮花善結胎。願將一滴血。充滿百肢骸。唐半偈祝罷。媚陰和尚只覺頂門中一道熱氣。直貫至丹田。一霎時散入四肢百體。忽然滿面陽和。通身血色。喜得手舞足蹈。只是磕頭道。多感聖師生肉洪恩。直萬劫不能補報。唐半偈也自歡喜道。成身易。修心難。不可再生墮落。去罷。媚陰和尚領命。再三拜謝。又拜謝了小行者三人。然後一陣風。飛入河中去了。唐半偈方問沙彌道。沙羅漢遣你來。還是護我過河的。還是保我直到西天的。沙彌道。本師因求經功學未完。故遣弟子拜在師父法座下。直隨同二位師兄到靈山。見我佛求得真解回來。

方可補完從前功行。唐半偈大喜道：「昔年唐玄奘佛師西行，全仗三個徒弟護持，我受唐天子欽命以來，已拚隻身獨任，不期未出長安，蒙佛師指點，收了孫履真，又得履真討了龍馬一師一徒，已出萬幸。何意五行餘氣，山淨壇後人猪守拙，又奉佛教來歸。今又蒙沙羅漢差侍者沙彌相從，儼然與玄奘佛師規模相似。此雖是四位尊者，願力洪深，卻也是我大顛一時遭際，佛恩非淺也。誓當努力西行，以完勝果。小行者道：「來路各別，雖若遭際，若論道理，實是自然。」唐半偈道：「怎見得自然？」小行者道：「譬如人有身，自有一心，二手二足，配合成功，豈非是自然？」唐半偈連連點頭道：「你論得是也。」因又問沙彌道：「你曾有法名麼？」沙彌道：「弟子已叫做沙彌了，又有甚麼法名？」唐半偈道：「你大師兄法名孫履真，二師兄法名猪守拙，你既沒有法名，我也與你起一個，叫做沙致和罷。」沙彌聽了大喜道：「好好好，我一生最怕與人生氣，謝師父教誨，又拜了四拜。」小行者道：「致和雖好，也要和而不流。」猪一戒道：「流沙河已過，再流些甚麼？」唐半偈道：「休得野狐禪，各奔前去罷。」小行者遂牽馬請師父騎了猪，一戒收拾行李，沙彌忙說道：「這行李該我挑了。」猪一戒道：「怎好教你獨挑？我與你分做兩擔，如何？」沙彌道：「聽憑師兄小行者道：「分開零星，難照管，莫若輪流替換挑罷。」猪一戒道：「依你依你，今日就是我挑起。」小行者將唐半偈的馬領上大路，師徒四人歡然而行。正是古佛終年遠，真修何日成。師徒求妙解，依舊又前行。此時正值春夏之交，一路上綠暗紅稀，甚有景緻。師徒們或談些佛事，或論些往事，不知不覺，又行了許多程途。忽一日，黛煙撲面，嵐氣蒸人，一座高山阻路，怎見得，但見煙雲繞地，峯巒接天，煙雲繞地，度一度，不知幾千百里。峯巒接天，量一量，足有一萬丈高。崗陵遠，樹木牽連，洞壑深，猿猴出沒，峭石排牙，開闊處，勢若吞天，陡崖斷臂，隔別中，形影難過，鳥嶺雲化作遊龍，竟繇腳下飛去，澗中水濺成細雨，直從頭上潑來。左一灣，右一曲，道路難窮，前千尋，後萬丈，階梯不盡，不見樵人，已知山有虎，難逢採藥，自是地無仙。日照黛煙濃，過瘴氣，雲凝巖雪，冷作陰風，慘霧騰騰，一望去，只覺多凶，愁雲靄靄，行將來定然少吉。唐半偈在馬上看見前山險峻，因說道：「一路來高山雖有不似這山陡峻，徒弟呀，你們須要小心，不可大膽。」小行者道：「小心也要過去，大膽也要過去，信着腳走。」

便罷。小心些甚麼。唐半偈道：不是故要小心，只怕山中有甚妖魔。小行者道：有妖魔也要過去，沒妖魔也要過去。管他有無做甚。師父只管大着膽跟我來，遂取出金箍棒，吆吆喝喝，在前領路。唐半偈見小行者慷慨前行，十分歡喜，也自策馬而進。真是一心猛勇，百體追隨，卻說這山叫做解脫山，山中果有個妖怪，自稱解脫大王。在山中聚集了千餘小妖，逢人殺人，逢獸殺獸，將這山前山後人，與山上山下的獸，幾幾乎都殺盡了。故山中絕無人聲。雖四山口，也有許多巡山的妖精，各處巡逐，卻常常無事，都只在草坡上，或是睡覺，或是頑耍。這日因小行者使棒過山，吆吆喝喝，被巡山小妖聽見道：這又是奇事了，甚人敢如此大膽，因走上山頭樹裏，張看見他師徒四人，欣然前往。又見小行者提一條鐵棒，在前邊領路，衆小妖害怕，不敢輕易出來，只得跑回山洞中，報與解脫大王道：巡東山口小妖稟事，解脫大王道：稟甚事。小妖道：稟奇事，解脫大王道：稟甚麼奇事。小妖道：自從大王逢人便殺，這山並無一人敢走，就是不得已要走，也是或五更，或半夜，悄悄偷走。今日不知是那裏來的四個和尚，竟吆吆喝喝過山，豈不是奇事。小的們看見，特來報知大王。解脫大王聽了道：果是奇事，但既只得四個和尚，你們許多人，何不竟拿了他來見我，又空身來報我做甚。小妖道：若是拿得來，然自拿來了，因為看他光景，有些難拿，故來報知大王。解脫大王道：那四個和尚，如何形狀，怎見得難拿。小妖道：四個和尚，一個騎馬的，生得白白淨淨，好個儀表。若要拿他，我看忠厚老誠，還容易。一個長嘴大耳的，生得面似豬形，挑着一擔行李，搖頭搖腦的走路。又一個黑慘慘晦氣臉，拿着一條禪杖，跟定馬走。這兩個生得十分凶惡，不像個肯輕易與人拿的。還有一個雷公嘴的和尚，還更覺利害，使一條鐵棒，在前邊開路，口裏吆吆喝喝的，要尋人廝打。他那條鐵棒，長又長，粗又粗，也不知有多少筋重。他拿着使的颼颼風響，躲着他還是造化。誰敢出去拿他，解脫大王聽了大怒道：咄，胡說。我解脫山上有三十六坑，七十二窟，任是神仙，也不敢走。甚麼和尚如此大膽，都是你們這些沒用的奴才，輕事重報，誰敢與我去拿這四個和尚來，說不了，只見衆妖之中，閃出一個妖精來，連聲應道：我去拿來，我去拿來。正是：蛇思吞象，螳欲當車。不知這妖怪是誰，果能拿得四個和尚否。

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小行者力打截腰坑 老魔王密鋪情慾塹

詩曰：漫言天地渺無涯，縛束英雄只寸絲。愛惡難消何況慾，貪心不盡又加癡。

雖然來處元無也，爭奈歸時已有之。莫倚金刀能解脫，碎屍萬段未曾離。

話說解脫大王聞知四個和尚公然過山，心中大怒，問道：「誰有膽與我拿來？」說未了，只見衆妖中閃出一個妖精來，大聲喝道：「待我去拿來，待我去拿來。你道那妖精怎生模樣？但見：蟲直尖頭，頸如鋼鑽，環圓暴眼，突似銅鈴，長又長，瘦又瘦，自誇其頂天立地，粗不粗，細不細，人畏其徹後通前，左搖右拽，活潑如梨花亂點，上撩下撥，輕鬆似玉蟒翻飛，處已無情，名高渾鐵，爲人有力，利斷頑金，率其性，從不知有好生之天，盡其能，但曉得爲送死之地，解脫老怪看見，認得這妖精叫做蛇丈八，是截腰坑的將領，滿心歡喜，因說道：「好好，你與我拿來，但不可一刀兩段，就解脫造化了他，須活活拿將來，細問他是那裏來的和尚，敢這等大膽，必叫他歷盡這三十六坑七十二塹之苦。」方許他受享我法門之福。」這蛇丈八得了老怪的號令，忙歡歡喜喜答應道：「要活的也容易，便領了他截腰坑的一隊小妖，手提着一根長鎗，竟往東山要路中間邀截。果然見一個雷公嘴和尚，拿了一條金箍棒的，吆吆喝喝，一路打來，後面又一個白面和尚，騎着馬，又一個猪形和尚，挑着行李，又一個晦氣臉和尚，手持禪杖，簇擁而行。蛇丈八看見，也不知好歹，竟叫衆妖一字擺開，自挺鎗當面攔住道：「送死的和尚，你慢來。大王要活的，快去兵器，一齊下馬受縛，免得我動手，有些傷殘。」送了大王的號令，小行者聽見，哈哈大笑道：「要活的不打緊，我們這四個和尚，一萬年也不會死，但請放心，決不違你大王的號令。這是我孫老爺的號令，你們這一班初世爲妖的孽障，卻也違拗我不得。」蛇丈八聽了道：「你這野和尚說的話，倒也好笑。我解脫大王，乃此山之主，故有號令，你一個流落半路的和尚，一身尚且無依，卻有甚麼號令，快說與我聽。」小行者道：

你們的號令是要活的。我老爺的號令是要死的。你的號令。我既從你。我的號令。不怕你不依。快從大至小。從老至幼。從尊至卑。一個個排齊了受死。蛇丈八聞言。尚未及回答。衆小妖聽了。膽小的力怯的。心慌的。望東張西的。亂竄的要跑的。蛇丈八看見忙止住道。這是和尚們說大話。怎就信他。待我拿與你看。遂挺長鎗。望小行者劈面刺來道。我大王雖要拿活的。只怕你註定死的短命鬼。要活也活不成。小行者舉鐵棒相還道。好妖精。莫要不知死活。且吃我一棒。兩人接上手。鎗來棒去。棒去鎗迎。便鬪了有六七合。小行者見妖精手段低微。因用棒架住他的長鎗道。我且問你。此處叫做甚麼山。你是個甚麼妖精。快說明了。我好下手。莫要一時棒下無情。打殺了。糊糊塗塗。不好到我師父面前去報功記賬。那妖怪笑道。你這個和尚死在面前。還要問我的姓名。做甚麼。你既問我。想是你要做個精細鬼了。我就說與你。你死的甘心。這山叫做解脫山。周圍八百里。山上有三十六坑。山下有七十二塹。莫說凡人不敢走。便是神仙也飛不過去。小行者笑道。莫要胡說。自古有山便有路。有路便有人行。怎麼走不過去。妖精道。你原來不知。我這解脫山。天生了一個解脫大王。會對天發下洪誓大願。要解盡天下衆生。方成佛道。故今守定此山。逢人便殺。這等利害。誰人敢走。小行者道。他既會殺人。難道就不會殺他。妖精道。我這解脫大王。身長體壯。兩臂有萬斤氣力。使一口無情寶刀。斫筋劈骨。如摧枯之易。又據着三十六坑。七十二塹的天險。任是英雄好漢的。到此山。也要骨軟筋麻。心昏意亂。只好延頸聽我大王斬戮。那有本事殺我大王。小行者道。你大王據坑塹之險。作本事。我已曉得了。且說這山上的三十六坑。與山下的七十二塹。有甚險處。可以據得。妖精道。只坑塹之險。莫說身不敢到。我只將坑塹之名。念與你聽。只怕他站也站不住了。小行者道。你就念與我聽。看是如何。那妖精真個屈着指頭。念與小行者聽道。這三十六坑。一斬頭坑。二瀝血坑。三別足坑。四劊鼻坑。五剝皮坑。六剔骨坑。七縛身坑。八裂膚坑。九剜眼坑。十燒眉坑。十一截腰坑。十二斷臂坑。十三剝頭坑。十四吮腦坑。十五吸髓坑。十六剝心坑。十七屠腸坑。十八割肚坑。十九剖腹坑。二十刺喉坑。二十一破膽坑。二十二穴胸坑。二三折脅坑。二四犁舌坑。二五敲牙坑。二六噬臍坑。二七射影坑。二

八抽筋坑。二九掘睛坑。三十分屍坑。三一錯口坑。三二鞭背坑。三三抉目坑。三四滅趾坑。三五割肝坑。三六磔肉坑。這三十六坑。滿山皆是。若是陷入此坑。便萬劫也不得人身了。還有七十二壑。比這三十六坑更險。我再念與你聽。小行者道。不要念了。我師徒要往西天去的心急。那有工夫聽你說閒話。只報你自己名字。是個甚麼妖精。便罷了。妖精道。我乃管截腰坑的頭領。蛇丈八先鋒。小行者道。你既管截腰坑。我就與你截了腰罷。提起鐵棒。便攔腰打去。那妖精用鎗遮架了。纔遮架得開。小行者第二棒又打來。妖精見鐵棒重。招架不住。思量折轉身要走。當不住小行者力大。手快。又攔腰打來。妖精躲不及。早啣吒一聲。攔腰打做兩截。倒在地下。小行者笑道。好個蛇丈八。如今打做兩個九尺了。衆小妖先自要走。看見打死了蛇先鋒。大家沒命的一闕都跑了。有幾個頭目。走不開。只得進洞去。忙報與老怪道。大王不好了。蛇先鋒打死了。老怪道。我吩咐拿活的。爲何就打死了。想是這和尚不經打就死了。小妖道。和尚倒經得打。老怪道。和尚既經得打。爲何就打死了。小妖道。和尚不會打死。老妖道。和尚既不會打死。爲何輕事重報。報說是蛇先鋒打死了。小妖道。小的報的是蛇先鋒。被和尚打死了。那老怪不聽便罷。見了說蛇先鋒被和尚打死了。急得他怒目橫眉。滿口獠牙。都囓得支支的響。因大叫道。氣殺我也。那裏來的和尚。敢如此大膽。快擡我的刀來。待我親去殺這和尚。衆妖不敢違拗。忙擡過刀來。老怪提刀在手。又吩咐道。三十六坑頭領。都跟我來。候我拿住的時。你們斬頭的。斬頭。剝皮的。剝皮。抽筋的。抽筋。剝心的。剝心。好與蛇丈八報仇。衆妖得令。一齊刀鎗劍戟。簇擁老怪。飛奔而來。此時小行者領着唐師父四人。歡歡喜喜。已走到半山。忽聽得喊聲如雷。山凹中擁出一陣妖精來。爲頭一個老怪。生得大頭闊嘴。直眼。連眉。領下亂鬚。半黃半赤。腮邊怪色。又紫又藍。兩臂粗筋。纏藤作骨。一身橫肉。裹鐵爲皮。喊一聲。山崩地裂。行過去。日慘雲昏。手內大刀。殺盡世人。還道少胸中惡念。沖翻天地。不能平假名解脫。會解脫何人。布滿壑坑。實壑坑自己。那老怪氣叫。跑出山來。看見小行者。欣然舞棒而來。一時怒氣冲天。也不問長短。舉起大刀。照頭就砍。小行者以鐵棒架住道。好潑魔。休得無禮。且問你明白。你莫非就是甚麼解脫大王麼。老怪說。

你這該死的和尚。既聞知我的大名。就該縛身受死。怎敢將我蛇先鋒打死。不要走。且吃我一刀。與蛇先鋒償命。因又舉刀砍來。小行者呵呵大笑道。你既稱解脫大王。我只說是個有些佛性。通些教典的妖魔。卻原來是個假竊美名。私行惡念的妖怪野怪。今日大造化。遇着我孫老爺。與你一棒。你方識真正解脫之妙。因撤回棒。念一聲阿彌陀佛。道與我作證。這一棒是與他造福。卻不是傷生害命。然後照頭打來。那老怪那裏肯聽。舉刀劈面相還。一場好殺。一個是水簾洞天。生狼和尚。一個是解脫山地。產潑妖魔。和尚狠。具本來性命。性命生無窮法力。妖魔潑。竊外道神通。神通逞不盡威風。法力大。鐵棒不離頭。上下威風猛。剛刀只在項東西。鬪深時。有千般惡念。刀過去。恨不夾耳連腮。分腦袋。殺急了。無半點慈悲。棒到來。只願連肩卸。背破心胸。正是性除外障。不滅邪魔。難見佛。恣惡主人。願留正心。不爲妖。二人狠鬪了三十餘合。那老怪使盡平生之力。討不得半點便宜。一團怒氣。漸漸不張。那小行者。拿着金箍棒。前三後四。左五右六。只當頑耍一般。那老怪見不是勢頭。忙回手一招。只見三十六坑的首領。慌慌張張。一擁齊上。將小行者圍在當中。小行者嘻嘻笑道。來得好。來得好。人多些。湊熱鬧。休教我鐵棒落空。丟了金箍棒。橫衝直撞。全不在意。老怪見有衆妖助勢。便又發起狠來。舉刀亂劈。豬八戒與沙彌初時。見老怪戰小行者。不過便安心保護師父。戰了半晌。忽見三十六坑衆妖。一齊殺上。二人因對唐半偈說道。他們有幫手。我們爲何教師兄獨自出力。師父你請馬上坐好。等我二人也去助一助。唐半偈道。甚好甚好。此雖是弟兄患難相扶。也見到各人努力。你們快去。我自立馬。在此觀望不妨。二人得了師父命。豬八戒撒出釘耙。沙彌展禪杖。叫一聲。我來了。只見釘耙。現萬道霞光。禪杖一條。蕩千重瑞靄。兩般兵器。一對庵僧。雙雙殺入陣中。衆妖雖然說太多。只好遠遠的圍着。小行者替老怪助些聲勢。原不敢上前廝殺。怎當得豬八戒與沙彌釘耙禪杖。如追風掣電而來。殺得衆妖東倒西歪。不敢抵敵。老怪戰小行者。久已力乏。又見豬八戒沙彌。惡狠狠殺入。料敵不住。只得拖刀敗下陣來。衆妖見老怪退下。誰敢戀戰。喊一聲。大家走個乾淨。豬八戒築到與頭處。提着釘耙。還要趕殺。小行者忙攔住道。兄弟兵法云。窮寇勿追。趁早過山。是我們正事。

他既敗去。我們又趕殺他做甚。沙彌道：大師兄說得是。我們快保師父過山爲上。三人打退羣魔。歡歡喜喜。猪一戒依然挑了行李。大家保護。唐長老過山不題。卻說解脫大王。領着殘兵敗將。回到洞中。忙忙查點三十六坑兵將。早已打死了剝皮。剜眼。屠腸。穴胸。抽筋。分屍。六坑頭領。其餘二十九坑。到一大半帶傷。急得暴躁如雷。道：我自據此山。要解脫衆生。逢人便殺。從不曾放過一人。是那裏來的這三個惡和尚。竟壞我教法。倚強過山。又打死七個坑將。其餘小妖。還不算賬。怎生饒得他過。正然無法。只見旁邊轉出一個妖精。高聲說道：大王不要煩惱。我有一計。可以拿捉和尚。報此大仇。老怪忙看。卻是鉗口坑先鋒。閉不住。因問道：閉先鋒。你平素鉗口不言。爲何今日破例獻計。閉不住道：我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日和尚猖獗。大王兵敗。這些坑將。斬頭的不。能斬頭。瀝血的不能瀝血。我鉗口的再鉗口。不言。卻教誰與大王分憂。老怪聽了。拍掌大喜道：好個忠赤膽的將軍。你且說欲報此仇。計將何出。閉不住道：我聞強不能勝。便當弱取。那三個使鐵棒。使釘鎚。使禪杖的和尚。雖十分狠惡。我看後面那騎馬的白面和尙。卻有些懦弱。那三個惡和尚。廝殺他坐在馬上。端然不動。定是個貴重之人。我們是拿了他。正主僧人。那三個跟隨和尚。狠到那裏去。俗語說得好：捉住菩薩。不怕金剛不服。老怪聽了。喜得眉歡眼笑。因說道：好算計。好算計。但只是我三十六坑將領。已被他打死了七坑。其餘又皆帶傷。就是再出去爭戰。也只好敵住三個狼和尚。卻叫誰去拿那馬上僧人。閉不住道：大王怎說沒人。你那七十二壘的將軍。要他做甚麼。老怪道：我道三十六坑。斬頭瀝血的上將。尙不能成功。這七十二壘將領。不過是小聰明。歪擺佈。假悲傷。虛撮腳。嚇嚇威風。狐媚仗倆。怎麼能認真會拿人下馬。閉不住道：大王有所不知。從來剛不能制剛。惟柔能制剛。這些小聰明。歪擺佈。假悲傷。虛撮腳。也不知陷害了多少英雄。豈在這一個人。遊方和尚怕他不落圈套。大王只消率領這二十九坑部將。誘他遠遠的一着廝殺。卻叫這七十二壘的魔君。從背後衝將出去。莫說一個斯文和尚。就有幾十個。也不怕他走了。此是調虎離山之計。百發百中。老怪聽了。連聲道：好一面就火速傳令。將七十二壘將軍。都調來聽用。你道是那七十二壘一喜壘。二怒壘。三哀壘。四樂壘。五酒壘。六

色。慳七財慳。八氣慳。九悲慳。十痛慳。十一傷慳。十二嗟慳。十三愛慳。十四惜慳。十五歎慳。十六悔慳。十七愁慳。十八苦慳。十九怨慳。二十恨慳。二十一憐慳。二十二念慳。二十三思慳。二十四想慳。二十五慚慳。二十六愧慳。二十七笑慳。二十八直慳。二十九咀慳。三十呪慳。三十一仇慳。三十二謗慳。三十三疑慳。三十四慮慳。三十五昏慳。三十六迷慳。三十七貪慳。三十八嘖慳。三十九狂慳。四十妄慳。四十一邪慳。四十二淫慳。四十三蠱慳。四十四惑慳。四十五詔慳。四十六佞慳。四十七媚慳。四十八誕慳。四十九暴慳。五十虐慳。五十一殘慳。五十二忍慳。五十三騙慳。五十四詐慳。五十五陷慳。五十六害慳。五十七驕慳。五十八傲慳。五十九矜慳。六十誇慳。六十一驚慳。六十二慌慳。六十三和慳。六十四詭慳。六十五慘慳。六十六刻慳。六十七毀慳。六十八譽慳。六十九酷慳。七十惱慳。七十一慾慳。七十二夢慳。不一時。各慳將軍。俱一齊調到。老怪吩咐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我這解脫山。雖有你們七十二慳將軍。助我爲王。但我英雄。據此山。逢人便殺。殺得路絕。人稀。全然用你們不着。今日不料。來了四個古怪和尚。內中有三個狼和尚。十分利害。我大王自領三十六坑上將去。抵敵。單剩下一個白臉純善和尚。斯斯文文。坐在馬上。壓陣。我如今去調開那三個狼和尚賭鬪。你衆妖可從山背後突出。與我將那白臉和尚拿來。便算你開山大功。衆妖都欣然答應。獨有疑慳慮慳兩個妖精。上前說道。那和尚若是一味無用。卻怎生壓服那三個狼和尚。只怕他也有些手段。老怪道。他手無寸鐵。縱有手段。不過是性命上工夫。怕他怎的。衆妖道。若單是性命工夫。我們衆兄弟。七情六慾。一齊攻擊。自然要拿他下馬。遂領了老怪將令。蜂擁擁擠。先轉到山背後去埋伏。老怪只得抖擻精神。重領了二十九坑妖將。復到前山來。迎接。只因這來迎接。有分教。電光獨現。孽障俱空。不知七十二慳衆妖。果能拿住唐半偈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唐長老心散作魔 小行者分身伏怪

詩曰。不生不死只虛空。色想煙雲聲氣空。日月往來磨莫破。古今推測渺無窮。

一元醞釀渾無意。萬化氤氳卻有功。若覓如來真佛性。清清淨淨在其中。

話說解脫老怪與鉗口妖精算計定要捉唐長老只得抖擻精神帶領二十九坑妖將重復到前山邀接老怪與衆妖前敗過一陣雖說猛勇向前總有三分膽怯望見小行者問路而來早遠遠的吆天喝地小行者看見光景是虛張聲勢便提着鐵棒一路打來老怪勉強攔住睹鬪然腳步漸漸退將下來衆妖惟一味吆喝卻無半個人敢出力相幫殺了半晌小行者早趕過一二里遠沙彌看見與豬八戒說道這妖精又要廝殺又漸漸遠去莫非有計要引誘大師兄麼豬八戒道這不打緊我與你大家趕上一頓釘耙禪杖將這些孽怪都打死了完帳看他引誘些甚麼沙彌道有理因對唐長老說道師父好生在馬上略坐一坐我們去打死了這些妖怪就來只說得一聲早掣出釘耙禪杖飛風一般趕去了二人方纔趕去山凹中忽閃出七十二箇妖魔一個播箕陣將唐半偈團團圍住道好了着手了唐長老在馬上將衆妖一看只見那些妖精雖然一陣怪形像卻各別可觀有幾個掩着嘴嘻嘻而笑似笑我早已落在圈套有幾個攢着眉黯黯而愁似愁他不能滅我威風有幾個氣咩咩揮拳要打有幾個惡狠狠怒目相加有幾個千禿禿萬禿禿罵不絕口有幾個老師父老菩薩譽不住聲有幾個假假依依曲致愛慕之情有幾個指指槩槩直逞驕矜之意有幾個面赤如慚默默似悔有幾個無言若怒不語成迷看將來意態多端總不出七情六慾唐半偈看見衆妖圍繞知是魔來因定一定元神澄一澄本性坐在馬上竟似不觀不聞的一般這些妖精跳一回舞一回吵一陣嚷一陣一聲硬一聲軟一個道拖他下馬來一個道綁去來見大王衆妖百般計算只是不能近身亂了半晌無可奈何只得搶了行李牽的牽趕的趕連馬帶人都擁到洞中去了正是一點靈臺萬丈魔等閒半步也難過漫言見怪還無怪沒奈何時沒奈何唐半偈被衆妖圍繞着擁入洞中下了馬默默而坐雖說不慌不忙爭奈小行者等徒弟一時不在面前自覺一身無主又被衆妖威嚇的威嚇攛哄的攛哄你來我去絮聒不了弄得個長老如醉如癡不言不語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衆妖一面圍住不放一面着人悄悄報與老怪老怪正支持小行者與豬八戒沙彌三人不來忽聽得一妖報信說拿了騎馬的和尙在洞中他滿心歡喜便虛幌一刀領着各坑妖將敗入山

僻小路轉回洞中去了。小行者看見妖怪敗去，因對豬八戒沙彌說道：「這妖怪力怯，初戰時一味蠻狠，戰了數合便漸漸敗了，就有衆妖幫助他，也戰我不過，怎禁得再添你二人要來相殺？他自然要走了。」豬八戒道：「沙三弟見他只管漸漸退遠，恐怕有誘兵之計，故回來相幫，不料這等沒手段，只輕輕兩三鈞就逃走了。」沙彌道：「這番敗走，料必不敢再來，我們且保師父過山要緊。」小行者道：「沙弟言之有理，快去請師父過山。」三人一同轉身回來，一路找尋，那裏見個師父的影兒。沙彌道：「師父不見，想是等得不耐煩，騎着馬別處頑耍去了。」豬八戒指定一塊石頭道：「我們的行李明明放在此處，怎麼如今不見了？難道行李也會耍去？」小行者道：「不消說，是我們中他計了。」豬八戒道：「怎的中計？」小行者道：「這叫做調虎離山之計，明知戰我們不過，卻勉強支撐，誘我賭鬥，且敗且走，步步引遠，又叫衆妖搖旗吶喊，誘你二人來相幫，他卻暗伏人馬在山僻處，將師父劫去，非計而何？」沙彌道：「師兄說來一些不差，如今卻怎生區處？」小行者道：「無甚區處，他將師父劫去，定有個窩巢安頓，我們趕早分頭去尋，尋着了妖怪的窩巢，便有師父下落。」豬八戒道：「師兄說得是，我往前趕去，遂提着釘鈞，照老怪去的路上趕來。」沙彌道：「我往後背來，卻橫着禪杖往山後小路追去。」小行者見二人兩頭去趕，他卻跳在空中，四下張望不題，且說老怪急急領衆奔回洞中，問衆妖道：「拿着騎馬的和尙在那裏？」快綁來見我。」衆妖道：「騎馬的和尙雖說拿來，也只是圍困在洞後，實未曾綁縛。」老怪道：「怎不綁縛衆妖道？」七十二整將軍雖各有伎倆，實無刀劍相加，況那和尙傍着佛門慧力，輕易近他不得，故未曾綁縛。須大王自到後洞發落。」老怪聽了大怒道：「這四個和尙真也作怪，那三個惡的不消說了，怎麼這一個善的也如此爲難，遂手提鋼刀，竟往洞後來道：待我親手去與他解脫。」到了洞後，只見衆妖精圍着一個白臉和尙，端端正正坐當中，老怪心下原打算一刀兩段，忽見他有些異相，不覺駭然，因分開衆妖，上前大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妖僧，快報名來，好受死。」唐半偈先原合眼而坐，因聽見老妖問他，遂開眼合掌道：「阿彌陀佛，貧僧法名大顛，自大唐國而來。」老怪道：「那三個狼和尙叫甚名字，是你甚人？」唐半偈道：「一個是我大徒弟，叫做孫履真，又號小行者，一個是我二徒弟，叫做豬守拙，又號

豬一戒。一個是我三徒弟，叫做沙致和，又號沙彌。老怪道：我聞你大唐國那冤愆孽障，無底無邊，信好藏身，卻不憚萬里之遙，到我這解脫山來做甚麼？莫非要求我大王的寶刀，替你解脫麼？唐半偈道：貧僧此來，只因先年大唐太宗皇帝一心好佛，曾差聖僧陳玄奘到我佛靈山，求了三藏真經，指望度世，不期未得真解，被後世愚僧講入小乘，誤了衆生。今幸遇憲宗皇帝又一心好佛，復差貧僧遠詣靈山，見我佛如來，拜求真解，以解真經，故貧僧不辭跋涉，奉命而來，不期經過寶山，又蒙大王邀截到此，欲爲貧僧解脫。解脫真僧家第一義，但不知大王怎生爲貧僧解脫。老怪聽了大笑道：你要解脫不難，我這解脫法兒甚是捷徑，只須一刀，包管你萬緣皆盡。唐半偈道：如此解脫，愈入牽纏。此大王所以萬劫爲妖也。老怪大怒道：賊禿，怎敢罵我爲妖？唐半偈道：貧僧非敢罵大王爲妖，但大王所說解脫之義，大相懸絕。妖旣爲佛，則大王自未免爲妖也。貧僧不敢打誑語，故直言有觸大王之怒。望大王真正解脫，赦貧僧之罪。老怪道：你且說佛的解脫，又是怎麼？唐半偈道：佛的解脫，比大王的解脫更捷徑。大王只消回過心來，將一刀放下，不獨這三十六坑七十二壑一時消滅，卽大王萬劫牽纏縛索，亦回頭盡解矣。老妖怪那裏肯信，因說道：這和尚一味胡言，你旣教我放下寶刀，便能解脫，怎不教你那三個狠徒弟將鐵棒釘鉢禪杖一齊放下？唐半偈道：他們爲佛除妖，不放下正是放下。大王以妖滅佛，卽便放下，還恐未曾放下，安可一例同觀？老怪連連搖頭道：胡說胡說，這些套子話，野狐禪，誰信你？唐半偈道：大王旣不信貧僧之言，留貧僧在此也無益。莫若放貧僧去，早早見佛，便算大王之真解脫矣。老怪聽了，沉吟不語。旁邊轉過鉗口先鋒，閉不住道：這和尚一味花言，大王切不可聽他。他佛家旣自有解脫之義，大王也不消殺他，只將他綁縛在此，他若能自家解脫而去，我方信他佛家法力廣大。若是解脫不去，這樣油嘴和尚，豈可容他惑衆？老怪聽了，大喜道：還是閉先鋒有見識，說的合理。因教衆坑將一齊動手，用一條粗繩，將唐半偈橫拖倒拽，四馬攢蹄縛束起來，吊在洞後一塊高石之上。老怪將唐半偈吊後，因笑問道：和尚，你佛家解脫之義云何？唐半偈雖然被縛，心性灑然，因應聲答道：解脫云何？縛束因魔，魔消縛解，妙義無多。老怪聞言，還要問

他忽幾個小妖慌慌張張來報道。大王不好了。那三個狼和尚尋上門來了。老怪大驚道：「我這洞府遠，他如何尋得着？」小妖道：「只因廝殺時，打傷的小妖，躲在山坳中，走不動，被他捉住，故領了來。」老怪聽了，着忙，因看着銜口妖道：「閉先鋒，你說捉住菩薩，不怕金剛不服，如今菩薩雖然捉了，這金剛卻如何得服？」閉不住道：「大王不要怕他，他雖狠，只得三個和尚。大王點起合洞兵來，尚有千餘一齊圍殺，何患拿他不住？」大王卻這等着慌。老怪聽了，又大起膽來道：「閉先鋒說得是，因傳令將合洞妖精都點來，山前廝殺，自家仍抖擻精神，手提大刀，帶領衆坑將，擁出洞來，大聲吆喝道：「你這三個和尚，全不知死活，我因一時身子不耐煩，要靜養靜養，不來拿你，讓你過去，便是你天大的造化，怎到尋上我們來了？」小行者道：「好潑魔，你既要躲死，卻怎麼弄這調虎離山之計，將我師父騙來，引我闍羅王上門，這是你該死的妖精，招災攪事，卻非我孫老爺很心，定要來絕你性命，你若有些靈性，見景生情，急急將我師父送過山去，我便與你講明，各走前程，我們自去證我們的佛果，你自做你的妖精，若是迷而不悟，妄想逞強，只消一棒，便教你斷根了絕。」老怪道：「這和尚專會賴人，我在前山與你廝殺，那兩個和尚，自不小心，在後山不見了師父，卻與我何干？」豬八戒與沙彌聽見說，他兩個不小心，急得暴跳，忙舉釘耙，禪杖，劈頭劈面亂築亂打道：「我們怎不小心，只打死了你這潑魔，包我師父出來也。」老怪只得舉刀抵敵，不上三五合，老怪如何抵敵他二人得過，忙用招呼衆妖一擁齊上。小行者見衆妖齊上，恐二人有失，輪起金箍棒，上前相助道：「兩賢弟休慌，我來也。」豬八戒與沙彌看見小行者動手，越加精神，釘耙似雨點一般築來，禪杖像穿梭棒一般打去。老怪雖有千餘妖精，二三十坑將，卻都是野獸變成的，能有多大本事，怎當得三人三般兵器，橫衝直撞，直殺得衆妖東倒西歪。老怪看見勢頭不好，乘着人多熱鬧，閃一閃，就逃入洞中。銜口妖仍跟老怪逃走，也就跟屁股溜了。衆妖不看風色，還捨死苦戰，怎當得他弟兄三人三般兵器，上上下下，十分利害，把些妖精，直打得落花流水，再看陣上，已不見了老怪。遂大家心中驚慌，閃的一聲，俱敗回洞中，將洞門頂上，任小行者三人，在外打罵，只是不開。老怪埋怨銜口妖道：「拿得好懦弱，和尚如今卻惹出狼惡和

尙來了。卻怎生區處。閉不住道。大王雄據此山。以解脫爲名。逢人便殺。原是發過誓願。解脫盡天下衆生。今遇着三個和尙。敗了兩陣。怎便生起退悔心來。倒埋怨我。老怪道。不是退悔。凡事也要看勢頭。我發的誓願。是要解脫他人。逞自己的威風。今遇着這三個狼和尙。且莫說那九齒釘耙。就是狼牙一柄禪杖。就是鐵杵。只看他那條鐵棒。也不知有多少觔重。打下來。就像倒了泰山一般。用寶刀架隔一遍。真叫人骨軟筋麻。方才不是我見機走了。這條性命。已被他先解脫了。還有甚麼誓願。甚麼退悔。是你起的禍根。怎怪得我埋怨。閉不住道。據大王說來。這只是只要性命。不願體面了。老怪道。怎不要願體面。只是事已到此。願不得了。閉不住道。大王若不願體面。只消放了騎馬的和尙。開了洞門。送還他。自認不是。再陪個小心。他自然也去了。何須這樣埋怨。小將只是這個和尙去了。我看大王怎生做人。老怪聽了。滿臉通紅道。這也太覺出醜。閉先鋒還有別計否。閉不住道。計是還有一條。到可兩全。說來好不好。大王不要埋怨。老怪道。我在事急頭上。言語唐突。閉先鋒不要怪。有甚麼兩全之計。快快說來。閉不住道。如今殺又殺他不過。送還他又醜。莫若教一個會說話的出去。與他講和。教他去了兵器。一個個自進來解他。若是有本事有手段。不墮情慾。能解脫了去。便算他造化。與他去了。大王也不損體面。倘或他根器淺。見了這七十二整溫柔兵將着了迷。大王只消高坐在後洞中。多備繩索。來一個細一個。倘若四個都細倒了。大王那時重整解脫威風。豈不美哉。老怪聽了。大喜道。閉先鋒此計大妙。我就備繩索。到後洞去等候。只是出去講和。這洞中兵將。都是些拙口鈍腮。沒一個會說話。還須閉先鋒親自一行方妥。閉不住知道推諉不得。只得硬着膽。開了門。走出洞外。高聲大喝道。三個神僧。不消動手。小將奉本山大王之命。特來講和。小行者正在洞外打罵。忽見妖精出來講和。因問道。你待怎樣講和。快快講來。閉不住道。這座山在西方路上。從來平坦。不礙人走。後來生人生物過多。漸漸牽纏孽障。我大王見了。不忍。因發洪誓大願。逢人殺人。逢獸殺獸。將這些孽障解脫。以還此山的清淨面目。因將此山改名解脫山。大王日日在此解脫。不期今日遇了四位神僧。過此。大王只認凡僧。誤將令師拿了。縛吊在後洞石上。要一例與他解脫。今見三位神僧。

法力高強。方知三位神僧。不是尋常之輩。故遣小將出來。與三位神僧講和。兩家俱不許用兵。只請一位神僧。空手進洞。若有本事解脫出來。我大王情願將白馬行李一併交還。再不敢阻止。若是解脫不開。又自取縛束。卻莫怪我大王無情。小行者道。我只要送還我師父並行李白馬往西方走路。管甚麼解脫不解脫。待我進去。解了師父出來。沙彌相勸道。大師兄不可輕易進去。恐怕這些妖精不懷好意。待兄弟進去。倘或有些差池。師兄們一頓棒打死了這些妖精。來救我不遲。小行者道。你空身進洞。洞裏妖精多。恐不濟事。猪一戒道。你二人不必多慮。待我老猪進去。解了出來。就是怕些甚麼。一面說。一面放下釘鈿。跳入洞去。閉不住。也就要跟了進去。被小行者上前一把扯住道。你去不得。留在此做個當頭。閉不住。揜不脫。只得站下。猪一戒走進洞中。亂嚷道。我師父在那裏。快引我去解。衆小妖看見慌慌的都要躲開。早被猪一戒捉住一個。領到後洞。原來後洞中七十二盞妖精精滿。猪一戒不管好歹。一路分開。竟到裏面。只見唐長老果然高高吊在一塊石頭上。猪一戒忙跑上前。高叫一聲。師父。我來也。那長老吊得癡癡昏迷。側着耳朵。就像不會聽見。睜眼睛就好像不會看見。全不答應。猪一戒着忙道。我師父從來精細。今日爲何一吊便這等模樣。忙要上前去解。早被衆妖趕來。扯住道。老師父莫非是猪老爺麼。猪一戒聽見歡喜道。你怎麼認得我。衆妖道。猪老爺兩耳如迎風之蒲扇。一嘴似出水之蓮房。望而卽知爲空大之星精。怎麼認不得。猪一戒聽了。愈加歡喜道。你們既識我的尊容。又知我的大名。我的釘鈿利害。自然也曉得了。衆妖道。只是相殺時。人人害怕的。一發不消說了。猪一戒道。你們既害怕。快解唐老爺下來。送出洞去。省得我老太爺動手。衆妖道。解放唐老爺。不打擊。猪老爺不須心急。既到我們洞中。真是千載難逢。但請安心坐坐。我這洞中有的。是上好美酒。請老爺用一杯。解解辛苦。有的。是美婦人。叫他來陪一陪。豁豁凡情。有的是金銀財寶。取些去用。也省得路上去鈔化。猪一戒道。既承你衆位美情。本不該辭。但只是酒色財三件。乃是我僧家第一戒。決不敢破。若有素齋。擾你一頓罷。衆妖道。素齋一發容易。就去備來。但請猪老爺寬坐等等。猪一戒道。我寬坐等等不妨。將我師父唐老爺解下來。同享。衆妖口雖答應。只是

不動身來解。忽一個道：豬老爺好個姓兒，真是慈悲。又一個道：豬老爺大有威風，人人畏懼。又一個道：豬老爺好個異相，真是佛器。左一句，右一句，奉承得豬八戒歡心奇癢，軟癱做一團。老怪在上面看見他着迷，因暗暗傳令道：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早有怒慳氣慳暴慳，刻慳仇慳衆妖，一齊擁住，擎頭的擎頭，扯腳的扯腳，將豬八戒捉住。老怪忙用一條粗麻索，細倒道：送死的野和尚，你想吃素齋，且吃些麻繩糖，何如？豬八戒欲待動手，不期被凡情纏擾，擺脫不開，只得聽他綁縛，去與唐長老一同吊起，不題。且說小行者與沙彌在洞外等了半晌，不見一毫動靜。小行者疑心道：解放師父，怎麼這樣難去了？半晌還不見出來。沙彌道：我原疑心妖精不懷好意，二師兄多分着他手了，待我進去幫他一幫，提着禪杖往裏就走，閉不住慌慌攔住道：沙老爺不須性急，兩下既已好意講和，說過不許用兵器，爲何又帶兵器？沙彌道：既是好意講和，爲何豬老爺進去不見出來，閉不住道：多管是大王留齋，想是豬老爺食量大，一時吃不飽，不肯起身。沙彌大怒道：胡說！難道我們做和尚的，這樣貪嘴，將鉗口妖一手推開，竟往裏走，到了洞中不見一人，心下疑惑道：莫非師父與師兄真個留住那裏吃齋？我提着禪杖，莽莽撞撞闖進去，豈不到被妖怪看小了？因將禪杖倚在門傍，悄悄走到洞後，東張西望，不期七十二慳羣妖，因拿着豬八戒十分快活，正在那裏說說笑笑，忽見沙彌在外面張望，遂跑出來了，拉的拉扯的扯道：好了，又一位來了，快請進去。沙彌竟認真了，是請他吃齋，連連往外倒退道：不消多謝，不消多謝。那些妖精那裏肯放，死命的往裏推，剛推進後洞，老怪早一條麻索，劈頭套上，衆妖就借勢掀翻了，用粗繩網起沙彌道：齋僧善事，慢慢領情，也不遲。如何蠻請衆妖笑道：不是，不是，實在好意，不敢蠻請，只怕令師與令兄等久了一面說，一面擡入後洞，與豬八戒一齊吊起。沙彌看得分明，心中省悟着，魔方狠狠的大叫一聲道：好妖怪，我沙老爺從老乖，怎敢以吃齋哄騙老爺爺，老怪笑道：你乖巧的，已被我哄騙到手，死在頭上，還說甚嘴。沙彌道：我二人雖被你哄騙，我那大師兄孫老爺爺，你却哄騙他不得，他若知道我二人被騙，他只將金箍棒往山上擎一擎，包管你連山連人，俱成齏粉，你且不要空歡喜，老怪聽了，不覺打一個寒噤，暗想道：這和尚到也說得

有理。那雷公嘴和尚那條鐵棒，真是利害。又沉吟半晌，忽想道：他說是被吃齋哄騙，想是和尚家最貪的是吃齋。莫若還依吃齋去哄他。因吩咐幾個能事的小妖道：你去如此如此。衆小妖領命，忙走出洞門。一齊跪下道：本洞大王，因得罪列位老爺，敬備一桌素齋，奉請唐老爺、豬老爺、沙老爺俱已坐席。單等孫老爺同去。小行者道：既要請我，你大王怎不自來？小妖道：大王原要自來，因唐老爺三位沒人陪，故特遣小的們代請。鉗口妖又在旁邊襯道：這是本洞大王的誠心。孫老爺雖不稀罕，也須進去見個意兒，不可辜負。小行者心下一暗，想道：這妖精若是實意，我不進去。師父如何得出來？若弄虛頭，他兩個已入圈套。只我一人在外，倘再着手，叫誰來救應？又想一想，道：有主意了。遂滿口答應道：我去。你去。你們一齊先去領路，哄得衆妖一齊回過身去。他卻悄悄用手指着大門前一塊大石頭，叫變，竟變做他一般模樣。自己卻變一個蒼蠅兒，釘在石頭上，跟了進去。老怪看見小行者空着手搖搖擺擺進來，滿心歡喜，中計忙迎將出來。一路拱請進去。剛進得後洞，老怪狠的一聲，早有合洞妖一齊擁上，將小行者捉住。麻繩橫三豎四的細縛起來。小行者全不動手，讓他細縛。豬八戒與沙彌吊在石上，遠遠望見報與師父。師父又癡癡昏迷，全然不醒，只暗暗叫苦。老怪見小妖細縛定了，滿心歡喜。因對鉗口妖說道：閉先鋒好計，果然都被捉了。因吩咐衆妖與我擡進去。一齊吊起，待我細細的解脫他。好重整威風。衆妖得令，扛的扛，擡的擡，卻莫想移動一步。小行者看得明白，暗喜道：早虧有算計，不着他的手。因一翅飛到唐長老懷中，叫一聲：師父，我來也。那長老正在沉迷之際，得小行者一聲叫，就像驚雷一般，忽然醒轉來道：徒弟，你來了麼？再睜開眼看時，才見豬八戒與沙彌俱吊着。因問道：你二人幾時也吊在此？豬八戒道：我二人被吊時，連叫師父，你難道就不看見？就不聽見？唐長老道：這些時，想是心不在焉，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才聽得你大師兄叫我，方纔知覺的。小行者聽了，暗暗歡喜道：我這兩日，離了師父，只覺虛飄飄，身無着落。不想師父離了我，竟成一個鈍漢。真是一緣一會，就要現原身，解放師父。又想道：若先放下師父，這妖精看見，未免又來爭奪。不知先拿了妖精，再解師父不遲。又一翅飛到前邊，只見那些小妖，還在那裏鬧抄抄，扛擡假

小行者。老怪看見衆妖。左來右去。只是弄不動。心下焦躁。指着衆妖罵道。劣夯貨。卻怎麼一個這麼小。鱉和尚。能有多重。這等難的緊。等我自拿到後洞吊起。與你們看。因走上前灣着腰側身去拖。小行者看見。趁着他灣腰側身。忙叫一聲退。那老怪拖着假小行者。才待直起腰來。不料那小行者。已仍舊變成一塊千萬斤的石頭。壓在身上。那裏掙坐得起來。鉗口妖看見。忙上前用力擡石。小行者看見。忙現了原身。耳中取出金箍棒。照閉不住頭上一棒道。誰叫你開口。再看時。已開口不得了。便轉身指定老妖道。你網得孫老爺好麼。不要忙。且壓着實。等我去放了唐老爺。再來與你說話。因走進去。親手解放三人下來。唐半偈既脫了魔。正正性。向小行者稱謝道。非賢徒救護。幾令佛法無光。猪一戒與沙彌俱在旁稱贊道。大師兄法力。真不可思議。小行者道。徒弟有甚法力。不過因魔之魔。以伏魔耳。猪一戒道。閒話休題。且去看看這老怪怎樣了。因走到石頭邊。再看時。老怪已被頑石壓斷了腰。早已嗚呼哀哉。解脫去了。再尋那三十六坑。並七十二壑妖精。已無影無蹤。不知多往那裏去了。正是。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師徒們見此山。一時清淨。就在洞中宿了一夜。到次日。搜尋些山糧野菜。飽食一頓。又找出釘鈿禪杖。白馬行李。然後從洞中抄出大路。向西而行。正是。無意自舒真解脫。有心輾轉入沉淪。不知此去又何所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唐長老坐困火雲樓 小行者大鬧五莊觀

詩曰。平平道理沒高低。就是靈山也不遙。既已有人應有鬼。須知無佛便無妖。
死生禍福憑誰造。苦樂悲歡實自招。若識此中真妙義。求經求解亦徒勞。

話說唐半偈與小行者師徒四人。自身解脫而來。一路上無罣礙。好不快活。又不知不覺。行了數千里路。忽一座高山阻路。唐半偈在馬上看見。因問小行者道。前面怎麼又有高山了。小行者道。從大唐國到靈山。算起程途來。有十萬零八千里遙遠。似這般的高山峻嶺。也不計其數。只好看做平平大道。坦坦而行。方容易得。

到我們出門才過不上三五處。怎麼就驚訝起來。唐半偈道：不是驚訝。只恐其中又有妖魔。小行者道：山嶽乃靈秀敝藏之處。斷沒有個空生虛設之理。不爲妖魔竊據。定有仙佛留蹤。我看此山雖然高峻。卻瑞氣祥光。鬱鬱蒼蒼。多分還有聖賢所居。師父放膽前行。不須害怕。唐長老聞言。再擡頭將那座山一看。只見龍蟠空際。青巍巍高插雲霄。虎踞環中。碧沉沉下臨泉壤。方隅廣闊。從東而望。莽蕩蕩不知那一面爲西。道路修長。自南而觀。遠迢迢不識那一條是北。蒼煙影裏。圍不轉。抱不合。盡是千年老樹。嵐氣光中。攀不着。齊其上。無非萬丈危峯。日色正晴。而細細。半空飛雨。大都石觸流泉。風聲不作。而隱隱。四境聞雷。無非澗衝瀑布。松根白鶴成羣。裝點出邱壑清幽。嶺上玄猿作隊。描畫得峯巒靈異。紅不是火。丹不是葉。赤不是霞。絳雪滿山。光灼灼。秀不是草。靈不是藥。滑不是苔。紫芝遍地。色離離。爛玉充飢。不羨胡麻之飯。露珠解渴。何煩瓊杵之漿。日月至明。岩穴高深。常不見烟雲殊幻。山川庸寸。忽然生四山氣候不齊。九夏不能消背陰之冷霜。絕頂觀瞻最遠。半夜可以見滄海之出日。上碧落而下黃泉。真堪頂踵兩間。宗靈驚而祖須彌。足以兒孫五嶽。唐半偈在馬上。細細觀看山中雲烟。皆有溫和之氣。樹上鳥雀。毫無怪異之聲。因贊歎道：履真。你看得明。論得當。但不知是甚地方。我們須趕入山去。尋個人家問問。方知端的小行者道：師父說得是。因將龍馬加上一鞭。大家追隨着。趕進山去。又行了三五里。早望見兩山迴合處。高伸出許多獸頭屋脊。心知非寺卽觀。因隨了路徑。轉到山門前看時。果是一所仙觀。忙將馬勒住。跳將下來。等小行者三人走到。遂將馬交與沙彌牽着。然後一齊走入觀來。正不知是甚麼所在。到了二山門。忽見立着一片石。石上兩行字。寫得分明道：萬壽山洞天。五莊觀福地。唐半偈看了。忽然省悟道：原來就是此處。果然是聖賢所居。履真所見不差。豬八戒笑道：師父原來是走過的。唐半偈道：我何曾走過。豬八戒笑道：既未曾走過。爲何認得。唐半偈道：曾聞得有人傳說。此山乃鎮元大仙修真之處。昔日唐玄奘佛師往西天求經時。曾在此處經過。不期你祖大聖。因些小忿。一時粗莽。將他觀內草還丹人參果樹打倒。鎮元大仙不肯干休。兩家大傷和氣。後來虧了觀世音菩薩醫活這顆樹。方纔解了此結。我所以得知。就是水

程上也開載有萬壽山名目。今日既有緣到此。我們進去瞻仰一番。也不爲空過。小行者聽了歡喜道。原來我祖大聖。與他是舊相識。該進去拜望拜望。四人一面說。一面往裏走。將走到大殿。只見殿內走出兩個道童來。相迎。忽看見他師徒四人模樣。只管估上估下。吃驚打怪。不敢開口。唐半偈因問道。二位小師兄。見了我們。爲何這等驚訝。兩道童方應道。我看四位老師父。又像認得。又像不認得。故此驚疑。不敢輕易動問。小行者笑道。好胡說。既認得就認得。若是不認得就不認得。爲甚又認得。又認不得。說這些蹊蹺話兒。兩道童道。不是俺們說話蹊蹺。只因百餘年之前。曾有一位唐三藏法師。帶着三個徒弟。儼然與四位老師父一般嘴臉。故疑疑惑惑。說個認得。今細看四位老師父面貌。雖同。而言語老少。又有些略不同處。又疑疑惑惑。說個不認得。唐半偈聽了。因說道。二位小師兄。眼力果然不差。莫非就是明月清風二位麼。兩道童道。我二人正是。老師父爲何也。得知唐半偈道。因你說起。我故揣知。昔年那四位求經的師父。今已成佛了。我們四人。乃新奉大唐天子之命。重往靈山去的。雖則是同源共派。卻已先後異體。怪不得你二人疑惑。明月清風道。既不是舊相知。另是新客。且請問昔年唐師父。既是請了經去。便已完了善果。今日老師父。又到靈山。見世尊做甚麼。唐長老道。只因唐佛師求來的真經。世人不得其解。漸漸入魔。故唐天子命我貧僧。又往靈山去求真解。明月清風笑道。大道誰人不懼。那個不知。連經也是多的。何況既有經。經卽是解。又求些甚麼。中國人竟這等愚蠢。又要老師父奔波勞碌。像我們這裏無經。也過去了日子。豬八戒聽了大怒道。你這兩個道童。也忒憊懶。客來全不知款待。只管說長道短。你道家怎知我僧家之事。明月清風見豬八戒發作。只睜着眼。唐半偈忙喝住豬八戒。不許多嘴。又向明月清風道。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不消論得。但貧僧久聞鎮元大仙。乃地仙之祖。道法高妙。今幸便路過此。願求瞻仰。敢求二位小師兄通報一聲。明月清風道。既要見家師。且殿內請坐。但家師近日在火雲樓靜養。不喜見客。前日元始天尊到來。也未曾見面。只怕未肯出來。唐半偈道。大仙見與不見。安敢相強。只求二位小師兄通報一聲。兩道童道。這個使得。說完。明月便邀唐半偈殿上去坐。清風便入內去稟知鎮元大仙道。外

面來了四個和尚。說是大唐國王差他去西域見佛求解的。路過此山。要求見祖師。一個是師父。三個是徒弟。行藏模樣。就與那年求經的一般無二。鎮元大仙道。昔年那唐三藏。乃金蟬子轉世。與我是舊識。那孫行者後來。又與我八拜爲交。故殷勤款待他。今日這四個和尚。知他有來歷。沒來歷。我怎輕易去見他。你只回了他罷。若念同是善門。留他一茶一飯足矣。清風領命去。到殿上回覆唐長老道。家師近日靜養。概不見客。若要相會。候老師父西天求解回來罷。若是路上未曾吃飯。請坐坐便齋用了去。唐半偈聽了。到也默默無言。旁邊小行者早發忿道。你這師父。忒也妄自尊大。我們又不是專一遊方化齋的。今日偶便過此山。我老師父要會一會。也是一團恭敬心。怎麼躲在裏面。大模做樣。不肯出來。清風笑道。這位師父說話。到也好笑。你們是釋教。我們是道教。又素不相識。偶然到此。又不是特爲我家師來的。見也罷。不見也罷。有甚統屬相關。上門怪人。小行者道。既是釋教與道教無統屬相關。爲何當年唐佛師與孫佛師到此。留他住了許久。又做人參果會請他的。今日卻這等薄待我們。清風道。這話說得益發好笑。各人有各人的情分。你那裏管得許多。小行者道。他們有甚情分。清風道。你不知唐三藏前身。那是個金蟬子。曾在佛前親手傳茶與我師父吃。是個舊交。孫行者初也無緣。因行兇囉哩。被我本師拿住。細細鞭打。又拿他下油鍋。因愛他會騰雲。卻有手段。又有大體面。能去請觀世音醫活人參果樹。兩下打成相識。故與他八拜結爲兄弟。有此因緣。故留住許久。你們沒一些來歷。怎麼爭得。小行者笑道。若是這等說來。我與你師父。就是眞真的通家了。清風笑道。又來說謊。且問你遊方和尚。家在那裏。就是有家。不過空門。也不能有欲。以觀俺圓門之一竅。從那裏通起。莫要信口欺人。小行者道。不騙你。我與你實說罷。我就是孫大聖的嫡派子孫。孫大聖既與你師八拜之交。我豈不是通家。清風道。這是冒不得的。那孫大聖好有手段的。使一條金箍鐵棒。有萬觔重。被我師父拿住。又走了。你既要充他子孫。也要有二三分本事。明月接說道。不但孫行者有本事。就是二徒弟豬八戒。那柄釘耙。與三徒弟沙和尚。那條禪杖。也甚是利害。小行者笑道。原來你們只奉承慣的。我祖大聖。既有金箍鐵棒。難道我就沒有。因在耳朵中取出繡花針。變做金

箍棒走出殿外。舞一回。豎在月臺上道：「你看這是甚麼？難不成也是假冒？豬八戒與沙彌見小行者賣弄，也撒出釘鈿禪杖，放在臺邊道：「請看。比當年的可差不多。兩道童看見也着驚道：「原來四位師父也不是凡人。既有來歷，也不須着急。清風看看明月說道：「你可快備齋請四位老師父，暫且用些。等我進去再稟知師父，或者出來相見也。未可知。」唐半偈忙稱謝道：「如此多感，說罷，明月就邀唐長老四人到客堂去吃齋。清風依舊走到火雲樓，見鎮元大仙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大仙道：「我方纔靜養這些來歷，已知道了。若論孫鬪戰，與我有交。他的子孫就是我的子姪一般。理該和氣待他。但他倚着後天之強，不識先天之妙，若不教他費些氣力，我仙家作用，他也不知。因吩咐清風道：「且去單請他師父來見。我有道理。清風領命，走到客堂，等他師徒們吃完了齋，方說道：「家師聞知，俱是至交，就該出見。因一向靜養，不敢破例。命我先請唐老師父進去一會罷。」豬八戒道：「難道我們就進去不得？」清風道：「先師後徒，禮也不要性急，少不得一個個都要請的。」豬八戒還要發話，早被唐半偈喝住道：「大仙肯容我謁見，已是天大的情分，你怎麼敢胡爭？」豬八戒方不敢開口。清風因領着唐半偈，竟到火雲樓來，走到了樓下。早又有一個小童撐開簾子，請唐半偈入去。唐半偈走到樓中，望見鎮元大仙高坐在上面，因合掌膜拜道：「貧僧大顛，謹參見祖師。那大仙看見，忙降座攙住道：「我與你釋道分途，禮當賓主，怎麼如此謙恭？」唐半偈道：「大仙乃當代祖師，大顛不過一介凡僧，今得瞻仰圓範，已出萬幸，敢不頂禮以展微忱。」大仙道：「體派雖別，聖凡性通，實無高下。」顛師既努力靈山，自是佛門法器，不應過爲分別了。還是賓主爲宜。」唐半偈那裏肯依謙遜了多時，畢竟以弟子禮參拜大仙，參拜完，大仙讓坐，命童子傳茶。茶畢，大仙因問道：「當年唐旃檀努力求經，蓋有前因，故歷多魔，以彰佛法。今顛師雖無前因，只在家修持，未嘗不成正果，何故要承命西行？」唐半偈道：「努力必待前因，則惟佛成佛，而凡夫萬劫不出凡夫矣。貧僧此行，豈敢妄希佛果，但願捨此凡夫耳。」大仙點頭道：「聖凡疆界，顛師一言盡徹。佛器佛器，又命童子擺出許多果品，留唐長老在樓上飲茶不題。卻說小行者兄弟三人，在外面等了半晌，不見出來，心下急躁道：「今日尙早，這樣好天氣，齋又吃了，不走路，只管在裏

面講些甚麼。又等了一會。不見動靜。小行者因對明月道。央你進去。催催我們老師父出來罷。只管耽擱。恐誤了前程。明月答應道。待我進去說去了。半晌方出來。回說道。家師說。西方路上。妖魔最多。料想到不得靈山。枉送了一條性命。不如在火雲樓上。跟家師修行。或者還有個出頭日子。唐師父悔悟過來。情願在此修行。不去了。故着我傳言。教你們去了罷。小行者聽了大怒道。胡說。那有此事。明月道。你不信。自家進去。見你師父就明白了。小行者道。待我進去問根由。隨即走到火雲樓下。只聽得唐長老在內。與大仙攀今弔古的談論。忍不住在簾外高聲叫道。師父既見過去了罷。我聞大道無言。只管講些甚麼。唐半偈未及答應。大仙早問道。甚麼人到此喧嚷。唐半偈忙起身陪罪道。是愚徒孫履真。催貧僧早去。村野不知禮法。多有唐突。望祖師恕之。大仙道。既是高徒。可教他進來。我對他說明。明月遂掀開簾子。讓小行者進去。走到樓上。望着大仙。也不行禮。只睜着眼。大仙問道。你是甚麼人。小行者道。我已對童兒講明。你昔年八拜為交的孫大聖。就是家祖。他是甚麼人。我是甚麼人。大仙道。既是佛家支派。也該習些規矩。小行者道。規矩規矩。都是些虛文套子。習他只好哄鬼。大仙道。這也罷了。只是你師父德行雖高。卻終是凡胎。西方路上。千魔百怪。怎生去得。我故留他在此修行。保全性命。你們可各尋頭路。不必在此守候。小行者道。鎮元大仙。你雖說有三分仙氣。卻也一毫德行全無。我師父奉大唐天子之命。往靈山拜佛求解。卻在半路上。邀截他修行。我不知你這樣歪心賊肚腸。脩出甚麼行來。到不如將這五莊觀。一把火燒光了。轉隨想這觀裏的人。參見世尊。懺悔懺悔。縱然不能成正果。還不失本來乾淨面目。若只管撐持這些旁門架子。究竟何益。大仙道。你既要師父西去。我也不強留。只恐怕你沒甚本事。保他西去。小行者笑道。不是誇口說。託賴祖大聖家傳這條金箍鐵棒。若是西方路上。有幾千幾萬個妖精。也還不殺打哩。況我二師弟。豬一戒。一把釘耙。三師弟沙彌。一條禪杖。也是不怕鬼神的。先生你不要替我們擔憂。大仙笑道。你們若果有這樣手段。便也去得。只怕說得行不得。小行者道。你若不信。請到樓外來試試。金箍鐵棒。看何如。大仙又笑道。你這些蒼蠅舞燈草的伎倆。試他做甚。與你講過。我留你師父坐在此樓下。我又不動手。只

要你請了師父出去，便算你有手段。我便也像昔年做人參果會請你。若是請不出來，帶累他有些災難。我教你小賊猴活不成。那時卻莫對孫鬪戰說我無情。小行者笑道：「先生不要說謊，等我去叫了兩個兄弟來，做個見證了。」大仙點頭道：「你去叫來也好。」小行者慌忙走到客堂，與豬八戒沙彌細細將前言說了一遍。豬八戒大喜道：「我正想這觀裏的人參果，不知是個甚味兒。大家去攪了師父出來，不怕他不請我們嘗嘗。快去快來，遂一齊走到火雲樓下，再擡頭時，只見那座樓，炭爲梁柱，火作門窗，四壁牆垣皆烈焰，三層檐閣盡金蛇。屋脊游蜿蜒紅龍，雙角聳躡飛赤獸，畫棟雕椽，無非烈焰。珠簾玉幙，疑是燃燈。騰烘有如沃廟，連燒不滅。咸陽撲之，不滅。勢欲燎原，舉而愈揚。狀如烽燧，畏商離之盛，擅丙丁之用。莫認做暴客無明，須識取仙家三昧。」小行者忽然看見，嚇得魂不附體道：「罷了罷了。」師父定要燒死了，正要掐着避火訣闖進去，只覺這火與凡火不同。遠遠立着，早炙得骨軟筋酥，怎敢近前。回過頭來，忽見明月掩着嘴笑。小行者忙上前扯住問道：「這火是誰放的？我師父與大仙躲在那裏去了？」明月笑道：「好好的樓屋，誰肯放火？小行者道：「不是放火，爲何一時就燒將起來？」明月道：「你不聽得，這樓原叫做火雲樓，自有此樓，便有此火。何須又放？你師父與大仙正在裏面談話，躲些甚麼？」小行者聽了，似信不信，因與豬八戒沙彌商量道：「這事卻如何處治？」只怕師父有些災晦。豬八戒道：「那大仙既與你打賭，不放師父，這火自然是他弄的了。」師父斷然不妨。只要有甚法兒滅了此火，不但可救師父，還有人參果吃哩。」沙彌道：「要滅火也不難，豈不聞水能尅火？只消借兩副擔桶挑些水來，潑在火上，怕他不滅。」小行者聽了大喜道：「沙彌說得有理，也不消挑水費力，只須我喚了龍王來，教他下一場大雨，何愁此火不滅？」豬八戒道：「雨比挑水更妙。」我二人在此看看，你須快去罷。」喚龍王來救師父。小行者急急跳在空中，望一個唵字訣，念念有詞。早有西海龍王來到，向小行者施禮道：「不知小聖呼喚小龍有何使令？」小行者忙答禮道：「無事不敢來請。今因五莊觀道士特強將我師父關在火雲樓上不放，卻四面放火燒他。我一時解救不得，故請你來，須你下一場大雨，潑滅了火焰，好救師父。」龍王道：「下雨不難，只是不曾會得風伯雷神，無以助勢。」小行者道：「有雷恐

驚嚇了師父。有風倘延燒開。一發難滅。都不消得。只要雨大些。滅了火。便是你的功勞。正說處。東海龍王也來了。二龍奉命。將雲頭低下。直罩在火雲樓上。真是龍能興雲。雲能興雨。不一時。烏雲佈滿。大雨傾盆。真是忽油忽沛。忽滂沱。倒峽嫌微。又瀉河。若使仙家無蓄地。火雲樓下已生波。小行者看見大雨如澍。滿心歡喜道。這等大雨。任是天火。也定然滅了。莫說止一間樓子。因向二龍王道。雨穀了。請住罷。再不住。恐怕濕了我們行李。龍王聞言。遂停雲罷雨。起在空中。小行者道。多勞了。請回罷。容改日奉謝。我好去救師父。龍王作禮別去。不題。小行者只道火已滅盡。竟直從火雲樓頂上落將下來。不期火雲樓烈焰騰騰。如故。落下來急了。一時收煞不住。竟落入火中。燒得滿身疼痛。叫一聲。呵呀。忙忙跳將下去。一身毫毛。已燒得精光。幸虧豬一戒與沙彌扶住。替他將身上的餘火撲去。因怨道。這樣大火。你難道不見。卻跳將入去。小行者道。這樣大雨。我只道火已滅了。誰知還是如此。這雨都下在那裏去了。豬一戒道。雨落在火上。就是澆油一般。愈下愈烈。一毫也無用。沙彌道。此火不爲水滅。自是仙家妙用。但火無體。以木爲體。我們一頓釘鈿禪杖。將這燒酥的樓子。打倒了。火無倚附。自然要滅。豬一戒道。打倒樓子。卻壓傷師父。卻怎麼處。沙彌道。似這般畏首畏尾。這火如何得消。豬一戒道。這火又消不得。他躲在火裏。又不出來。莫若以火攻火。轉再放一把。將他前後觀宇。都燒將起來。不怕他不出來。救火。待他出來捉住。便好救師父。小行者沉吟了半晌。忽想道。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這大仙既與我祖大聖。打成相識。則他的道法。自與我祖大聖相敵。初時原是我差了。不該與口角。惹他動起火來。他既動了火。我又動起火來。不知燒到幾時。豈不誤了師父正事。當初我祖大聖。原說凡有急難相救。我莫若尋我祖大聖。求他一個情面。與大仙講講。那時大家散了。大撒開。豈不妙哉。豬一戒道。尋着你祖大聖。可知好哩。只怕你祖大聖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那裏去尋。小行者道。他與我既屬一體。便上天下地。總不出方寸中。我有尋處。沙彌道。既有尋處。快去快來。恐師父受苦。小行者道。我去就來。因跳在客中。以心問心。竟一駕雲往西方找去。真是水乳針芥。毫不爭差。早望見一座佛宮。十分莊雅。但見樹樹優婆。放碧花。屑屑樓閣。

護丹霞。玻璃牆繞黃金路。不是仙家是佛家。小行者看見佛宮不勝之喜。也不管是與不是。就像自家屋裏熟路一般。竟往裏走。走到宮中。擡頭一看。果見祖大聖。端端正正。高坐在靈台之山。喜得個小猢猻。抓耳撓腮道。原來是條直路。一線也不差。因拜伏在地道。孫兒履真。謹參見佛祖。鬪戰佛看見問道。你既已皈依。爲何不努力奉師西行。卻轉回頭見我。小行者道。孫兒因遵佛祖前車後轍之訓。奉了唐長老師父。重往西天求解。不期路過五莊觀。被鎖元大仙將師父留住。在火雲樓不放。孫兒與他爭論。他竟放了一把火。將樓子罩住。不能進去。孫兒無法。只得召龍王來降雨滅火。誰知雨到火上。轉添烈焰。孫兒打算用金箍鐵棒打坍了他的樓子。斷絕了根。又打算以火攻火。益發燒光他的觀宇。又恐怕耽擱工夫。損傷師父。只得忍耐。因聞他曾與佛祖八拜爲交。故特來求佛祖。或是施些法力。滅他的火。或是講個人情。放出師父來。解了此結。以便西行。庶可完佛祖從前願力。鬪戰佛道。那鎖元大仙乃地仙之祖。法力甚大。就是南海觀世音菩薩說起來。也要讓他三分。你怎去惹他。他那火雲樓。乃他性中三昧火煉成。豈雨水所能尅。我若用法力。以天一眞水去沃他。亦可銷滅。又恐怕沖動他的無明。不肯服輸。又要別生枝葉。我若去講人情。倘他裝腔做勢。未免損壞體面。莫若指你一條路。還到南海普陀山去求觀世音菩薩。他佛力無邊。自有救解。小行者道。求觀世音菩薩固好。只是孫兒未曾識面。如何突然要去就去。他人生面不熟。怎肯用情。鬪戰佛道。菩薩慈悲之聲。尙且救苦。豈論識與不識。他若推卻。你說出唐佛師與我求經求解。這段因緣。他自然生憐憫。小行者因救師父性急。領了祖大聖法旨。不敢停留。遂拜辭出宮。又一駕雲復回南海。不多時。早望見普陀勝境。正是乾轉坤旋。吸與呼。憑虛一望。海天孤波濤。隱見觀音洞。誰說南無南不無。小行者看見落下雲頭。正要找尋岩洞。忽見前面紫竹林中。走出黑熊大神。攔住問道。來者莫非就是孫鬪戰。後人履真麼。小行者聽見叫他名字。十分驚訝。因連聲諾道。弟子正是孫履真。要求見菩薩。有事相懇。敢煩引見。黑熊大神又問道。你此來可是要求菩薩替你滅火雲樓火。一心救你師父麼。小行者連點頭道。正是。正是。黑熊大神道。旣爲此來。不消見菩薩了。菩薩已有法旨。因取出五六寸長

一條柳枝枝上含着兩三點水珠。遞與小行者道：「菩薩教你將此柳枝上甘露水滴在火雲樓上，那火自然消滅。」小行者接在手中一看，心下甚是狐疑。因暗想道：「那樣大雨，也不能滅火，這點點水兒，濟得甚事？又不敢明說。」只道我借遠而來，還須見見菩薩。問個明白。黑熊大神道：「菩薩吩咐說：你若耽擱遲了，恐傷了師父。若要見菩薩，叫你滅了火，救了師父來繳還柳枝。」再見菩薩。小行者見菩薩事已前知，安敢違拗，只得謝了黑熊大神。又一駕雲趕到五莊觀，只見火雲樓烈焰騰騰。小行者因拿着柳枝，只管尋思道：「想我方才又不曾面見菩薩，多分被這黑熊神耍了。我也來無可奈何，且試試看。」因輕輕洒了一滴，不消一刻工夫，誰知那一滴洒在火雲樓，霏霏微微，散作一陣，把個火焰一時之間就熄了一半。小行者看見滿心歡喜，因急急又洒了一滴，不一刻火已全然無光。小行者因將枝上的儘力都洒將下來，再看時，那裏還有一點火氣，依舊明窗淨戶，現出一座火雲樓來。豬八戒與沙彌看見，喜得只是打跌，忽見小行者從空落下來，因問道：「大師兄甚法兒熄得這等乾淨？」小行者道：「一時說不了，且救出師父來，再與你細說。」三人遂不管好歹，反竟推開簾子，闖將進去。只見師父高坐着，端然無恙。大家歡喜。豬八戒因指着大仙道：「先生賭輸了，怎麼說？」大仙見小行者滅了他的三昧真火，也是歡喜，因拉着小行者的手兒問道：「你這小猴，到也有三分鬼畫符，還不辱抹了你老師。你既要請你師父西行，須實對我說，你方才央誰人來助你？」小行者就一口說道：「我自家的一身本事用不了，這點點火種兒，打甚麼緊，還要央人。」大仙道：「你這好猴子，不要瞞我，你縱有本事，也滅我真火不得，卻有緣故。你若不說，我再放一把火，將火雲樓圍住，叫你也是不出去。」小行者恐怕仙家又有法術，因笑說道：「老先生不要性急，待我說與你聽。我實不去央人，人聞我的大名，卻樂從來助我。」大仙道：「你且說是誰來助你？」小行者道：「不是別人，就是我祖大聖。昔年請過的觀世音菩薩，他適纔由此經過，看見我弟兄三人，要將鐵棒釘耙禪杖打坍你的樓子。」菩薩因與你相好，再三勸住，遂將幾點甘露滅了你的無明。那個肯去央人？」大仙點頭道：「我道何人原來還是菩薩慈慈，既是菩薩解救，只得放你們去罷。」唐半偈聽見，急忙躬身稱謝道：「蒙祖師垂宥，永注洪恩，就起身要。」

行猪一戒與沙彌道。師父去不得。先生賭了咒。許請了我們吃人參果。先生正人君子。斷不失信。師父略坐一坐。等吃個壯壯神好走路。大仙笑道。也是一緣一會。請你請你。隨叫清風明月。取出五個人參果。先請他四人各吃一個。自陪吃了半個。將半個分與衆童。師徒們歡歡喜喜。謝別了大仙。挑着行李。四人一馬走上大路。小行者叫猪一戒沙彌。保了唐長老慢行。自己卻又駕雲頭。復到南海。叩見觀世音菩薩。交還柳枝。因問菩薩道。龍王大雨不能滅火。怎麼菩薩只三兩點甘露。卻令火滅無踪。菩薩道。雨雖勇猛。不如甘露慈悲故耳。小行者言下感悟。連連拜別而出。因一筋斗趕上師父。將菩薩言語宣說一遍。大家歎息。自此愈加精進。努力西行。正是火長青蓮花。露濕菩提樹。從此去不知。又如何所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黑風吹鬼國 狹路遇冤家

詩曰。莫認身心部是空。空中原有去來蹤。氣如蛇怒生炎火。肝作龍飛起黑風。
一念稍邪淪鬼域。寸心纔正入天宮。要知仙物真消息。不在乾坤在此中。

又詩云。天無邊際地無涯。南北東西道路賒。過去只如萍泛水。再來何異浪淘沙。

誰知緣業疎難漏。豈料循環定不差。多少大恩都莫報。偏於狹路遇冤家。

話說唐半偈師徒四人。虧觀世音菩薩。甘露慈悲解危。脫離火坑。依舊往西而行。大家在路上稱羨一回。大仙的法力。又贊歎一回。菩薩的慈悲。又不覺行有個月程途。此時正值殘冬。天氣甚短。師徒們行了數十里。忽然陰晦。辨不出早晚。唐長老在馬上叫喚道。徒弟呀。你看四野昏昏黃黃。就像晚了一般。須要早尋一個安身之處。方好。小行者道。此乃荒郊野外。那裏有個人家。要尋宿處。除非趕向前去。唐長老道。這也說得是。就要策馬前進。忽回頭看見猪一戒與沙彌落在後面。因催說道。你們走路也要看看天色。如今已漸漸昏黑。怎麼還在後遲延。猪一戒道。師父。你也甚不體恤人。你騎着四馬。師兄空着雙手。自然走得快。我們兩人挑着這擔行李。

俗語說得好。遠路無輕擔。好不沉重。莫說天晚。就是夜了。也只好慢慢而行。唐長老道。我催你向前。不過要你們努力。怎麼轉怨起我來。小行者道。各人的前程。我們騎馬。空手走得快。只管走。他既懶惰。師父不要管他。憑他來不來。因將手在馬屁股上拍了一掌。那馬就如飛一般。往前去了。他放開腳步。緊緊跟隨。行不上十數里。忽被一條大河阻路。唐半偈忙將龍馬勒住道。履真。前面有大河阻路。卻怎生過去。小行者道。陸行要車馬。水行要舟楫。從來如此。前既有河阻路。除了尋船渡去。再無別法。唐半偈道。可知要船哩。只恐此處不是大路。又無人烟。那裏去討船。小行者道。師父莫忙。待我到河邊去看看。再處。因走到河邊。四下一望。原來那條河。也不是直直長行的。也不是對面徑過的。卻四通八達。竟不知何處是彼岸。正尋思間。忽看見一隻小船。在中流飄蕩。忙招手大叫道。那船快搖擺來。連叫數聲。並無人答應。心下恐師父着急。只得將身略縱一縱。跳到那船頭上。再看時。纔曉得原是一隻空船。又無櫓無篙無舵。止掛着一片蓆篷。隨風吹來吹去。此時無風。故在中流蕩漾。小行者因取出耳中金箍鐵棒來。將船撐到河邊。招呼唐長老道。師父有船了。快來快來。唐半偈遠遠聽見。忙自牽了龍馬。走到河邊。正打算上船。只見豬八戒與沙彌挑着行李。沒命的趕將上來。走得氣喘吁吁。看見唐長老已在船上。小行者正牽馬上船。心下着惱道。你們好公道。心腸竟自牽馬上船。想是不顧我們了。唐長老似聽不聽。全不答應。小行者也不作聲。只是掩着嘴笑。沙彌看見船要開了。忙將行李挑上船來。豬八戒也只得跟上船來。也不下艙。就在船頭上努起嘴來坐着。小行者遂將鐵棒往岸上一點。那隻船早悠悠漾漾。淌入中流。不期中流水深。鐵棒打不到底。那船又無櫓舵。便只在中流團團而轉。唐長老甚是着急。小行者與沙彌忙用鐵棒禪杖。在水上划撥。獨有豬八戒努着嘴絮聒道。天晚了。趕得好快。何不打着馬跑。卻在這裏打磨磨轉耍子。唐半偈正在無法之時。又聽得豬八戒譏誚他。不覺大怒。因大喝一聲道。沒規矩的野畜生。只這一聲。還未曾罵完。忽半空中。豁喇啊一陣黑風。揚沙走石。將天地都罩得烏暗。那隻船蓆篷上得了風。其去如飛。也不辨是南是北。只聽得耳邊呼呼風響。一霎時就像過了幾千里程途一般。唐半偈心雖無畏懼。然風波

陡作也未免慌做一團。幸喜小行者沙彌兩邊護持定了。方合眼而坐。那豬八戒在船頭上被船一攔一播。坐不穩。竟跌下艙來。嚇得滿口只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不多時風息了。大家開眼看時。那隻船早已泊在岸邊。卻不是停泊之處。唐長老定了定神。因問道。此處不知是甚麼所在。又不知可是西行大路。須問個明白。方好。小行者道。此時昏天黑地。天又晚了。那裏去問。只好且上岸去。尋個人家住下。再細細訪問不遲。唐長老依言。大家一齊登岸。扶師父上馬。離卻河口。走上大路。四下一望。卻不見有人煙。再往前看。隱隱似有城廓。但覺糊糊塗塗。不甚明白。大家只得向前。又行了半里多路。忽遠遠看見一輛牛車。載着許多人在前面行走。大家歡喜道。有人問路了。唐長老忙加鞭策馬。將及趕到。面前那輛牛車。忽然不見。唐長老着驚。因回頭問三個徒弟道。你們方纔看見麼。小行者道。怎麼不見。爲何一閃就不見了。真也古怪。豬八戒道。莫非我們見鬼。正說不了。沙彌忽又指着道。那前邊不又是麼。大家再看時。果然那輛牛車。又遠遠在前面行走。急急趕到。前面又不見了。大家驚疑。忽已走入人煙之處。再細細觀看。果然是一座城池。但那城雖也高大。卻荒荒涼涼。不甚整齊。城下兩扇門。半開半掩。雖也有幾個人民出沒。卻生得古古怪怪。癡癡蠢蠢。不像個知世務的。便不去問他。師徒四衆。竟牽馬挑擔。一齊擁進城來。到得城中。便有三街六市。做買賣。人煙輳集。與城外不同。但只見氣象陰陰晦晦。雄赳赳。氣昂昂。走入城來。便都圍攏來問道。你們是那裏的和尙。這等大膽。到我國中來。小行者道。天下路容天下人走。怎麼我們不敢來。有幾個問道。你們四個和尙。像是活的。小行者道。這朋友說話。倒是好笑。不是活的。怎生走來。又有幾個問道。既是活的。到我這裏做甚麼。小行者道。我們也不是特特要來的。因一時船上暴風起。吹到此處。又因天色晚了。前去不及。故入城來。要尋個寺院。借歇一宵。明日再走。你們在此那裏有寺院。可指引指引。又有幾個道。我們只國度。又不生。又不死。也無佛。也無仙。那有寺院。只有一座。女刹行宮。在慈恩街上。你要借宿。只好到那裏。權住一夜罷。小行者道。既有住處。就歇了。又有幾個說道。住便住。只怕小人多。見你外方人。要來囉唆。須大膽些。不要害怕。小行者笑道。若論膽子。也還略略看得過。豬八戒

道。只有我的小些。二人說笑着。竟簇擁師父往慈恩街來。到了慈恩街。果見一座宮殿。十分幽麗。只見一帶紅牆圍繞着幾株松樹。三間丹陛。盡種着五色曇花。當中巍峨正殿。並無外戶旁門。最後輪奐高樓。亦有雕欄曲檻。左鐘右鼓。知是焚修之地。前幢後檐。應爲善信之堂。山門前不立金剛。似非佛寺。大殿外全無老子。豈是玄門。陰陰騰騰。顯見出魔王世界。祥雲靄靄。獨存此女刹行宮。師徒四衆。走到行宮前。見天色晚了。也不管是佛寺。是道宮。竟一齊牽馬挑擔。走了進去。竟不見一人。走到殿上。打算參拜。卻無三尊佛像。止有一個龕子。裏面供着一尊女像。唐長老看見。不知是甚麼出身。便不下拜。只合掌。打了一個問訊。便領着徒弟。走入殿後來。方看見一個老道婆。坐在一條矮檯上。嘴裏喃喃地。不知是念經念咒。看見他四衆人來。似驚似喜。因立起身來。迎着問道。四位老師父。從何處來。唐長老忙答道。貧僧乃大唐國。差往西天去。見佛求解的。因大風失迷了路。漂泊到此。沒有宿處。敢借寶宮。暫住一宵。明日清晨。就要西行。那老道婆微笑道。我就估你們不像是本國人。我的佛爺。你們怎麼到這個所在來借住。既來了。我怎好不留。老爺們既從中國遠來。又往佛祖處去。定有些道行。想也不妨。但我這行宮裏。並無零星房屋。只好就在後樓上。打個鋪罷。唐長老道。只要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便殼了。老道婆遂指引四人往樓上去。豬八戒走到樓下。看見那樓梯高陡。便說道。這樣高樓。這點點窄扶梯。我的身子。又狼狽怕的是。我上不去。就在樓下尋些草。打個鋪兒睡罷。又好看馬。唐長老道。上下總是一般。隨你隨你說罷。就要上樓。老道婆擋住道。老爺們失路遠來。想是還未曾吃飯。待我煮些薄粥。與老爺們充充飢。再上去睡罷。唐長老合掌稱謝。就在樓下坐。等那老道婆取粥來。去了半晌。方纔捧了一鉢頭粥來。放在桌上。說道。老爺們。清粥止有四碗。四箸小菜。也無一點。沙彌忙盛了一碗。奉與唐長老。長老接了。念一聲。阿彌陀佛。就舉箸而食。小行者與沙彌也各盛了一碗。自吃。惟豬八戒盛了一碗粥。拿在手中。囁嚅嚶嚶道。這等一個大寺院。既肯齋僧。怎素菜也沒一碗。這樣輕薄人。老道婆道。怎敢輕薄老爺們。但這行宮。乃是九幽修真之地。怎能有人間那些伊蒲供養。就是這幾粒米。也還是山上帶來的。只好將就充飢罷了。豬八戒道。我方纔一路

來。看見那些店上。多少點心素食。怎說沒有。老道婆道。老爺呀。那些鬼食。豈是你們吃的。豬八戒道。怎麼吃不得。就是不美口。也還強似吃這碗薄粥。唐長老聽了。大罵道。饑嘴畜生。多感這老菩薩。煮這樣好粥。施僧。已是莫大功德。你怎敢爭長。競短。豬八戒方不敢言語。看見他三人都吃完不吃了。就連鉢頭也拿起來。就着嘴一口氣吃個乾淨。說道。真好粥。就像飲湯。那老道婆笑了。收了碗箸。往廚下去了。唐長老就方便了。上樓去。樓上是三間。中間供着一個女仙。龜子。龜前掛着一盞琉璃燈。沙彌打開行李。就要攤鋪在東一間。與唐長老睡。唐長老道。這樓房中。又無禪牀。席地而眠。起坐不便。莫若將蒲團鋪在中間。琉璃燈下。待我打坐。你二人自去睡罷。沙彌答應。隨拿了蒲團。放在樓中上面。唐長老抖抖衣服。竟向南端端正正。盤膝坐下。小行者與沙彌自到東一間房裏去睡不題。卻說豬八戒。自走到廚下。問老道婆討了一把草。拿了些喂馬。餘多的。就鋪在樓下靠壁。正打算睡覺。忽然肚痛。要起來。出恭。忙走出宮門外。尋個空地。出了恭。站起身來。此時纔晚。只見街市上燈火熒煌。因走到街市口一望。只見那些茶坊酒肆中。吃茶吃酒的人。出出入入。比日裏更加熱鬧。看了半晌。肚裏已有幾分垂涎。又走得幾步。只見一家子熱氣騰騰。圍着許多人看。忙走近前張看。卻是纔蒸熟出籠的饅頭。在那裏賣。衆人也有買了去的。也有買了。就在那裏吃的。豬八戒看得饑唾直流。忍不住。也隨着衆人。叫道。化我兩個。那賣的人聽見。說把我兩個。只當做向他買。便拿兩個遞與他。他接在手裏。也不管好歹。竟兩三口吃在肚裏。吃完了。就像不會吃的一般。忍不住。又伸手說道。再化我兩個。賣的人。又遞兩個與他。他接到手中。不兩三口。又吃完了。肚裏只覺不飽。又走近櫃前。賣的人看見。只道他來還錢。因問道。饅頭好麼。豬八戒道。好是好。只覺有些土氣息。泥滋味。賣的人道。你這和尚。還是不生胃口的。這樣好香甜饅頭。怎說土泥滋味。豬八戒道。方纔因肚飢。吃得忙了些。不曾咀嚼出好來。你既有心布施。索性再化我兩個。賣的人道。師父。不要取笑。我這饅頭。是賣錢的。怎說布施與你起來。豬八戒道。檀越不要取笑。我們做和尚的。從來是化。怎麼說要起錢來。賣的人聽着。急道。我在此開店多年。從不曾見你這懶和尚。騙了人家的饅頭。吃在肚裏。卻說甚麼。

布施。你豈不知國王的法度利害。若是騙詐財物。拿去打了。還要問罪哩。猪一戒道。我們出家人。就見皇帝也要化他布施。莫說你們國王。況我又不是你國中人。你國王須管我不着。賣的人聽了。愈加着急道。你原來不是我國中人。遂跳出櫃來。一把扯住道。快還我錢來。猪一戒道。我若有錢買饅頭吃。不做和尚了。賣的人道。憑你做和尚。不做和尚。饅頭錢是要的。猪一戒道。若是定然要錢。我吃的。不飽。索性再賒兩個與我吃。我明日一總還你罷。賣的人道。你又不是我國中人。賒與你。那裏去討。猪一戒道。我就在轉灣刹女行宮內。明日來討。就是賣的人道。你方纔說做和尚的。沒有錢。明日討。難道就有了。何不今日與我。猪一戒道。你不知一路上遇着善人家。齋僧有些襯錢。都是師父收着。故許明日討。還你賣的人。那裏肯信。只是扯着不放。猪一戒被扯急了。將手一擺。本意只要掙脫走路。不期氣力大。將那賣的人。一個筋斗。直跌去。有丈餘多路。那賣的人。被跌重了。爬不起來。只坐在地下。屈天屈地的叫喊。衆人看見。忙來攙扶。猪一戒乘着人亂。竟一道烟溜回女刹宮。開草鋪睡去了。賣的人。正坐在地下。叫喊。恰恰撞見國王的黑孩兒太子。帶了許多跟隨。打着燈籠。火把出來遊戲。忽看見有人在地下叫喊。因問道。你爲何叫喊。賣的人道。小人靠賣饅頭爲生。忽有一個不知姓名的和尚。走來騙了四個。吃在肚裏。竟不還錢。小人問他討錢。他錢是不還。反把小人打傷在此。太子道。你就說國王法度利害。賣的人道。小人也曾說過。他說他是中國人。國王管他不得。太子聽了。大怒道。既到我國中。就是我的治下了。怎麼管他不得。他如今住在那裏。賣的人道。他就住在女刹行宮。太子就吩咐手下跟隨道。快到行宮裏。與我將那騙饅頭吃的和尚拿來。可帶這人去作眼。跟隨得了言語。就有十數人。拿了火把。帶着賣的人。一齊跑到行宮裏來。殿上不見。就往後樓尋來。剛到樓下。就聽得鼾呼之聲。衆人將燈火一照。賣的人早已看見。猪一戒在壁邊草裏。抱着頭。曲着腰。像狗一般睡着了。因叫一聲。在這裏了。衆人聽見。便不管好歹。跑到草鋪前。扯頭的扯頭。扯腳的扯腳。只望扯他起來。不料猪一戒身子。狠抗粗重。幾個人。那裏扯他得動。東推西搯。原來猪一戒吃了四個饅頭。心中一時迷悶起來。放倒頭就睡着了。正沉沉好睡。忽被衆人推來。攙去。將他弄醒了。

心下焦躁，不覺將腰一伸，腳一登，早把那些人登得跌跌倒倒，滾作一團，再豎起頭來，把兩隻蒲扇耳朵一頓搖。那些人爬起來看見，又嚇得屁滾尿流，大家往外亂跑，將燈火都撞滅了。因悄悄逃了出去。豬八戒再睜眼看時，一個人也不見了。因連聲道：「啐啐啐，我只道着鬼，原來是做夢，走到階前撒了一泡尿，依舊去睡了。」衆人跑出來，忙報與黑孩兒。太子道：「那和尚生得十分醜惡，竟像一個野豬精，身子又狼狽，任你扯拉，也扯拉他不動，扯拉急了，他坐起一頓搖頭擺腦。」小人們若是膽子小些，已被他嚇死了。太子道：「胡說，待我自進去看。」衆人道：「小大王不要進去罷。」那和尚又醜惡，又粗魯，恐被他驚嚇了。回宮時，娘娘怪小的們不稟知。太子道：「既是這等，不要聲張，待我悄悄進去看。」便有處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悄悄隨太子又入行宮來，到得樓下，早聽見豬八戒又打鼾呼。太子輕輕走到面前一看，見豬八戒睡得沉沉，因低低分付衆人道：「可取一條粗麻索來，乘他睡熟，細起來，便不怕他了。」衆人領命，果然取了兩條繩索來，俱打了活結，一條從頭套了上半截，一條從腳套在下半截，漸漸收攏來，連手都縛住，然後橫三豎四，滿身都細起來。豬八戒竟不知不覺，只是酣酣的打呼。太子看了道：「這和尚怎如此潑皮？」又吩咐衆人道：「可取繩扛來，抬了回宮去。」慢慢的擺佈他，衆人見將他綁的緊緊的，料想不能掙脫，遂大着膽，用四條扁擔，着八個人，竟扛了回宮去。太子也就跟了回來，坐在潛龍殿，叫將豬八戒擡到階下，再看時，昏沉尚還未醒。太子叫人取出牛皮鞭來，照着他屁股亂打，打了七八下，纔痛醒了。說道：「是那個不要取笑？」太子也不答應，只叫再打，又打了五六下，打了有些辣豁豁的，方要用手去摩一時，手撒不動，急開眼看時，纔知被人細綁。又看太子坐在上面，因問道：「你這小哥哥，我又不認得你，你爲何將我細起來？」要取笑。太子道：「你這野和尚，是那裏來的，怎敢在我國中，騙人饅頭吃？」豬八戒道：「做和尚全靠化齋度日，那饅頭是我問他化吃的，怎說是騙？」太子道：「饅頭也還事小，你怎說我國王管你不着？」豬八戒道：「我們出家人，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從來無拘無束，就是天上神仙，也管我們不得，莫說你這陰山背後的國王，太子道：「你這遊方和尚，原來不知我這國王，不比凡間國王，乃大力修來，一怒而天下懼，好不利害。」豬八戒道：「縱

利害也只好嚇鬼，卻管我不得。太子聽見說出嚇鬼二字，便滿心大怒道：「這和尚怎敢惡語傷人，你說管不着，且打你一頓，出出氣。」因叫左右將大棒夾頭夾腦亂打。豬八戒被打急了，要用力迸斷繩索，爭奈繩索粗大，又橫綱豎縛，不是一條。一時掙不脫，只掙斷了頭上的兩根，露出頭來。他就大聲喝道：「你是甚麼人，怎敢在家關着門兒打和尚？太子聽了，愈怒，叫人更加毒打。馱子打急了一聲吆喝，早驚動了國妃玉面娘娘。問宮娥道：「這時候皇宮中是甚人叫喊？」宮娥稟道：「是犂駢殿下拿了一個和尚，在潛龍殿拷打，因此叫喊。」玉面娘娘道：「王爺最惱和尚，這是那裏來的？」待我去看來。因叫宮娥打着兩對宮燈，輕移蓮步，自走到潛龍殿來。太子看見慌忙起身迎接，讓娘娘坐下。娘娘先開口說道：「這和尚因甚事得罪，拿他來拷打？」太子道：「娘娘不知，這和尚甚是無禮，他誑騙民間饅頭吃，已有罪了，又毀罵國王，只好嚇鬼。所以孩兒拿他來拷打。」娘娘道：「如此無知，雖然不是國中和尚，本該重處，但看仙佛面上，饒恕些也罷了。」且問他是那裏來的？宮娥得旨，因走下來問道：「你這和尚，娘娘問是那裏來的？豬八戒聽說娘娘問他，他便賣起俏來，低聲柔氣的說道：『我這和尚，外面看來像個遊僧行腳的模樣，若仔細體認，卻實實有些來歷。我父乃淨壇活佛，家師乃東土大禪師，師兄乃花果山天乙後代師弟，乃流沙河羅漢門人，今奉唐天子命令，往靈山拜求如來經文，一路上逢着仙鄉佛地，皆盡心供養，以求福庇。你們何等之人，輒敢肆行拷打，獲罪招愆？』娘娘聽說，出求經二字，便不覺變了顏色，走了起來道：『待我親看一看。』衆宮娥忙移宮燈引娘娘到檐前來看。此時階下火把照得雪亮，豬八戒見娘娘來看，認做好意，忙豎起頭來，搖着兩隻蒲扇，耳朵叫道：『娘娘慈悲，救度了我和尚罷。我和尚實實熬不過了。』娘娘擡頭看見這般嘴臉，嚇得倒退了幾步。若無宮娥攙扶，幾乎跌倒。因問道：「你這和尚姓甚麼？」豬八戒道：「姓豬。」娘娘道：「莫非就是豬八戒麼？」豬八戒道：「只是好意，便冒認道：『我正是豬八戒。』那娘娘聽見說是豬八戒，一霎時柳眉倒豎，環眼圓睜，怨恨一聲道：『一般也有今日。』」吩咐左右道：「快加上一條繩索，緊緊綁了，莫要疎虞。」被他逃去。太子忙問道：「娘娘爲何認得這和尚，有甚深仇？」這等惱他。娘娘見問，不覺大哭起來道：「我兒，你年紀小，不知當初我在積雪山。」

摩雲洞初招你父王之時。大享人間之樂。不期有個唐僧。路過火焰山。不能過去。要求你父王的扇子去滅火。你父王不肯借。他與他大徒弟孫行者。日日賭鬪不歸。這豬八戒乘着我家人。就帶領了許多陰兵。殺到我家。我倉卒間不曾防備。竟被這厮一釘釘傷了性命。以致我在泉下受了數十年沉淪之苦。後來虧你大母妃修成了仙道。你父王感佛恩。登了王位。我方脫離苦境。重入王宮。此等仇恨。心終不忘。今幸狹路相逢。安能饒恕。明日稟過父王。將這厮碎屍萬段。以報此仇。豬八戒在階下聽得明明白白。纔知道冒認錯了。忙分辨道。娘娘不須動怒。我又不是豬八戒。娘娘道。你方纔親口招稱是豬八戒。怎麼又賴。況你一張長嘴。兩隻大耳朵。我切切記得。還要賴到那裏去。豬八戒道。娘娘性急。不會聽完了。我說我是豬八戒的兒子。豬八戒道。長嘴大耳。雖然種類相似。但我豬一戒年紀小。比我老父親俏麗許多。娘娘若不信。求高擡貴眼。再看一看。便知端的了。娘娘道。你既是他的兒子。俗語說。父債子還。卻也饒你不得。豬八戒再三哀求。娘娘絕不鬆口。一戒着了急。便發話道。你母子一個是婦人家。一個是孩子家。全不曉事。莫說乘我睡着了。網縛將來。便欣欣得意。要算計我。我雖落你套中。須知我師兄孫小行者。乃孫大聖的孫子。那一條鐵棒。一路上打得鬼哭神號。何況你這些小國。他若知道我被你們拿來。他只消金箍鐵棒。略動動。包管你一國人都要斷根絕命。娘娘聽了半响。低頭不語。太子寬慰說。娘娘不要害怕。這是這和尚說大話。娘娘道。雖是他說大話。我還記得那孫行者尖嘴縮腮。果有本事。你父王何等勇猛。還殺他不過。他師兄若果是孫行者子孫。便也要防他。太子道。娘娘不必憂心。孩兒自有處治。娘娘道。怎生處治。太子道。他們今夜睡在刹女行宮。到半夜後。乘他睡熟。待孩兒差些。有手段的陰兵去。將他們師徒迷倒。一並網來殺了。豈不美哉。娘娘聽了。方纔大喜道。吾兒此計大妙。快去行事。正是。無窮舊恨添新恨。不料前仇接後仇。不知太子遣甚陰兵。怎生迷惑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城中夜黑亂魔生 潭底日紅陰怪滅

詩曰：空中觀色見丹霞，色裏尋空悟月華。身外功名真小草，眼前兒女實空花。

陰陽賦性終無損，血肉成軀到底差。可奈世人看不破，偏從假處結冤家。

話說黑孩兒太子，因知豬八戒是玉面娘娘冤家，要殺他報仇，恐怕留了孫小行者師徒，終成禍患，故算計要點些陰兵，連夜去害他。又怕小行者有本事，輕易害他不到，只得稟知娘娘，悄悄將父王鬼兵符偷了出來，親到營中挑選一隊魔兵，叫他前到利女行宮捉拿三個和尚，又叫他人盡銜枚，不可吆天喝地，使國王得知，衆魔兵奉令，遂一陣陰風，都擁到利女行宮來。原來這魔兵雖是一隊，卻原有一個隊長，作總領管着衆魔到了行宮，總領就吩咐衆魔道：我聞得內裏的和尙，雖只三個，卻是從東土來的，定然有些道行，不可輕易去撩撥他，使他做了準備，因先叫出兩個精細魔來，吩咐道：你可悄悄進去，打探那三個和尚，如今在裏邊做些甚麼，精細魔得了令，就輕輕走到後樓，見無人在樓下，又輕輕走上樓來，到了樓上一張，只見玻璃燈下，端端正正一個和尚，盤膝裹腳，在那裏打坐哩。滿面佛光，映着玻璃燈火，照得滿樓雪亮。二魔不敢上前，躲在旁邊偷看，那和尚雖端然不動，卻隱隱有些可畏，看了半晌，不見那兩個，只得又趲到東一間來尋着，只見一頭一個，都睡在那裏面，欲要上前細細觀看，當不得他神氣充足，逼得人不敢近身，遠遠看見，相貌古怪，有些害怕，只得悄悄走下樓來，報與衆魔道：果有三個和尚，一個打坐，兩個睡覺，那打坐的雖有道行，十分可畏，還生得純眉善眼，那兩個睡覺的形容，甚是古怪，只睡着了，遠遠望去，還令人害怕。若打醒他，動起粗來，便了當不得，決不可惡取，只好弄法兒迷亂他的真性，方可下手。總魔道：這說得是，就依你。先以美色戲弄他，次以怪異嚇嚇他，再以威武屈伏他，等他心神一散，便好捉拿了。遂吩咐衆魔扎住在大殿上，卻一起一起的依計而行。卻說唐長老眼觀鼻，鼻觀心，正坐到走生靜靜生慧之時，忽見二魔浙浙索索，在旁窺看，他就知有魔來了，愈把心性拿定，不一時，忽見幾個美婦人走到面前，十分縹緲，怎見得：但見櫻桃口，楊柳腰，引將春色上眉梢，腮痕分淺杏，臉色借深桃。荳蔻芳香何足並，梨花淺淡不能描。看來還比牡丹嬌，那幾個美婦人笑嘻嘻看着唐長老。

問道。老師父是那寺裏來的。法號甚麼。這樣寒天不去睡。卻冷清清獨坐在此處。我姊妹們到看不過意。唐長老低着頭。垂着眼。就像不曾聽見的一般。那美人又說道。這樓上空落落的。只管坐着做甚麼。我下面有的是煖烘烘的房兒。華麗麗的牀兒。香噴噴的被兒。軟溫溫的褥兒。長蕩蕩的枕兒。何不甜蜜蜜睡他一覺兒。卻癡癡呆呆坐在此處。就立地成佛。也要算做吃虧了。何況從來做和尚的一千個。到有九百九十九個是落地獄的。你還是個解人兒。怎不回頭。唐長老任他好言巧語。只不開口答應。那美婦人你一言我一語。說了半晌。見唐長老只當耳邊風。便惱羞變成怒。帶罵帶嚷道。這和尚原來不承認。不識好歹。我姊妹們這樣苦勸。只是不理。只怕我們去後。你獨坐在此。還要惹出禍來哩。大家口裏喃喃的。賊禿長。賊禿短。一路罵下樓去了。不一時。只聽見樓梯響。又走出幾個來。細看這幾個。卻與前邊美婦人大不相同。怎見得。但見一個個形容怪惡。或高揚青臉。或亂列獠牙。又有幾個。相貌稀奇。或直衝赤髮。或倒捲黃鬚。銅鈴樣暴眼。睜起看人。寒凜凜。鐵槌般拳頭。搭來相對冷陰陰。肚皮大。臂膊粗。走來了一團暴戾。耳朵尖。鼻梁塌。望將去。滿面歪斜。攢着眉。如啼如哭。果然難看。開着嘴。似噴似罵。其實怕人。指爲鬼怪。而鬼怪不如斯之奇醜。認是禽獸。而禽獸豈若是之多。噉聞人傳說。未免吃驚。狹路相逢。定須嚇殺。這一般惡人。走到面前。便跳的跳舞的舞。亂指亂掉道。好大膽的和尚。自古入國問禁。既到我國中。怎不朝王。卻縱容徒弟。誑騙飲食。你那長嘴大耳的徒弟。已被拿去。明日要殺。快走起來。我帶你去請罪。或者可救。唐長老坐着。心下明明聽見。卻似泥塑木雕。全不動念。那一邊惡鬼。又指着罵道。好賊禿。你推髻裝啞。不言語。難道就饒了你。快扯他起來。綁了去。見小大王。衆人口裏。雖惡言惡語。要拿要捉。跑來跑去。只是不敢近身。唐長老見此光景。益發鎖定了心性。毫不睬他。衆鬼亂了許久。沒法奈何。只得漸漸散去。不多時。忽又聽得樓梯邊。洶洶人聲。早擁擠了一樓兵將。或刀或鎗。皆拿着利器。要斫要殺的。亂個不了。唐長老初猶正性。卻邪聽見。只做不聽見。看見只做不看見。後來性正了。竟實實不靚不聞。衆魔耀武揚威。纏了半夜。絕沒入頭處。看看天亮。總魔心慌。只得大叫一聲道。賊和尚。你倚着陽人。說我陰兵奈何你不得。

待我稟過國王。差正兵來拿你去。叫你死無葬身之地。羣魔見總魔怒叫。也就齊叫一聲助威。不期這一聲喊。卻早把這小行者驚醒。一骨軀爬將起來。道：甚人吆喝。急走出房來。只見許多兵將擁滿一樓。但見人人仗劍。個個持刀。仗劍的咬牙切齒。持刀的怒目橫眉。這個叫快。拿來碎屍萬段。那個叫綁。將去瀝血斬頭。你跑過來。無非做恐嚇之勢。我跑過去。只要揚殺伐之威。指的指。掉的掉。何曾歇手。罵的罵。嚷的嚷。絕不住聲。冷颼颼。寒凜凜。無非鬼國英雄。黑沉沉。烏慘慘。信是魔王世界。小行者看見許多兵將。不知是人是鬼。俱圍着唐長老。作惡心下大駭。急掣出金箍鐵棒。大叫一聲。道：甚麼潑魔。敢恃衆倚強。侵犯我師。不要走。且吃我一棒。衆魔急回頭。看見小行者鐵棒打來。勢頭甚猛。哄的一聲。都往樓下跑個乾淨。小行者忙看師父。卻端坐無恙。衆魔跑散。便也不來追趕。沙彌聽見小行者聲喚。也連忙提禪杖。趕出房來。唐長老看見徒弟出來。衆魔散去。因問道：徒弟呀。此乃城郭之中。又非山野幽僻之處。爲何有此怪魔。小行者道：我正想不出。莫非老師父心邪。惹了出來的。唐半偈笑道：我若是心邪。惹來。必爲邪惑。安能端坐無虞。沙彌道：這個真虧師父有手段。唐長老道：我有甚手段。不過以正卻邪耳。師徒正說處。不覺窗外生白。唐長老看見忙起身說道：天已明了。此處似非善地。我們趕早收拾去罷。小行者道：師父所見不差。沙賢弟。你收拾行李。我同師父先下樓去。叫起獸子來。沙彌方纔應了。小行者就同師父下樓來。到了樓下。四處找尋豬一戒。只見壁邊鋪着一地草。龍馬繫在廊下柱上。卻不見豬一戒。心下猜疑道：定是外面出恭去了。尋了一歇。沙彌行李已收拾下來。只見豬一戒進來。遂走出行宮門外。各空地與糞坑找尋。那裏有個影兒。又等了半晌。絕不見人。小行者着急道：這又作怪。難道逃走了。沙彌道：逃走未必。多分是瞞着我們去買嘴吃了。唐半偈忽想起來。着驚道：不好了。豬守拙果被人拿去了。小行者道：師父。怎麼得知。唐長老道：夜間那些魔怪。曾說我縱容徒弟。誑騙飲食。被人拿去。明早要殺。我只認做魔怪。恐嚇之言。今找尋不見。必是真被人拿去了。小行者道：那獸子好不有蠻力。那個輕易捉得他倒。就是被人算計。網縛了。他要吆喝幾聲。豈有悄悄與他拿去的道理。大家正疑疑惑惑。忽老道婆走出來說道：老爺們。怎起

得這等早。唐半偈道。急於西行。因此起早。老道婆道。既是要去。待我再煮些粥兒。與老爺們吃了。好走路罷。就要撤回身。往廚下去。小行者攔住道。粥倒不消吃。我且問你。你這裏是個甚麼國度。國王卻是何人。爲何夜間有邪人。魔迷。老道婆聽了。微笑道。老爺。你們是過路師父。吃了粥。快走。脫離此地。便是了。國王風俗。問他做甚。小行者道。本也不問。因昨夜那長嘴大耳的師父。如今不見了。有人傳說。因買飲食。被人捉去。故此動問。老道婆聽了。大驚道。佛爺呀。你們昨晚到來。我見你是中國活人。爲何走到此處。就有些替你們就憂。今果然弄出事來。卻怎麼處。小行者道。有甚事。你不須大驚小怪。只對我們說個明白。就不打緊。老道婆道。如今不得不說了。我這國叫做羅刹鬼國。國王叫做大力鬼王。這一國的百姓。雖做買賣。穿衣吃飯。與世上一般。若以輪迴六道論來。卻實實不是人。老爺們從中國遠方來。自然是胎生穀長的聖人。怎麼與此輩看做一類。故老身昨夜。單煮些薄粥。供養佛爺們。因知那些鬼食。不是你們吃的那位長嘴老爺。昨晚嫌粥薄。囁嚙嚙。想是吃不飽。又去吃鬼食。故被衆人暗算了。小行者道。這不消說。一定是如此了。我問你。我師父昨夜不曾睡。在樓上打坐。忽有許多魔怪來侵犯。欺侮。雖我老師父道高德重。侵犯不得去了。卻是那裏來的。老道婆道。老爺。你不知道。我這國王。有一個黑孩兒太子。乃是國王愛妃所生的。十分寵愛。這太子性好遊蕩。每自帶着許多隨從。專一尋吵鬧作戲耍。昨日老爺們入城。想是有人看見。傳報他得知。故夜裏遣魔兵來調戲。小行者道。你怎知定是太子遣來。老道婆道。這些魔怪。將兵在營中。不奉主命。等閒不敢亂出。國王乃一國之主。豈有遣魔兵戲人之理。他人又遣不動。以此推想。故知是太子弄的虛頭。小行者道。這都是了。只是你在此居住。端的還是人是鬼。老道婆道。老身是人。小行者道。你既是人。那些兒貪戀。卻住在此鬼國。老道婆道。老爺問得不差。老身住此。實實有箇緣故。此去東南千里。有個翠雲山。山中有個女仙。名叫羅刹。俗云。一子出家。九子昇天。因羅刹成仙。故他丈夫大力王。遂在此間開了個鬼國。做了個鬼王。這國因感羅刹仙成全之德。故造這所刹女行宮。以報其德。羅刹仙因嫌這些鬼人。侍奉不恭。故特遣老身在此焚修。故老身不得不在此住。就是昨晚煮粥的糧米。都

是翠雲山帶來的小行者聽了道。原來有這些委曲。不打緊。沙賢弟好生護持師父。等我去問國王。要人。唐長老道。他雖爲鬼王。卻也是一國之主。不可輕戲。小行者道。師父不必多慮。一個鬼王。也要放在心上。我去了。就來。遂走出行宮。訪知國王的宮闕在正北。因提了鐵棒。一徑尋將來。遠遠早望見宮殿巍峨。御街寬廠。重門朱戶。儼然帝闕規模。碧瓦黃牆。大有皇家氣象。漫言鬼國。卻無馬面牛頭。雖是冥王。亦有龍驤虎衛。但曉色陰陰。仙掌乍開。苦無紅日照。曙光影影。旌旂初動。不見彩雲生。御爐內非香煙。而氤氳不散。疑似別是一天。丹墀下亦衣冠而濟楚。如常。誰知其爲九地。小行者走到朝門。見許多官員。正在那裏早朝。他不管好歹。將鐵棒指定闕門。大聲高叫道。好潑鬼。黑夜裏盜拐了佛家弟子。卻躲在這裏稱孤道寡。早早出來納命。免得我孫老爺動手。那些早朝的鬼官。看見小行者形容甚怪。聲勢甚兇。都嚇得跌跌倒倒。東西跑散。只有黃門鬼與鎮殿將軍。不敢逃躲。只得上前問道。你是何處野人。全不知禮法。這是國王宮闕。就有冤苦。也須細細說明。待我等與你奏知大王。聽候發落。怎敢吆天喝地。自取罪戾。小行者道。既是國王。爲何遣魔半夜迷人。又乘機盜拐我師弟。豬一戒。藏在何處。快早早送出來。還我。還是造化。若稍遲延。我這鐵棒無情。叫你一國人死了。又活了。又死了。黃門鬼聽了。嚇得魂膽俱無。只得叫鎮殿將軍攔住宮門。自己慌忙跑入丹墀。戰兢兢的奏道。大王禍事。大王禍事。大力王正在寶座。見黃門鬼這般光景。因問道。有甚禍事。可細細奏明。怎這等驚慌。黃門鬼定了神。方奏道。朝門外不知那裏來了一個查耳朵。尖嘴縮腮的惡和尚。說大王半夜裏盜拐了他的師弟來了。手拿一條鐵棒。在那裏打着要人哩。大力鬼王道。好胡說。我爲一國之主。出入皆有警蹕護衛。怎得半夜裏拐他一個和尚。莫非走錯了。叫他別處去尋。黃門鬼領了王命。只得大着膽出來回道。大王有旨。說大王乃一國之主。豈肯盜拐和尚。想是走錯了。叫你別處去尋。小行者想一想。又道。是你國玉也未必得知。只叫他去問黑孩兒太子。便自然曉得了。黃門鬼只得又稟知大力王。大力王聽了。沈吟想道。這或有之。遂大怒。傳旨立等宣犂駢太子。上殿去了。半晌。太子不見來。早有兩個宮娥來奏道。娘娘在後殿。請大王議事。大王道。議何事。因起身到後殿。

來纔走進殿。早見玉面娘娘。滿面如梨花帶雨。哭拜於地道。望大王與妾報仇。大力王大驚。又連忙攙起道。愛妃與誰有仇。要我報復。可快快說明。我自然出力。娘娘道。不是別人。就是昔年害我性命的豬八戒。今日狹路相逢。被黑孩兒捉到。望大王與妾斷骨剜心。以報前仇。斷不可聽信人言。放了他去。大力王道。愛妃莫非錯了。豬八戒因求經有功。已證果爲淨壇侍者。每遇人家施食。我往往見他淨壇。豈有被孩兒捉住之理。娘娘道。雖不是豬八戒正身。卻也是他的子孫。報他子孫。就如報他一般。大力王道。愛妃何以知是他子孫。娘娘道。不但他自家供稱。只那一張蓮蓬嘴。兩隻蒲扇耳。卻是確據了。大力王道。若果是他子孫。自然不肯輕放。但他有個師兄。在宮門外囉哩。要人。卻如何回他。娘娘又哭奏道。當時大王山居。尚有威風。爲大王妃一柄扇子。與孫行者百般賭鬪。不肯借他。今已登王位。轉這等怕人。不肯爲妾報此深仇。大王昔日威風。那裏去了。大力王被玉面娘娘。激了幾句。滿面通紅。只得說道。愛妃不消着急。等我去回他就是。仍走出大殿。吩咐黃門鬼道。你快去回說和尙。只說我大王再三細查。並無人拿你的師弟。你可到別處去找尋。黃門鬼又出來回覆。小行者那裏肯信。因說道。要尋須先從你宮裏尋起。一面說。一面提着鐵棒往裏就走。衆鎮殿將軍。一齊用兵器攔住道。和尙不要尋死。這是甚麼所在。敢如此撒野。小行者看了。看道。我要打你們幾下。你們又禁不起。不打你。你們又不怕也罷。且將個樣子與你看。看囚舉棒在皇牆上。只一搗。早豁喇一聲響。倒了半邊。慌得衆鬼官。都亂紛紛報上殿道。大王不好了。那野和尙用鐵棒將皇牆都打塌了。大力王聽了大怒。欲要自動手出來。卻身居王位。恐失了體。只得吩咐衆官。一面善言款住。一面飛發兵符。調合營兵。將來捉拿和尙。衆鬼官領旨。齊出來對小行者說道。老師父請息怒。少待。我又差人各處去查了。查着了。即刻送上。決不敢遲留。小行者道。快去查。不要耽擱工夫。誤了我們的路程。衆鬼道。不敢誤。不敢誤。等我們再來催大家跑。出跑進。延捱了半晌。早聽見金鼓喧天。各營的鬼兵鬼將。都鎗刀劍戟。一齊擁至闕下。將小行者圍住在當中。大聲叫罵道。好大膽的野和尙。偌大乾坤。那裏不去逃生。卻來此處尋死。快早延頸納命。省得衆人動手。小行者聽了。笑道。多少天兵天將。

見了我這條金箍鐵棒，都魂飛魄散，不敢抵當。你這一班地獄陰魂，能有多大本領，敢說大話，莫非倚着你們是鬼不怕死，恐盪着鐵棒，又要做鬼中之鬼哩。衆鬼兵嘈雜，那裏聽得分明，又無隊伍，又不成行列，俱亂滾滾捲將上來。小行者因又笑道：「我老孫這兩日，想是月將不佳，時辰不利，怎麼一班小鬼欺人，因將那鐵棒丟開，左邊使個黃龍擺尾，右邊使個白虎翻身，一霎時只聽得神號鬼哭，連金鼓都不開了。此時黑孩兒太子也在營裏，看見衆鬼兵，被小行者打得不像模樣，因吐一口氣，弄起一陣陰風來，刮刮雜雜，吹得煙灰瀰漫，頃刻天昏地黑，對面俱不見人，耳根頭只聞得吆喝連天。小行者在陣中，雖賴鐵棒周旋，并無刀劍加身，卻黑沉沉，不辨東西南北，沒處着力，欲要暫回行宮去報知師父，又不見路徑，心下焦躁，他將身一縱，離後有百十丈高方纔重見天日。因想道：「忽然昏暗，雖是鬼弄虛頭，無故輟光，未免太陽有弊，待我去問個明白。」遂一筋斗雲趕上昴星道：「老星君，乞暫住紅日，有事相商。」那昴星回轉頭來，看見小行者，因說道：「小星按度行天，不敢少歇，不知小聖有何事見教。」小行者道：「竊聞日無私照，世有同明，爲何羅剎國中一時昏暗，有如長夜，莫非星君爲他藏拙。」昴星道：「小聖差矣，豈不聞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那羅剎乃幽冥鬼國，實太陽不照之處。小星縱有精光，何能透入地底昏暗之事，須問之鬼王。」小星陽神，何能得知職事在身，不能奉陪，多得罪了，說罷，竟隨着金烏向西飛奔去了。小行者呆了半晌，道：「他雖推辭，卻也說得是。」這鬼國昏暗之事，我現放着閻羅天子不去問他，卻去問誰？因幽冥地府是他的熟路，遂一筋斗，竟闖入酆都，慌得那些夜叉小鬼，飛報十王道：「大王，大王前番那個檢舉弊端的孫小聖又來了。」十王道：「他來必有緣故，因一齊迎出殿來，卻好小行者已走到殿前。秦廣王拱進殿內坐定，因問道：「聞知小聖已恭喜皈依釋教，又往西行，爲何得有開工夫到此？」小行者道：「果然沒開工夫，只因有事請教，故不得不來。」秦廣王道：「小聖學貫天人，愚蒙皆賴開豁，怎麼轉要下問？」小行者道：「別事不敢奉瀆，只因前日渡河，一時不會防備，忽然一陣黑風吹入羅剎國中，不期這國中有個黑孩兒太子，竟將我師弟豬八戒迷倒盜去。我次日訪知，問他國王要人，那國王恃蠻，不但不還我人，又遣許多魔兵陰將將。」

我圍住廝殺。秦廣王笑道：「那羅剎國的大力王，也是個豪傑出身，怎不知進退？那些魔王陰將，可是小聖的對手。小行者道：「果然殺我不過，我略將鐵棒展得一展，卻已鬼哭神號，只可恨他被打急了，衆陰兵攪做一團，弄得陰風慘慘，黑霧漫漫，霎時間竟對面不見一人。到教我沒法，只得縱雲走了。因思那羅剎國的大力王，雖稱國王，終在鬼簿，畢竟屬列位賢王管轄，故特來相求助一臂之力。秦廣王道：「小聖吩咐，敢不領教，但那羅剎國大力王，雖名爲鬼國，卻不生不死，已近半仙。小行者道：「仙則仙，鬼則鬼，怎麼相近，定有緣故。秦廣王道：「說起來，只怕小聖也知道。那大力王就是當初的牛魔王，與你老大聖結拜七弟兄，他在翠雲山中，與妖作怪，也算一霸，只因火焰山不借扇子，惱了老大聖，奏請哪吒太子，拿了他見佛，性命幾乎已登鬼錄，幸虧其妻羅剎女，修成仙道，欲要拔他同昇，因他惡業甚重，決無登仙之理，欲要聽他墮落，又不見仙家之妙，故上帝仁慈，將他封爲羅剎國鬼王，不生不死，自開一國，與我這酆都分毫不相涉，故不能相助。小行者道：「列位賢王，不要這等推托的乾淨，雖說不相涉，畢竟同一鬼字，聲息相通，我來相求一番，縱不肯出力，有路也指引一條。」秦廣王道：「我輩冥王，識見淺薄，那能指路，除非請問幽冥教主。小行者道：「正是，我到忘了，就煩列位賢王領我去請教。正說不完，早有一個童子，捧了一張簡帖，是地藏王菩薩送與孫小聖的。小行者接了，大驚道：「好靈菩薩，怎麼就未卜先知，因展開一看，見上寫着四句偈子道：「迷卻自在心，黑風吹鬼國，念彼觀音力，黃風自消滅。小行者看了兩遍，心下疑惑，因送與十王看道：「鬼王作祟，怎麼叫我念起觀音經來？」十王道：「教主既示微文，定有妙義。小聖只須遵行。」小行者方歡喜，叫童子致謝菩薩，遂別了十王，依舊縱身回羅剎國來。此時一心已注念觀音經，早覺國中黑氣不甚障眼，因尋着刹女行宮，走進去報與師父道：「快念觀音經，此時唐長老，正望不見小行者回來，在那裏暗想，前番火雲樓，虧了觀世音菩薩救難，忽聽見小行者叫念觀音經，合着機會，便高聲合掌道：「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纔念至三五聲，只見一朵紅雲，直從半空中落到刹女行宮頂上，照得羅剎國中雪亮，那些陰風黑氣，早已消散無餘，逼得許多魔王，東西逃竄，黑孩兒無處存身，只得逃回潛龍宮去躲藏，不期

猪一戒被綁縛在柱上。忽一陣紅光繚繞。滿身的繩索俱寸寸斷了。一時手脚輕鬆。滿心歡喜。抖抖衣服。就奪路往外而奔。正沒處尋門。忽見黑孩兒慌慌張張。跑進來撞個滿懷。他就順手一把拿住道：「好小哥。細綁得我。恰好冤家路窄。一般也擒在我手裏。黑孩兒被捉。嚇得魂飛魄散。要走又走不脫。只得大着膽裝腔道：「野和尚。休得無禮。我是國王的太子。」猪一戒道：「太子太子。只得你吃屎。因提將起來。要往御街上擯。黑孩兒慌了。滿口的亂叫道：「猪老爺饒命。猪一戒聽了大笑道：「你方纔認得我猪老爺。既要饒命。快送我到行宮去見師父。太子道：「情願送去。只求猪老爺放了手好走。」猪一戒搖着頭道：「放不得。放不得。放了你跑進去深宮內院。那裏尋你。因將斷繩子長的檢了幾條接起來。將黑孩兒頸項拴着。用左手牽狗一般牽着。右手卻在殿傍。將前番打他的木棒拿了一條。趕着太子道：「快走快走。太子沒法。只得領着他走出宮來。宮裏別有近侍看見猪一戒。頭兇惡。誰敢上前。此時小行者知是菩薩顯靈。見陰風快盡。正提着鐵棒走出行宮。要問國王討人。恰遇猪一戒牽着太子走來。又驚又喜。因問道：「兄弟來了麼？」師父着實牽掛哩。快去報知。這個小哥是誰。牽他來做甚？」猪一戒聽見說師父牽掛他。不答應。怕走入行宮。叫一聲師父。我來也。唐長老正在那裏對着紅光拜謝。忽見猪一戒。滿心歡喜。因走起身問猪一戒道：「你畢竟是誰。陷你猪一戒。因牽過太子來道：「就是這個壞人。唐長老道：「他是甚人？」猪一戒道：「他是國王的太子。唐長老聽見說是太子。連忙走近前扶住太子道：「既是國王的殿下。還不快些放了。猪一戒道：「放不得。他雖是太子。卻是我仇人。唐長老道：「有甚深仇。無非一時游戲起的釁端。猪一戒道：「他孩子家不知事。到也還可恕。只是他的娘。婦人心最毒。說我父親會將他打死。今日要殺我報仇。唐長老道：「既有前仇。則報不爲過。況報又未成。如何又結後怨。冤家宜解不宜結。還不快放了。稍釋前愆。好打點走路。猪一戒拘師父不過。只得將繩索解了道：「我老猪被你拿去。不知打了多少。我拿你來。便輕輕放了。好造化。好造化。黑孩兒感唐長老解放。再三拜謝不題。卻說黑孩兒被猪一戒牽來。早有近侍報知。玉面娘娘。嚇魂不附體。忙啼啼哭哭。與大力王商議。要救太子。大力王道：「他一個過路和尙。拿他來做甚。就是拿來。昨日他師兄

來尋還了他也可免禍。你們卻苦苦要報甚麼舊仇。抵死不還。今日卻惹出這等大禍來。皆是自取。怪不得他。人娘娘道。做過事埋怨也無用。只是如今怎生方救得他出來。大力王道。他當初爲妖魔的時節。好逞我英雄。撒潑。今日既爲一國之王。當存一國之體。況這幾個和尚。又大有來歷。遣兵與他廝殺。他本事高強。又殺他不過。弄陰霾迷他。他有紅光護衛。卻又迷他。並無他策。惟有伏罪哀求。或者尚可挽回。只是我爲國王。怎肯下氣。玉面娘娘又撒嬌撒癡。大哭道。你不下氣。豈不害了我孩兒性命。大力王道。愛妃不必心焦。事已到此。也不能顧體面。隨吩咐備法駕。同娘娘二人。親自到刹女行宮。來見求解的和尚。請罪車駕將到行宮。只見黑孩兒早已放了出來。大力王與娘娘看見。細細問故。方知是唐半偈勸免。因不勝感激道。原來這唐長老。竟是活佛。因下了車輦。同步入行宮來拜謝。唐長老慌忙迎接下拜。國王要請唐長老到朝裏去款待。唐長老西行心急。立刻叫豬八戒沙彌牽馬挑擔起身。大力王知留不住。卽命法駕親送出西城方回。他師徒們到了城外。見天色依舊陰陰晦晦。正不知去向。忽見那朵紅雲。又飛在前邊領路。師徒們跟定紅雲。倏忽之間。早已脫離鬼國。竟上西方之路。正是收回菩提心。賴有觀音力。四衆此去。不知有何所遇。且看下卷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713B

正

